

相州許西山先生選定

# 黃忠端公文集

海昌清遠堂梓行

## 黃忠端公文集序



程子曰東漢之節義一變至於  
 道既名節義矣便不可謂之非  
 道而猶資於一變者蓋天之生  
 斯人也所以耆定斯世故君子  
 立心必不令當吾世而貽後世





之憂苟前有讒而不能杜後有  
亂而不能備清心忌惡徒分吾  
黨之過雖與隨世就功名者異  
矣要之謂不能變也是故天下  
無不可爲之時小人破壞之不  
遺餘力而君子爲世之念復不

勝其自爲斯古今所以治日少  
而亂日多耳天啓奄人之亂一  
時正色立朝之君子以骨肉拒  
扞義兒僞帝之狂瀾尚論者徒  
壯其節而畧其彌縫之不至以  
歸之運數乃余讀黃忠端公文



集反覆爲之流涕伏戎隱禍公  
一一審其機牙設以匡救使公  
之言用於楊忠烈中則收射隼  
之功不中則亦緩弋者之慕用  
於魏忠節則掖庭政府凶德未  
至於叅會用於鄒中丞則江右

不至反兵用於趙忠毅則晉人  
不至走險卽用於詭給激訐之  
小人亦可以扼其惇京之奔轍  
憂深慮遠義盡仁至而後以一  
死支將傾之大厦其斯謂至道  
之節義乎公之詩文從文選入



手卒歸平淡以文章家論之理  
明而辭達不求奇而奇至者也  
從來之論節義者每恕視其文  
叢篇零句皆以人重獨公之作  
雖使立言之士絜長較短不能  
彷彿其安瀾平野之中包藏崢  
嶸突兀魚龍變化也文章節義  
兼而有之者唐有平原宋有慶  
山明有遜志石齋寂寥千載如  
公者不過數人而已公以講學  
與梁溪同逮戢山慟哭而送之  
其後戢山每謂人曰不佞白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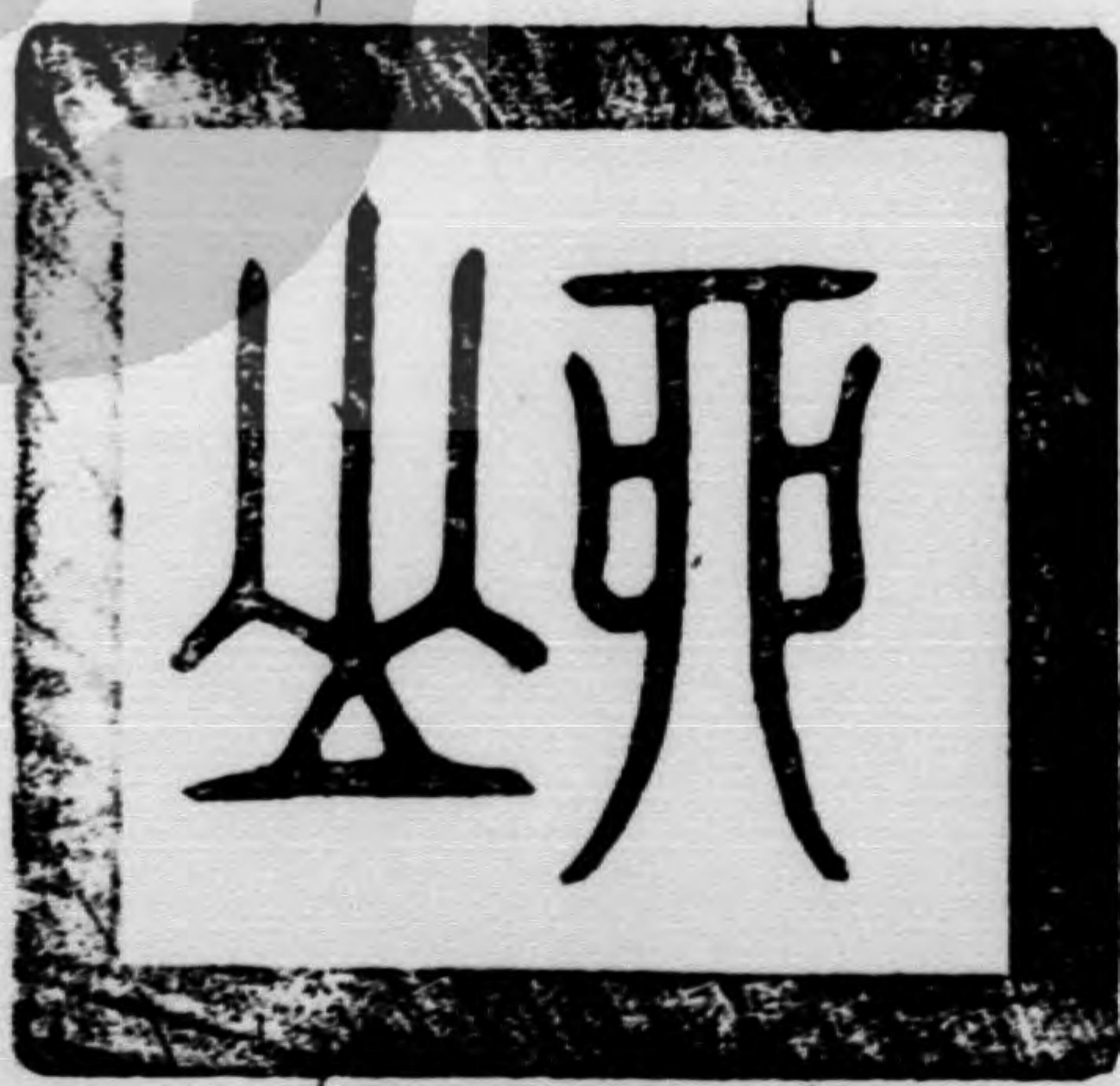
先生之未亡友也梁溪蕺山明  
儒之醇乎醇者也由是而知公  
之文章節義本乎理學故文爲  
載道之文節義亦爲一變之節  
義也論者不察徒見世之增華  
加厲以爲文風裁標榜以爲節  
遂欲外文章節義以言理學將  
所謂理學者必塌葺腐朽之與  
俱椎魯粗野之爲得歟此陷溺  
人心之說也余故刻公之集以  
救之公諱尊素字真長餘姚人  
丙辰進士天啓間御史謚忠端



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嘉平月

知海寧縣事相州後學許

三禮拜換



黃忠端公小像



孫男百學百拜敬摹



黃忠端公文集目錄

文畧卷一

請用講學名賢疏

明職掌疏

簡巡撫疏

請復召對疏

災異劾魏忠賢客氏疏

辯鄒維璉孤介疏

劾魏忠賢疏

諫廷杖劾魏忠賢疏

文畧卷二

清景賦

壯懷賦

虎丘看月賦

浙江觀湖賦

隆萬列卿記序

送王清川守臨安序



徐虞求時文序

兩遊剡湖記

遊鳳鳴洞記

書宛上事

病中偶記

文畧卷三

宋科目考

宋賦考

荆卿論

藺相如完璧論

汪文言傳

止阮大鍼始禍書

止魏廓園抄叅恤典書

荅楊大洪問去畱書

止魏廓園劾魏廣微書

與李仲達書

與遊肩生書

與寧國鄉紳公書

尺牘一十首

詩畧卷四

次潘景升韻以下宛陵

同周玉汝遊九華七首

登望華亭

春日早行二首

馬上

集涵秋亭

遊華蓋亭

遊梁昭明廟

秋浦艸

丹陽湖舟中

寄曹元甫

謝唐休寧遺松蘿

登金柱山

大年兄不與攷選

李季重招飲黃山

集曹元甫携謝閣二首

柳絮

坐凌雲山

采石

水陽舟中

溧水署中晚坐二首

重過丹陽湖

寄劉起東二首

溧水深秀亭



張癡生招登郭外浮屠

深水署中

自述

登大茅峰

茅山流觴

乾元觀

早發中山

四月見蓼花

遊萬蘿山

宿蒲橋舖

夜至皖江

從南陵至皖上大水二首

送王伯后

隨直指之太湖

遊太湖龍山

大觀亭望雨

遊姑蘇荷花蕩

遊水西寺

寄眺軒懷袁小修

寄眺軒漫興八首

武闈次馬仲良四首

再渡皖上

送關粵良入覲三首

桐城曉發

過羅近溪茶池亭

石白湖中憂東事

詩畧卷五

壬戌秋出都門以下出京詩

弔張見平二首

邳鄆道中

過黃梁祠遍覽題詩二首

過鄴下

湯陰謁武穆祠三首

杞縣書懷

和陸君啓韻

歸途秋興

濠上和馬瑤艸

登北固山凌雲亭以下入京詩

晚渡楊子

河口阻風

河口逢羅心華冊封回

泃口

舟中雜咏四首

送萬元白廷杖歸以下京師詩

送林心泓廷杖歸

和李仲達騎馬吟三首

早朝示倪玉汝



問徐楚石病

荅黃石齋

邸中中秋

長安留別以下後出京詩

長安竹枝詞十首

出都門題壁二首

任丘道中寄李仲三首

紅塵八首

平陰遇劉止菴赴榆關

自平陰之滕陽七首

次陶路叔驛壁韻

過漢高廟

睢陽道中

至滁州

被讒削籍以下歸田詩

寄李仲達三首

與許霞城飲包圍二首

朱未孩約觀潮阻雨

偕許霞城朱未孩集湖頭

重訪許霞城次韻

買菊數種四首

閒坐

野園

山牕

西江月

正命詩

寄管僊客二首舊詩

說畧卷六

計一百三十二則所記時事大畧身歷居多猶楊忠愍之年譜也



黃忠端公文畧卷之一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請用講學名賢疏

從來天下之治亂視君子小人之進退然亦唯易退者爲君子  
難退者爲小人故有天下者護君子若頭目猶不能淹之於歲  
年逐小人以鷹鷂恒使人淆之於黑白近見協理京營都御史  
余懋衡吏部右侍郎曹于汴陪推蒙點相繼拂衣此二臣者非  
清恬介特諤諤朝端者耶而中旨一出不惟不收其新功至且  
并失其故步繇是言之皇上御極三年於茲而卿貳更翻公孤  
迭換用之無異塵飯棄之不啻流萍故王紀之去也策蹇出郭  
人謂其泰於蒲輪破帽蒙頭人謂其榮於蟒玉鄒元標馮從吾  
之去也一時攻者與王淮陳賈同被惡名遂使聖朝偕紹聖慶



元俱爲恨事。劉宗周、劉洪謨、恬引於先。蕭近高、饒位堅請於後。翩翩去國，高風襲人在。諸臣自顧生平，留千秋之月旦，在廟堂成何氣象。美接翼之冥鴻，夫此諸人者，當皇祖之時，立黃之戰，未明霜雪之威，頻厲羣奸之推刃，不遺餘力。大治之真金，只此數人。年來覲見雪消水落，石出始發明王之夢，得仕同朝之喜。此皆祖宗之所培養，留正色於彤庭，邦國不至空虛。寢邪謀於未發，寧可使其旅進旅退，以爲不減庭燎之光。將無同於乍佞乍賢，可謂不鑒前車之覆。昔李固一日朝會，見諸侍中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以爲歎息。今求所謂宿儒大人者，寧能舍此諸臣乎？且今日之乏才，亦已甚矣。總督一官，合司馬之署，卿貳之儔，無力擔當。兩月擬議，尚欲奪情八旬之老，強支雙睫之危。夫旣念金紫之蕭條，盍當箴泉石之錮疾。胡可今在

明職掌疏

臣思今日之時之勢，外有強敵，內多伏戎，疆隅日削，脂血日枯。正主憂臣辱之時，追惟越勾踐之定霸也，四封之內，百姓之事，直曰蠡不如種，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直曰種不如蠡。君臣上下之間，絕無推委，絕無猜疑，以成此霸業也。今東西南北之士，比肩事主，而又值國難未紓，國耻未雪，當必有一段精神憤惋鬱結不戒而合者，而臣見其精神之日離也。後承前鉢，前提後索，骨既朽而毒尚流，灰不然而薪未盡，名爲君子矣。一有倚傍者，存其間，并君子之壘，不固名無小人矣。托爲擠排者，竄其中，將小人之緣復來，高明之堂，未必無鬼蜮草木之妖，慣弄其精魂。



而此往彼來尋消問息或造謗以要歡或挑人以快已或面夷而背桀或暮雨而朝晴恩人之恩而怨人之怨惡人之惡而喜人之喜尚得有精神意氣出為公家用乎臣謂大同之世勿起異端大公之心勿萌私見前此浸淫之根株可以直截而斬斷後此縱橫之伎倆可以覷破而蠲除凡用人理財官守言責一切核其職掌若必譎譎訛訛左挑右激嗾蚌蟻之相持喜水火之日沸不載胥及溺不止矣國家設科道兩衙門惟是參駁糾彈各有司存令人畏而不令人親為朝廷去壅閉而不為知己市私恩昔人稱埋輪避驄魚頭鐵面良有以也自東事告急動薦邊才而單詔一頒廣開起廢於是有一乞憐而徑請有托介以求容退休者走錢神於輦轂現在者肆窺瞞於要津人遂相沿薦舉之嘗忘其設官之實上司當報知交當酬藩籬當附若似

乎有一官則有一薦疏之不可少也使銓衡必從而用之也則天官之權已移使銓衡一併而棄之也則吾愛之鼎已喪屬不知累朝之明旨乎獨不知兩衙門之職掌乎請上方之劔吾責也發蒲輪之徵非吾責也漏吞舟之網吾罪也賦招隱之章非吾罪也人亦何樂為此而以我為恩者以我為疑主又以我為垢叢也此兩者桃激之機鋒隱中之而禍歸於國是薦舉之流波顯習之而俗壞於人心何如蕩蕩平平戈矛盡釋羽毛不生共修職掌直如蠡種之各任所長乎

簡懲撫疏

臣觀天下之勢亦甚亟矣財無餘孔民不聊生上之人如以蠅取血不盡不止下之人如以獸走險不亂亦不止至今日而所在蠢動岌岌難支舉朝之神倚尚不屬焉但見其一缺出不問



其精力若何經濟若何平日之功業若何止云某也咨深某也望隆而究竟無補於國如今山東叛孽動聚萬餘汶泗鄒滕之間遍爲賊窟劫擄男婦燒燬鎮集道路行李幾絕誼傳都下人色誠而撫臣王惟儉者哀若罔聞先事莫爲撫綏後事不聞方略坐使妖氛遍地呼籲連天以張皇之態作控揣之詞折衷於萬取千千取百之界眩瞀於孰爲良孰爲妖之民以擁衆萬餘所在見告而猶云朝中之流言以兵機呼吸生殺掌握而猶云請教於廟堂忽而情形未定忽而恭報捷音忽而馳使止奏絕不知賊之盤踞何地出沒何形衆寡有何定數勦撫有何定着良民與妖民有何定指遣將與布伍有何定畫顧其人尚能作長子之師貞折衝樽俎之間乎蓋么麼小寇得其人則旦夕安枕非其人則海宇騷動得其人則指顧定之而可以不言功

非其人則優游養之而且并無可以定罪何也二東之事非關一方已也南北之咽喉繫焉漕儲之命脈繫焉淮徐之肩背繫焉若此盜不滅水旱流離江淮盜賊必有共起揭竿者小則爲劉六劉七之徒煽搖中原大則爲黃巢王仙芝之黨傾翻海內而淮徐之陵寢加黃之漕輓惴惴可虞推河道饒有心計已經山東公疏力催上任而淮上總漕何以任其任而愉快乎哉大抵論任於今日則在外之節鉞重於禁苑之頗牧論人於今日則一方之藩屏急於師中之韓范論才於今日則有用之頗牧尤勝於株守之尾生孝已若當太平無事之時不過拘文守墨斤斤尺寸足矣至於人心隍枕盜賊竊起爲此時之巡撫生靈社稷攸關夫豈筋力衰瘁木彊自守無一規恆足以辦事者哉夫豈足跡不出轅門蚤晚放炮發一二交移便足了公事者



黃忠公集卷之一  
哉臣於是不能不致望於當事者大開胸腹宏羅英俊急天下之才迫於其身報天下之功親於其家有才而須等量之務使安頓得宜有功而須衡稱之勿使顛倒失平盡化邊隅之意見親可用仇亦可用勿徇鋪飾之虛聲全可用偏亦可用此其概也且當事亦知人情最不平者乎年來巡撫一缺祇供京堂奔走而外之司道僂力疆土剔歷風塵卽有英英自命概置不問臣以才局不甚相遠而諳練多出豪傑彼起廢諸臣除一二大賢固宜顯碩餘皆鳴鐘欲盡之年崦嵫已逼之景較諸司道剔歷精深者未可數數比也至於近時例轉諸臣年力正強才華正茂不過爲意見所囿此中豈無精敏強幹備國馳驅者顧可聽其一往豐林長友麋鹿乎臣言至此似不合於時宜而一腔忠憤不容緘嘿揆之天下鬱勃之人情同然者固多也伏祈皇

上自爲封疆於重地重臣明白說開可留者留可去者去無致猶豫養亂而每遇巡撫缺出議才猷并議精力議今日之品識并議平日之建豎內外定宜間用例轉勿使空老則國家可收片長之効而天下事猶可抵掌而談也若徒柴柵其中模稜於外錚錚者折容容者全臣不知所終矣

### 請復召對疏

臣思皇上臨御初年聖躬冲睿簡攝深淵一切幾宜祇憑章奏批發耳今皇上春秋鼎盛四海瞻望於此而不總攬萬幾勵精圖治更復何時人謂皇上御門講筵不少輟期斯亦總攬圖治之大略矣而不知御門之時呼吸而班聯散講筵之際恭穆而文具周堂高廉遠上下相縻雖曰咫尺天顏奚啻萬里臣謂今之天下憂患相併之天下也今之治具格套拘攣之治具也憂



忠併而臣工之戲豫自如。格套拘而內外之柴柵益甚。皇上思以挈要領。奏安攘。則祖宗議政之規。不可不復也。祖宗時有蚤午二朝。有便殿召對。群臣得更進而言。事則無不達之。幽隱御前。得面奏而取旨。則無不剖之。大幾今乃以票擬爲揣摩。以批發爲精。在言者惟襲美善之名。而不求其必可行。在部覆則增一番潤色之文。徒取了局。而不核其言之果。當亦不知其後之果行與否。機智捷爲供應。而實效茫無着落。票之者曰知道。了。而知之一字。固難言之。票之者曰是。而是之一字。亦難言之。夫實求其知。實求其是。而政烏可不議乎。政之纖細者。無論至於大疑大窾。大利大害。大賢大奸。而亦可憑諸紙上。否如目前諸務。薊門之總督。關上之巡撫。擬議可無其人乎。黔事之決裂。楚餉之匱乏。呼應可無其策乎。京邊之會議。中外之困窮。節省

可無其略乎。老成之廢棄。建言之遺佚。環召可無其期乎。以至在兵言兵。在工言工。卽有確中之畫。不經面裁。則語亦不靈。卽有庸妄之談。不經面折。則膽亦不落。然則視朝之外。查復午朝。召對故事。所以通上下之泰。交提理亂之關頭者。莫切於此。今此典久廢。亟難驟舉。所藉以漸牖聖衷。希復祖制。無如講筵一節耳。臣聞太祖時。宋濂等講究經義。從容賜坐。咨及時事成祖時。楊士奇等日造辰前。討論經史。從容辯問。漏下數刻。不倦。孝宗御講筵。每有疑難。曲加延訪。試觀今日之講筵。有其實歟。抑徒紹其文歟。臣以爲帝王之學。原非希踪於章句。只求通達於政體。凡政教何因而污隆。人才何因而盛衰。歷代何因而興亡。其間援古券今。據此証彼。固是不少。然求其簡要切易。最近可行。皇上每於日講之時。講臣預進講章。閣臣揀擇緊要章奏。數



件彙送呈覽次日講畢卽命該衙門并上疏諸臣捱班遞奏皇  
上不妨少霽威嚴勤垂清問聽閣部大臣剖析精詳取自上裁  
問一則習一問十則習十卽間有疑似隱伏遠略邊情商榷之  
餘智慮生焉剔練之後處分出焉其始行之也聖慮淵微恐以  
顯言而淺露其久習之也肯綮精熟自然到手而劃開繇此而  
御門親決由此而召對傳宣樂此不疲矣若徒講畢而出講官  
未嘗獻一箴規聽畢而入主上未嘗發一疑問臣謂千古明良泰  
交之會何忍當面錯過今日安危呼吸之時何忍優游坐視也  
然而大臣不敢以請何也亦以典故未必習諳政務未必通朗  
詰以危邊之用人而茫無以應詰以軍國之轉輸而茫無以應  
非惟無以啓沃乎君心而先已自開其破綻非惟無以籌畫乎  
安攘先已不安其厥位夫孰知從古相業未有不以上下相得  
而益光者臣思國事艱難臣庶儉隋所幾幾以望太平者先復  
尊政之規而後行固奏處分之典皇上固大有爲之主也其何  
憚而不行

災異陳十失劾奏魏忠賢客氏疏

臣聞怒予之天猶可爲而忘予之天不可言自去秋以及今春  
不一年間災稜迭見熒惑留斗太白晝見南北地震數千里俱  
見告前後丁寧天之仁愛我皇上至矣而上下臣工猶蒙蔽而  
未開則繼之以蒙風猶宴安而未悚則繼之以地動夫此蒙風  
地動非遠方在輦轂也天之仁愛固至天之震怒亦極矣洪範  
曰思之不睿厥罰恒風時則有心腹之疴又恒風曰蒙蒙者君  
臣上下相冒亂也晏子曰臣之術能動地言地固將動也夫風  
以散之而反結而爲蒙豈非人心之抑鬱所致地主於靜而反



震而爲動。豈非陰邪之激盪使然。臣請略言時政之得失可乎。封疆多故。一二邊臣動輒僨轅。皆繇職業不修。客氣憤盈。屢見。屢敗。而前轍復踵。凡前日之強力敏幹。皆今日之覆軍擒將。而猶且效尤調募。思以騷動海內。庸閭悞將所在。而是此一失也。□來則鼠伏無地。未來則燕巢自如。無論未焚徙薪。卽所謂數米待炊者。亦漠不關焉。濫功而誤國。喪師者蒙廕棄勞。而血守孤城者。薄酬賞罰未章。士多隳志。此二失也。今之在位偷息者。多急公者少。而會推啓事。捷如飛電。轉如轆轤。昨日所進。又云資俸已深。今日所推。忽而改圖復生。孜孜汲汲。似不終日。此三失也。邪正雜揉。忠讒並進。每有蠅營未遂。轉相是非。甚且章奏一出。旁觀四起。本淺語也。而指爲深心。本直截也。而指爲線索。直言敢諫之氣。挫於揣摩臆度之手。此四失也。遼人何罪。窮困

來歸。彼亦以祖宗之厚澤。漢官之威儀。不忍遽棄。而奸細風形。輒爲搃撫。致令效順之夫。動愁坑阱。反側之子。從中煽惑。若不蚤爲寧輯。此種奸細。便藏於搜索。奸細之中。此五失也。戶工兩部。極爲緊要。其精神俱用於覆疏。而不用爲實事。不論委瑣。苟且必以一疏覆之。其到底行否。俱委逝波。卽以標營三千壯爲在山。此誠救時急着。議論雖出。而頭緒全無。此六失也。市井亡賴。好語兵革。而入幕山野。飽占炎涼。一切中外衙門。盡屬此輩。藏頭露尾。令孤忠無可展手。而事權從而漸移。故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此七失也。門巷街衢。苞苴充滿。率皆吮血。股膏。希營窟穴。數十年流毒。比諸魯褒錢神。猶爲百之。此八失也。大臣受知主上。卽身家猶落二義。今之當國母。乃牽顧太深。依回日甚。以畏毀譽之念。轉爲模稜。以惜情面之心。旁爲照顧。致令



軍國大事。需忍歲月。故曰執孤疑之心者來讒邪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所誤不既多乎此九失也。議論龐雜固有一言而寢淮南之謀亦不無片語而掣單父之肘言者自言任者自任域外操其短長而局中莫措手足且無疏不欲覆無覆不欲從何沒沒也。此十失也有此十失表則無度狂趨彌甚其何能仰答天心消弭災變乎若夫禁庭之地當此百姓愁怨司農仰屋京邊取盈尚缺二百萬有餘此安得剜肉補孔而爲之內庫錢糧稍通改折金花舊額暫取濟邊便可救數十萬之嗷嗷而群臣每言賦用不足必稱內庫爲舊解進不知天下誰之天下而欲留此朽蠹爲也懸轆設鐸以廣言者皇上臨御數年漸有厭薄言官之意罰俸留中停閣考選官府之事稍稍忌諱而言官始有標竊皮毛莫犯中局者此端斷不可開也阿保重

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憮於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今以此言入告似以爲迂浸淫不止異日有欲進言而不敢有欲聞言而不得者此中隱禍尚未敢深言也延無謀幄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誤國者護耻敗之局不於此時兼聽並觀進賢退不肖徒事唯諾而剛方正直疾之若仇皇上獨不爲社稷計乎繇此言之時政紕繆積習沴結法度既陵上下相蒙毋惑乎人愁天怒十日而晦風經旬一日而地震三次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地震五災異之來未有稠如今日且都門之內殺死多命一月兩見而又皆以僕弒主獨非人變乎臣思治亂安危之端分在眉睫今當災異初警人心未有不惕逮其稍遠而兢業輒弛荒媮如故兢業荒媮眉睫所繇分也臣嘗妄謂遼左之淪陷不在經撫之偏執



而在廟堂安頓之失宐貴陽之失事不在庸闈之躁莽而在廟堂冷眼之坐視今所謂安頓失宐冷眼坐視者豈其無之災異頻著上下臣工俱宐分受其責天子曰罪在朕躬大臣曰咎在當國小臣曰庶職不修撤現在壅蔽之蒙氣懲近來偷惰之積弛轉得爲失急公忘私追悔昨非固已無及力洗往謬猶愈於迷彼高宗雉雊之祥成王復風之報天人相應轉移間耳

甲子三月初六日上至六月楊忠烈公始劾逆奄二十四大罪蓋後此疏三月也逆奄初比客氏尚見於劉忠端公周忠毅公之彈章自壬戌改名忠賢以後威權日盛朝中莫之敢指羣小方視爲奇貨此疏出無異博浪一椎逆奄恨甚卽欲開廷杖之端韓蒲州力救改而爲降處又改而爲罰俸雖狂

惡誓回而毒飲已屠於此

### 辯鄒吏部維璉孤介疏

臣聞古道之不可行於今也以奔競日開逢迎日熟如流斯下莫有底極於此有一人焉踽踽凉凉信心孤往而偶遭獨知則世反訝其從得之自而必目之曰怪物曰不祥吏部考功司鄒維璉調司一事迄今紛紛未已臣以維璉爲師不欲有言而竊歎古道之難行又懼公是之漸泯則義不能已於言夫維璉之入銓也正值公道昭明之後而又遭冢臣破格之時如其不賢也則源頭必不清楚而旣已知其爲賢也則水石原自分明今之疑維璉者不過重視吏部小視當世而以爲此物豈無因而至哉又或者深視當事過視維璉而以爲必有爲而設也夫不知維璉生平大節願掛冠以救竇子偁之賢而不肯從撫臺以羅織敢繳檄以阻袁一驥之祠而不肯附監司而獻諛寧失考



黃忠公集 卷之一  
選而勿受有力之招呼寧忤權貴而勿忍妖人之朋比其心蚤  
已置一官於度外昔之當路爲邪誘之而不入其籬落今之清  
議皆賢諷之而亦不屑其爾汝居嘗述蘇軾之言曰假使今日  
貶損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求進哉則其骯髒自負勁骨不磨  
亦足曉然表見於天下矣其同事而知維璉者爲鄭三俊周順  
昌方震孺趙時用諸人其聞聲而知維璉者爲李邦華朱吾弼  
鄭宗周解學龍諸人夫取友端則其人必端維璉之一身生平  
益足自信矣臣思中外多故無一足恃設有人焉居不求蔽風  
雨食不求供朝夕孜孜職業隨地表見誠得此等人物布滿中  
外平居不惰緩急有賴皇上以爲祥乎怪乎屢奉嚴旨勅使到  
任維璉一介小臣似無容別議然臣伏思之朝廷所以用人者  
使之得展手足耳維璉以落落寡合之身當寵辱交加之後情

情憂心豈曰無之於此而或出冷語或熱語照顧局中則氣短  
旁皇事外則神分出不成出處不成處不亦困維璉而負國恩  
乎維璉一身不足惜憲臣求去矣科臣杜門矣今冢臣又請告  
矣以一人之入銓而名賢半不安其位古道之不可行於今如  
此也伏祈皇上特勅冢臣視事主持古道勿滄羣議勿介小嫌  
使維璉進退有據不爲維谷則人賢不至隕亡而邦家亦可無  
殄瘁焉耳

鄒匪石先生自職方改吏部稽勲爲太宰趙忠毅公獨知之  
弊同鄉不與聞章允儒陳良訓起而爭之傳檄遂乘其隙借  
汪文言爲名以攻左忠毅魏忠節兩公從此而外庭羣小與  
逆奄合矣其後汪文言爰書言鄒以金壺千金從先公以致  
太宰因羣小之恨此疏也野史云鄒銓部欲以知府轉章陳



故為所不容非也章陳之爭於銓部未受事之時已决裂矣

劾奏逆閹魏忠賢疏

昨臣堂官楊漣叅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而臺省諸臣公疏單疏相繼而發此豈要結使然憲臣之心臺省諸臣之心也臺省之心即通國孩穉婦女之心也天下之人情如此夫豈有仇於忠賢不過為皇上惜威權為祖宗愛成憲為宗社計靈長必欲清君側而後皇上安而後天下安耳臣災異一疏謂阿保重於趙燒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憐於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微言之而遽逢嚴旨夫亦知忠賢之怙寵恃權搖撼中外而忠賢所用之私人設機布阱招搖市都表裡之形已成而道路之間以目皇上試計之天下有權璫擁勢竊弄威福而到底令終者乎天下有政歸倖門子奪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

人情無不欲食而此人顧可在側者乎推皇上之此猶在駕馭中也而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且自古

有舍宰執銓憲言官而自為聰明自為道理者也皇上臨御此輩僅發軔而舊宰執舊銓憲舊言官望風罷歸而今之為宰執為銓憲為言官意氣消沮無論攀髯攀鱗勢不慙遺一老若鷓若鷺相顧不願為官異日誰為燮理誰為禦侮誰為劾庶孽之逐誰為去肘腋之奸者皇上不於此稱孤立而乃以去近侍為孤立於上也今忠賢諸不法狀廷臣暴露亦不遺餘

力夫小人為惡往往畏主知畏人言則尚有悚惕及其已知之而皇上視為不痛不癢之物已言之而羣臣莫獲片語單詞之益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於此必不能復收其已縱之韁而



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於此必不能復回其已往之棹而嘿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爲仇而繼將以皇上爲注柴柵旣深螻辣誰何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皇上如念潛邸舊勞何不令其休居就閑薄示帷蓋所謂以生之道愛之倘厚其毒而益其疾九廟有靈衆怒難犯此時卽欲不施斧鉞其可得乎不幾以愛之之道害之乎僉書陳居恭亦憲臣叅疏中人也而同事反戈改頭易面不知爲優孟之衣冠不知爲黎丘之似子情態閃忽不可方物苟非炤膽之秦鏡博物之張華鮮不眩矣夫表裡聲援么麼結隊此猶可據者而異忠賢者攻忠賢同忠賢者亦攻忠賢耳目昏瞶沙磔並迷無惑乎朝端之士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是是非非其孰定之伏祈皇上嘿察人情自爲國計卽日罷忠賢廢務

勅歸私第將傳應星傳繼教陳居恭諸人立付法司則威權不替公憤並抒宗社靈長永必賴之

諫廷杖萬工部叅劾閣人魏忠賢疏

臣聞伊尹之告大曰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夫言不論遜逆大略執諸道而後止伏睹工部郎中萬燦因慶陵未完借明職掌其言不無激切正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言雖逆而未始非道也竟逢聖怒廷杖一百旬餘而死皇上之初心亦不遐矣其出位用示懲矧已耳而孰知雷霆之下無物不摧嗟嗟雞肋牛羖鬪拳半斃廷杖皇上之威亦已太褻矣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隨事納言實難無言責而進言尤難何者言官動關職掌責司糾劾卽言不中或可邀風聞以及寬政而郎曹所發雖言言碩畫土苴棄之



言之不用身且蓋粉然則天下豈有不愛其生哉忠義激之視  
國家之事急於其生耳今燦死矣律例所載非叛逆十惡無死  
法而猶且展轉反復於廷議鞫訊之間今乃以披肝瀝膽之臣  
子枉死於壅閉之左右箠之俄頃與夫磨牙礪齒之宦豎皇  
上之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儕借天子之尊今而後可以立  
威可以箝口矣不知輕用皇上之威而怒室而色於市者顛倒  
於一時使皇上有殺言者之名而防口甚於防川者貽譏於後  
世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部臣  
萬燦以言某事死可不爲聖明之一累哉向使萬燦循資積俸  
取祿養家亦可以緩美官亦不出此而致貽寢  
聰敢赴湯鑊者夫其性豈與人殊乎當日奉旨杖燦之時以數  
十年之逸事而突行之大小臣工靡不神喪魄奪天日晦迭狐

鼠嘯張已知燦必無生理連日以來唯聞震霆今日杖某明日  
杖某而內璫蜂出吼聲如雷若有深怨積怒而必欲信信噬之  
不死不已者行杖之際凌轢金吾恐喝衛士杖者未已倒杖繼  
之是以廷杖爲立枷之阱而縉紳受市鹵之慘辱士殺士有如  
今日而今燦已死矣御史林如翥之生尚未保也皇上如目擊  
其情能不惻然念瞿然動乎然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  
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爲之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輩爲之  
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奸人有所行其權唯恐忠臣義士從而  
擊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居拒諫之名已受秉權之實  
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隨移  
諸國矣然則廷杖實非祖宗意也且皇上以人言不足信乎則  
天意亦豈無因前此風靈地震無論已萬燦之杖也適與雨雹



會舊六科廊之火也。適與杖御史會天意，卽自難明。何其呼吸相應若此。意者臣工之誠不足動主，而天意或有悚惕其間乎。皇上誠念祖宗重器爲宥凜凜承之，則二百餘年養士之脉不宐一朝削之。萬燦已死，念其志慮無它，追復前官，仍炤以死勤事例，破格加恩，使遺孤得以扶襯還鄉，則卹忠之仁，改過之勇，燦死且不朽。自今以往，細繹祖制，勿棄其重大，而法其小疵，勿去其懿美，而仍其紕迹。臣言官也，人有囚言而死，而言官不一剖明之，國家培植士氣，有日豈忍一朝遽奪也。生臣死臣，勿敢計矣。

黃忠端公文略卷之二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清景賦 并序

戊申秋郊居無事，紅樹白雲，清景飛來襲人。因念造物無藏何地，不然在人自取，遂暢而賦之。然政未可爲當場人道也。縱觀寰區，物各有主，蝸角空馳，蠅頭無幾，亦倏滄而倏桑，將何去而何取。於是思人生有盡，清景無窮，苟雜處塵囂之中，將畢其身而營營，夫清景者天地不靳與侯王不司，權素封無從厚積，俠士何所市，緣長享不訛其淫奢，取孰禁其貪，雖巧拙之參差，皆得樂此以終年。若夫家擅名區，地臨絕勝，楚澤吳山，梁園蔣徑，樓倚重霄，湖涵金境，飛絕巘而瀑布出層雲，以懸磴鳥競，嚶鳴之響，鹿忻野曠之性，此樂何極，或不能定，至如處岩伏巉。



羞稱金谷有笙有竽非絲非竹嘗盡日而掩關聽松濤于山麓  
鼯鼠來而樹動苔蘚秀而石綠臨遠近之谿流觀魚泳而獸伏  
此時靜夜山犬豹聲攝衣而起孤影在庭此景悠然樂何如勝  
若乃僻棲遠村臥於丘首流水遠廬修竹參斗戴青箬兮披綠  
簑雨後犁兮婦饁畝牛與羊兮下暮山鶯與燕兮啼春柳謝漢  
晉而不知量陰晴於野叟見槿籬之宿露聽村雞之啼西忽梧  
桐之月懸釀濁醪而在此豈彭澤之能專恍與羲皇而爲友  
或乃長橋之畔大湖之湄霞光綺散水色霏微泛棹中流則濤  
白雲連極目兩涯則樹密天低淵客發激楚之謳遊女歌採蓮  
之遺復有成羣鳧鷺倚岸蘭蓀柔櫓欵乃香靄氤氳此時此景  
把臂閒論誰美貂蟬洗爾塵襟或乃幽池舊畦閒庭小院有  
可採有水可灌窓列入雲之峰燈穿依水之棟來遠鳥兮孤枝

盤雲虬兮荒蔓復有水勢漫漫石澗濺濺鴻雁啾啾芰荷田田  
此時花下獨酌逸興融融至如宅近湫隘雜居城市借琴樽以  
自陶遠繁華之俗子入吾室兮風姨當吾樽兮月姊流清露於  
曲欄舞楊花于素几此時小軒危坐金爐夕香研朱讀易弄管  
歌商忽屈清于枕簟見雲起於縹緗神灑然而獨往忘身世之  
何鄉是以清地不一清興皆同清人不數清景何窮花鳥春兮  
池波漲蘋蓼秋兮桂影紅火雲獻此天冶色寒光合成瓊玉宮  
故或入深林而散髮或踞胡床而嘯遊蘭亭流曲水之觴刻谿  
乘雪夜之舟皆能共娛情景不綴瘦瘠其清也豈在管絃之競  
粉黛之浮居吞雲夢之澤門迎珠履之流鬪雞走狗浮鷁鳴鼉  
以爲夷猶者乎

壯懷賦 并序



黃忠公集 卷之二  
余幼落拓不肯斤斤作俗士西孔長逢數奇歲月漫漶壯懷  
未展每思往昔豪士縱神所往自許必遂豈有跼蹐藪穴中  
碌碌此身耶易水旣渺壯士空歌翔風唾壺尚在老馬忍甘  
伏櫪因感而賦焉

渺渺七尺有軀與質爲隱爲現同歸於息惟神獨往超世獨立  
能汗漫於九垓兼馳騫於八極高欲與鵷鸞比翔卑亦不與雞  
鶩爭食憶昔楚有二胥一覆一復去時矢盟別後自戮或就蘆  
中而覓津或赴秦庭而痛哭途窮而白骨笞師出而封豕逐若  
夫會稽囚臣伯越亡吳遊麋鹿兮蘇臺乘烟浪兮五湖變鴟夷  
兮遠遁笑鑄鏤兮何辜若乃咸陽鑄金胡亥踐祚傭耕養鴻鵠  
之羽戍卒築鯨鯢之渡揭干斬木社沈廟墮長城遂傾阿房非  
故若乃蘇卿漢北一雁孤飛聽胡笳而情斷望隴雲而魄馳見

節旄之盡禿寧甘心於乳牴謝朝露之啖言嚙旃雪而何辭至  
如寄絲桐江混迹羊裘魚唱舟晚釣石蘆秋領浦口之風月辭  
麟閣之遠猷星已分於客帝貴不辨乎王侯至於祭酒布衣投  
筆而起繫馬於龜茲部下斬首于烏孫帳裏諸蕃匍匐壽部  
護端居自喜玉門回轅定遠開址或乃少年健兒別妻從軍擊  
楫中流之浪請纓金馬之門鳴劔則蛟龍夜吼展旗則風雲晝  
屯乍棄繻而出塞忽奏凱而銜恩或乃炤藜書生生花辭客歌  
叢桂于小山賦長楊于鳩鵲筆精墨妙神驚鬼泣買賦皇宮藏  
書石室或乃成仁志士報國孤心舌能罵賊血可濺襟嬰城矢  
石之衝厲聲劒戟之林山河震而色慘風雲蔽而回陰或有信  
陵義魄朱家俠陽意至鞭石可橋心許投鼎何傷符竊而晉鄙  
椎髡鉗而亡命藏卒能脫邯鄲於虎口守季布於淮陽自古及



今莫不有落落之豪懷。英英之氣岸。吞河嶽以爲雄。貫星虹而獨燦。若游魚之逝淵。而犀然莫窺。若鷗鷺之橫空。而風高獨戰。雖劫燼而不灰。至海枯而不變。僕亦壯人。壯懷未隕。木經霜而愈堅。劍礪石而不損。願蹀躞于天衢。乘長風於一瞬。於時揮就鸚鵡。飛動江關。勢驚鉅鹿之軍氣。壯朔方之垣女媧之石天補。魯陽之戈日還。其溘疾而難禦也。如廣陵之潮。其嶙峋而莫躋也。如峨嵋之山。携夸父之杖。而太陽可逐。乘博望之槎。而星漢可攀。南則柱鑄交趾。北則銘勒燕然。爾乃掛梅冠。解疏綬。結茅屋。穿石竇。尋素心之侶。鞭達生之後。相與風清垂釣。雲深採藥。買青山而招隱。覓孤舟而放鶴。晝陰離騷之章。夜談黃庭之略。訪禪支遁。携屐康樂。林不厭深。流不厭濁。思尊羨于千里。問肯酒于下。若日前不必問天。餘生亦已有幾。窮愁是述。陋彼虞卿。

孤憤著書是甲公子。吾黨如可披心爲道壯懷如此。

自古英雄豪傑。王侯將相。儒生俠客。獨行逸民。或處厄窮。或遭禍患。有人情所最無聊賴。不忍見聞。而總目之爲壯懷。其義蓋取諸易大壯其九四之繇。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輟。其道如是。真長之賦壯懷也。深於易者也。司馬相如云。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非真長孰當此者乎。盛覽聞司馬言。終身不敢言作賦。真知量者也不佞何人。又何能爲真長贊一詞。大泌山人李維楨跋。

### 虎丘看月賦

武林有客吳者。適逢八月之望。吳公子邀之。操單舸遊虎丘。蓋吳俗玩月。大抵集此也。至則綺羅竿交。笙歌鼎沸。月懸扶桑。煙



浮水際巨編小艇縱橫若鷗鳧之集於是携餽飮尊芋靡薜荔  
以爲席有少年持檀板坐生公石起子夜之吳歌振激楚之餘  
風出潛魚於水底落山鳥於青松善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吹幼  
眇激壯音嫋嫋餘響聞者沾襟興盡而返水滢公子曰今日之  
遊樂乎客曰是何足樂也公子曰子豈以蘇臺空西施去夜月  
隨煙浪以滔滔故墟餘孽蕪以離離哉客亦睹夫勝趣乎蓋聞  
覽勝者不逞巨麗以爲觀也得趣者不搜奇地以爲歡也其山  
不必龍嵒崔巍嶄巖紆鬱絕歸雁于碣石接飛鳥于陽谷其水  
不必洶湧滂滂控清引濁天吳命儔而嘯侶鱷魚鋸齒而四足  
其林不必棄夸父之策伏夔魑之怪擢本千尋垂條四蓋猿父  
哀吟其中冶鳥焚巢其界客試畧兼島之巨觀現吾丘之餘態  
勃零叢薄之中迢遙雲岫之槩過林莽背嶽欹平疇行漾孤峰  
透迤周圍一里之內而名泉怪石古寺殘碑充牣其間雖窮搜  
而尚遺况復霸國之遺烈名姬之斷魂晉人之風流皆足以醒  
千古之心脾試與子浮彩鷁掛錦帆振衣盤虎之巔濯足劔池  
之瀾指點夫差之自用再見士誠之偷安而層臺累榭跨谷彌  
山錦瑟歌鐘漏澈更殘都已付之斷腸芙蓉啼眼幽蘭事無新  
而不故人無感而不靈聽經聲於木杪搗藥草於寒汀山山明  
月處處秋聲撫鶴歎息捫松傷情吾將邀孫登以長嘯命王子  
而吹笙斯時極人世之繁華五岳之奇險未嘗與虎丘有逕庭  
也客顧以蟻垤蜂衙視之減虎丘之勝趣何睥睨吾姑蘓之甚  
乎

浙江觀潮賦

吳公子過武林當八月十八日油壁接軫繡屣盈途員冠峩如



大裙襜如士女皆觀潮而出城郭為之空虛主人謂公子曰此  
枚乘所謂怪異詭觀也盍與子偕往乎至則錦帳翠幙山韜路  
織歌吹沸天紅紫錯鳥波影山光攪雜彩為一色其時織塵不  
起水平如鏡渡頭往來漁歌荅應車牛方喘於轉轂畫鷁初閉  
而下矻彼江干之士女既不一異鷗雁之翔沙而眾口之喧聒  
何殊鶩鷺之亂聽逮至審時定候日影已斜遙傳屢起中心搖  
搖恐陽侯之爽信萬目睽睽向象門而注視不戒而乎聲收息  
阻向之喧囂不定者忽然如含枚而櫛齒雖絳繚之微響亦澄  
然其入耳俄而一線橫江天風颯然摩娑目睛指點雲烟瞻言  
百里之外已覺隱隱闐闐豈鼙鼓之動地或殷雷之在天方潮  
之初發也浩渺之區浮天無岸竭淡淡而東來雖洶洶而弗叛  
及其兩山迫脇沙渾中埠忽而受於拘束無所容其浩汗卒中

怒而山立庶太空之無絆天蓋撼動而欲移地輿震盪而似判  
吳山越山為之低昂不已亦恐其流轉而互換魚龍失勢飛鳥  
驚竄乃有狡童侏子百十為伍絳幘單衣馳騁波路持彩旗兮  
悠颺湖之神兮來何暮呈傀儡之妙戲羞逞能以相妬耕父來  
天吳赴支祁按節罔象負羽孰不為之膽掉心寒彼且從容而  
沿泝已而潮上漁浦波澄如故主人曰廣陵之潮枚乘以素車  
白馬比之較之吾浙真不足齒矣彼弄潮者亦天下之能事哉  
公子曰吁夫潮者天地之怒氣也天地方怒而以供俳優之戲  
是為樂怒樂怒與樂哀等也昔蔡君謨有戒弄潮文子不知之  
乎而以風俗之陋者誇於四方也主人曰否否夫論事者考其  
原觀今者邈諸古昔越之敗吳習流二千人戈船三百艘浙江  
固習水戰之所也降而錢王射潮以強弩比較射於波濤乃謂



黃忠靖公集卷之二  
致師於水府彼氣機之翕張夫誰受其痛苦投箭筈以三千不  
過中流之束楚逮有宋之南遷也嘗以茲日水中講武殿司臨  
安金山激浦水軍萬人巨舶千艦西與龍山兩岸如堵天子大  
閱簡別強駑分爲五陣中權是主舞刀握槊節以金鼓炮聲滿  
江五色齊舉烟收炮息其散如雨凡今之弄潮者賈勇售藝兵  
家規矩輕性命於鴻毛故能馮河而暴虎其亦霸國之餘風非  
書生之陳腐所謂安不忘危而子乃以俳優侮之耶公子語塞  
而退

隆萬兩朝列卿記序

江右雷司空綜核國朝列卿而記之蓋倣有宋蔡行之幼學百  
官公卿表而作者也而前有年表後有行實則視行之爲加詳  
焉司空未嘗月旦雌黃其間然後之人論其世指其名而議之

曰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曲如司馬涑水所言固不可掩  
卽見其名而不知爲忠爲詐爲直爲曲而巍然居於高位其姓  
氏已爲蟲鼠啗盡不問而可知其爲鄙夫矣隆萬以來大化融  
洽名碩鱗次上之擢一卿貳旁搜博訪淘以泥沙薦之宗廟得  
備員九列者皆霜霰之餘耳顧今姓氏爵里當我世而失之起  
司空於九原在所必補余因檄取南北部院寺司巡撫題名碑  
記彙緝之一時川貢岳繇宛然指掌煌煌兩朝大觀也哉徘徊  
上下五十餘禩中外綏靜不波不燧輔冲育德止戈樹本其中  
繁浪橫鯨深箐狂象曠奄市天下亦多事矣國家元氣雖削  
膚革猶然充盈也野老之含哺得如故時雖聖天子寵靈實式  
憑之不可謂非列卿股肱力也夫梁竇持阿而炎祚燼王呂變  
法而趙室頽不知列卿之力視其中外綏靜不波不燧者是矣



雖然國家玄黃之戰亦未有甚於兩朝者也高中玄與徐少湖  
趙大洲相扼張太岳復與中玄相扼是時嗣相位者必反前人  
之政進其所忌退其所暱此一變也申王繼起轉相擁護久而  
不敗議者比之傅鉢沙門前相用廷杖鉗天下口被杖者卒成  
名士乘間蹈隙遂起爲難申王去廷杖凡得罪者謂之欽降官  
員終身不叙遂皆老死不振又一變也申以柔緩王以剛躁有  
勝有不勝四明則剛狠陰鷲雙行而以內批墨勅佐之又一變  
也嗟乎公卿之位所以待天下之賢者而天下往往不顧廉耻  
以殉公卿雲烟過眼紙上之好醜不能磨滅亦可以憬然而思  
矣今也拔茅變爲轉石岳牧臥於丘園闔署爲空不特聖世無  
可勒之績并無可列之官至使天子厭薄公卿如此是誰之過  
與

送王清川守臨安序

從來論治理者謂中原易而遠方難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  
也余以爲天下之盛衰不外在四裔而在士大夫之心術士大  
夫之心術光明俊偉無論內外必能出其所有以震盪人之耳  
目其心術苟曖昧機詐則無所往而不爲亂階清川王公同知  
寧國府事移守臨安惜其去者以宛陵爲三輔之郡滇則蒙氏  
段氏之餘土雖在職方猶鄙夷其人民而不以中國之治治之  
以公之才而鬱鬱適茲土抱牢騷之氣以當盤錯之交未必能  
立業如宛上矣余曰爲此言者其未知道乎夫宛固多事地也  
其里之士紳私築營壘好以意旨授人令守令以意暱就我而  
我無迹其博士弟子罔上行私背公死黨互爲構鬪其間而權  
謀倏忽莫可測詰其山谷之民走訟如鶩宛轉守土之吏於掌



上羽毛痕疇惟意命之以故前後官此者芒刃一失墮落萬仞  
矯之以強項則飛章巷議皆能熒惑大吏之視聽公坦坦行之  
本之以至誠漸之以禮教撞其機牙不爲利回不爲害奪猶青  
天白日鬼魅無所容其伎倆也公之治宛如此滇俗敦龐雖有  
嘯聚無此難破之營壘也雖有蠢動無此變幻之權謀也雖有  
案牘無此險健之積習也然而干戈相尋蔓引荼毒下竭生民  
之膏血上貽廷議之軫憂者大抵天曹注官遠方之吏每以中  
土之下考者克之非闕茸無能之輩則躁急喜事之人闕茸者  
養亂而躁急者喜亂乘艸搖風動之時行其押閹縱橫之術余  
觀近時之紀功績者玄菟鴈門之間未聞有犁庭藁街之舉而  
炎徼右江焚巢喋血首功動輒以萬計豈非以狙蠻愚而易欺  
遂盡掩其羣狼籍性命搏一時之富貴可謂不仁之甚者矣然

則亂四裔者非四裔仍是中土之人從而亂之也故谷永守鬱  
林而烏潯內屬李靖撫嶺南而遠夷悅服沐寧王鎮雲南而滇  
酋安堵黃忠宣治安南而交人不忍遠叛公老成練事其視縱  
橫子直奴僕耳以治宛之心治滇而不足以立業將謂四君子  
者非耶

徐虛求時文序

陶弘景之言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  
高巖瞰大澤雖知難立直欲就之余自束髮操槩每覩濃妝艷  
抹之章標標擅勝明知其逢年最易而見欲嘔之下筆亦不屑  
就之夫唯鍾性靈婉出之如閒雲止水探之若絕壑危峰自度  
思維不到而欣然會心蓋余性拙絕迨至無技不變無往不窮  
不得不出就近可喜之途以逢人而要吾此中厭朱門廣廈喜



高巖大澤之心未嘗變也。虞求自言生平諸趣，備嘗頗與余似。顧其文大都可以累心處，俱盡湛想遊神，自見性真，求其就近可喜之途，無有也。於呼高髻廣眉悅時，則已虞求無逢世之心，而必守吾生平所獨得其亦異乎人之所求矣。雖然科舉之學，有伐山者有伐材者，伐材者已成之柱，遷彼就此而已。伐山則蒐山開荒，非崇崗絕箐人跡不到之地，不可得也。天之生材有限，使數百年來之士子盡皆伐山，則山童而地滌矣。彼已伐之材，今日用之，明日復可用之，古今有無盡之宮室，要不出此尋丈之蠹朽，亦何怪天下之日趨於濃妝艷抹乎。天下雖日趨於彼，亦不能禁天下之爲伐山者。伐山所成之宮室，其良楛與伐材何啻千百世人，卽不能辨以其爲宮室而已，亦未嘗驗之而弗居也。斯世之遇合，何常第不以性情殉，遇合此吾喟然而歎，虞求之不可及耳。

西遊剡湖記

吾郡剡爲剡縣，唐詩爲愛名山，入剡中者此也。吾邑之東南有剡湖，謝文正公云：邑治之東南曰通得，鄉迤邐而上，大山之麓環拱，周匝溪流汨汨，有聲下通於江，山水所滙，溔而爲湖，人以其景物之勝，擬諸剡溪而名之。蓋文正嘗讀書於此，故得而記之也。癸丑歲，余與象衡元素沿溪而往，至舉口居民數百家，南行里許，折而西，小橋流水，拾級登山，其阿爲化安寺，荒址依然，青艸芊芊，童子指點山門，方丈禪堂，故處而清磬疎鐘，窈乎不可聞矣。箕踞松下，漱石徵詩，劇飲而歸，月印前溪，狂歌溢發，以爲剡湖之勝盡矣。後余復至剡，徘徊其間，遙見樵人度嶺，跡之忽闕，一高下原隰，兩山夾出，有山家鷄犬鳴，叢薄樵叟曰：此



石湫也。余攝衣更進，峯巒忽絕，卽出奇巖石壁，嶙峋挿空，攫虬踞虎者，未必在贊皇奇章所品之下。壁下溪流湯湯，澄泓徹底，上有奇鬼趨而搏人，急足避之，審視方知亦石也。又進數武，幽壑盤松，濤聲驟起，山鳥鳴其顛，似嘲似傲，吞化安荒。址者奚啻八九，恨不得使象衡元素一見之也。夫四明山二百八十峰，東連勾章，西帶始寧，南接天台，北包翠嶺，中峰最高，上有四穴，若開戶牖，以通日月之光，故號四明洞天。所謂剡湖之山，不過四明北面七十峰之一耳。計此二百八十峰者，峰峰各有其勝，一峰尚待今日，餘峰未知更待何日乎？四明之在域中，猶然十舍中之撮土耳。司馬遷始江淮卒事，梁宋踪跡殆半天下，余家四明，尚且有待，况於天下名山之廣乎？以此知人之學問未有窮盡，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不可少有所見，便致然而自足也。

### 百雲山鳳鳴洞記

一處有鳳鳴洞，在百雲深處。其山據邑城之南，洞形真人像，設一女冠科舉之士。於冬至咸宿祠中，夢卜多有靈驗。癸丑歲，余與鄭奉我，家元素往。五月之望，自黃竹浦登舟，梅雨連旬，山色夢曉，至是微月，江濤如練，忽而長颺，驟起澎湃，發於水上，舟行甚駛，遲明登陸，竝山之麓，流泉奇石，青林文篠，百羽明秋，其間石磴曲折，南行徑窮，無路，突然層巒複澗，迷亂不知處所，始歎靈境非仙真莫可當之。菴故址在山阿，僧悟定移建於上，涼宇粗備，墻堵大立，從方丈左旋數武，爲鳳鳴洞，雙峽陡開，峭壁嶙峋，挿天其中，豁然窈窕，如室闕三丈餘，深十餘丈，上之爲視下，損三之二，其頂穿仰而見，如天光也。裂處有危石圓而頽，僅而未墮，又有古木扶藪，行瀑凝結，水中瀑水數十丈，瀉



於室中之與而雨絲水電。遠則空口聲如崩雷惡浪驚人心目。不特其景過清而已也。相傳有真人吹簫而下其音若鳳鳴。此洞爲鍊丹處矣。真人姓名不可攷。按神仙傳曰。魏伯陽與弟子入山鍊丹。丹成。伯陽與一弟子服之。入口卽死。其二弟子不服。出山。伯陽及死。弟子卽起而去。附書伐薪人寄謝二弟子。二弟子見書始大懊惱。所謂入山者卽此山也。像之爲女冠。亦是杜十姨之訛。莊周之綽約若處子。豈處子耶。夫真人處劍景之上。其視人世之富貴無異塵埃。若處子耶。夫真人處劍景之臂。何所輕重而乃屑屑較之。示人於隙馬風燈。傲爲先覺乎。噫。吾知之矣。天下之人愛惡攻取。與其靈舍。故糠粃能易四方之位。心如太虛。太虛中爲塵。幾何益不俟算數而得了然。真人唯無所知。故爲欲知者之所求也。是以鏡無妍媸之相。而人之妍已矣。

### 書宛上事

媼見於鏡中。水無星月之形。而天之星月涵於水底。亦若是而已矣。

宛固積悍地也。其人權謀錯出。陵弱暴寡。視爲故常。守令俛首從之。得無事稍欲自立。輒罷去。問諸父老及博士弟子。皆云此風二十年間成之。有巨公實作俑。云同時劉氏者。登戊戌第。其先世濟惡。父以一日殺太平夫婦三人。繫獄。子登第。得脫。劉買故銀臺宅在府治南。崑峩岌嶻壯麗。擬於王居。銀臺初以巨萬構之。數現怪物。至孫而落魄。劉掩之。不過三千緡。入門以後亦不安厥居。又無嗣。術家相之曰。此龍吟虎嘯也。非擊鐘鼎食。僮客如雲。則人爲土木。所勝劉以其言爲然。戊午從上江道罷秩。卽畜僕從數百人。養陸博酒徒數十輩。田宅之美者。子女之



少者皆鈎致之以罄其所有或把其陰事或因其怨家名謂投獻以是膏腴奄半國中民間百金中產無不失業訴於道府置不爲理民汪秀聘王天爵之女頗有姿色隨母遊於劉園劉竊窺而艷之遂不得出徽人朱醫遇大婚訛傳官選處女攜女避東溪橋有偵諸劉者晚卽竄歸其第劉以無子漁色稍失意者降爲竈奴汲婦其怨恨而死者蓋累累也魏生有養女貌寢偵者誤以色聞劉必得之生不可駢蒼頭十餘毀其門不得已獻之及至果寢也未幾以失物受笞而斃張應麒以牙僧起家千金劉造奴券以誣之沒入其財劉自置私獄受訟榜掠一如有司其號呼宛轉之聲無日無之余理宛五年得諸見聞然以大吏不言守令不言理官自可姑息辛酉冬兼攝郡邑事凡號泣於庭求死不得者爲劉也凡奔竄於市破巢毀卵者爲劉也宣

目憐心悸烏驚魚散不得已間拘一二鞠之朴其助虐數揚於市爲書諭曰足下僮客猥雜姦利事益多僕不欲窮汝足下名足下其自愛壬戌二月余坐廳事胥吏奔告劉遣手力鎖吏去余不信告者三至余親詣其第鎖者及門乃命脫吏鎖以鎖其奴答之下獄郡之破家失業深怨積怒於劉者一時糜至而頌冤庭無餘地余慰藉而遣之是夜劉氏火則焚其所置私獄也已又遷其資重不測所謂越三晝夜火大作所謂鬼戕妄業壯麗擬於王居者忽爲煨燼陳別駕往救隣人袖手而觀曰自焚之而人救之乎蓋劉欲以此陷余也或曰其弟利兄之財欲因亂以掩之劄此謀耳劉旋悔其計失亦無及矣當是時劉出聞金飛章南北以致難於余江右易白樓方按茲土核其狀具疏題請戍其奴二人配其黨十餘人值余考選北渡



采石郡民沿途號呼而送者數萬人至滁陽不絕掌院南阜鄒公見劉氏飛章歎曰黃君利刃以齒腐朽其風裁何必滅范孟博哉吾臺中不可無此人物其見知以此次年九月宣州施運官謁余泐河舟中復談往事而言劉氏焚餘尚畱兩廡今七月又爲雷火所盡噫不祥之物天人共棄焉夫士大夫居鄉猶然鄉之人耳未聞鄉大夫而枷鎖牢獄一以郡縣法行之未聞鄉之人而姻婭甥舅一以齊民視之以余所見宛宦行事如此而守土者日戴進賢擁法堂視斯民如芻狗忍哉

### 病中偶記

在長安時從車轍馬蹄討生活日上呼輿而出填巷穿街塵土撲面所會之客不過二三未經交臂黽勉折節性不慣作寒溫語相對漉漉汗下歸來方欲解襟一飯而無情客子投語語

刺薄暮宴會逼人餽餉殘瀦不得六以七箸俛仰其間荏苒過隙考績茫然問前輩曰我何事奚笑應曰拜客宴會是亦爲政噫設官如此已乎嘗觀三楊諸公每於朝退聯騎出遊適意於曠閒蕭散之地此唱彼和動盈卷軸降而七子曹務之餘相劇切以爲古文詞余方嘆諸公遭此盛時周旋官業不爲四海治安之計徒以溢言曼辭相爲夸大豈知今日每况愈下但資譎笑柔色而已也年來世局日紛人情漸異凡耳目睹記者皆不忍見聞之事翻手覆手相攻相感殆無虛晷士大夫一人春明門其行事心術便與鬼谷之書自然符契彼逐逐應酬不身爲戎首厲階者已盛時人物恐不載胥及溺不止也甲子端陽後以頭風舊恙杜門十餘日中櫛不御庭無雜客稍理殘書倦則布席箕踞合眼澄心耳邊盡謝餘事真如拔宅火坑中未



黃忠端公文畧卷之二  
知較盛時諸公何如也

黃忠端公文畧卷之二

黃忠端公文畧卷之三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宋科目考

本朝取士之法大畧依倣宋制然其間有不同者而小小節目不與焉今天下取士悉由學較升貢宋則科舉學較絕不相關每秋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於州州長貳復審察得實卽入試院其士子未嘗繫名學較其後三舍法行是學較之科舉其不由學較而爲科舉者如故也今三年鄉試一省彙所屬郡邑而試之宋則諸州各自爲試各自發解與路分無與唯有官鑲廳應舉者及避嫌遠鄉之人試於轉運司反謂之別頭試今士人一經鄉舉則當會試之期徑偕計吏不復取解宋則有恩例始得免解或減一舉而已其下第進士雖曾中省試卽今



來科仍復解試中格然後得上省試也今殿試不過名次升降無有黜落宋初於御試特重苟不中格則省試皆虛也所謂特奏名者凡士貢於鄉而屢絀於禮部或御試所不錄者積前後舉數叅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徑許附試其薦舉者不試於州郡惟試禮部不中亦許赴御試故有免解免省之條今必層累而上更無越次而舉者宋必賜出身然後注官今則一經解牒便可釋褐州縣宋之御試第一人不過僉書判官第六人以下司戶簿尉而已今則第一甲三人卽爲清要官最下者亦不失守令總而論之宋之出身易而入官難今之出身難而入官易出身難故多枉才入官易故多敗類此本朝之人物所以遠不及於宋也至於科場之弊亦畧相同有傳義有換卷有易號有卷子出外有謄錄滅裂而取解之試有一人而趨數州者有

一人而納二三卷者今唯童子試有之解試之所無也然此之爲弊也小其率天下而歸大弊者在主司去畱止以初場餘束不觀出題強裂句讀離絕肯意春秋越年牽合在士子專讀時義一題之文必有坊刻稍換首尾強半雷同雷同之中有得有失不可程準至使天下盡出於空疎不學不知經史爲何物是科舉爲敗壞人才之具則相望數百年間如一轍也

### 宋賦考

本朝賦法其類有五曰民田曰官田曰宅稅地稅曰丁口曰雜賦與宋不甚相遠而有宋額外之徵其爲民害者有三和買也折帛也經總制錢也太宗時三司判官馬元方建言方春時乏絕預給官錢貸民至夏秋冬輸絹於官名曰和買然行之或一郡一邑一歲而已熙寧新法之行遂施之天下後來錢旣不支



所買之額不除遂以等戶資產物力為科配使與夏稅竝輸此  
和買之害也折帛之始以兵興帛價至十餘千朝廷又方乏用  
於是計臣創為折帛夏稅每紬一疋折納一丈三尺三寸凡納一  
疋以一丈三尺三寸折納五錢一半折錢丁鹽稅絹一疋  
寸折錢餘納本色一兩折納五錢一半本色折法每疋七貫文和  
折納八尺和買一疋折納一丈兩項與夏稅異其折法每疋七貫文和  
買減五百文綿每兩并耗折四百六十文一時民以為便其後  
帛價已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三倍於本色此折帛之害也宣  
和末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陳亨伯以發運為其使於是添酒  
錢添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  
增三分房錢歛之甚細而積之甚眾名經制錢建炎後踵而行  
之紹興五年叅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以總制司為名又因經  
制之額增折而為總制錢先是正錢一貫收頭子錢一十五文

并直達綱頭子錢一十五文既而增收頭子錢一十三文凡四  
十三文以二十八文五釐為經制錢七文為總制錢五文五分  
為移用錢一文九分五釐為州公使錢五分為提刑司公使錢  
乾道中又增頭子錢一十三文皆入總制此經總制錢之害也  
韓世忠駐軍建康漕臣以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供億名  
月椿錢為江東西之害軍興後輸米交錢帛皆增羨耗胥吏賍  
銀失主故物亡僧絕戶逃產廢田一切沒入名板帳錢為浙閩  
之害皆一時苟且之政錢名雖異其實皆經總制也此宋賦之  
大畧雖然宋之二稅皆輸本色本朝悉以金折之其害更甚於  
宋矣

荆卿論

燕市號多節俠之士而荆卿以擊劍聞議者謂劍術之疎非聶



政匹也夫。劔術無論已士，惟取其氣節，足以籠蓋一世，其精神足以貫塞宇宙，則事之成敗，謀之工拙，不足瑣瑣者。如欲以成敗工拙論人，則是曲逆賢於武侯，子西賢於鄭國，氏曹沫賢於豫讓，而李斯蒙恬之輩，得與尚父周旦，孳長而較短也。夫天之所歸，雖中才能集不赫之漢，而天之所壞，雖上聖不能回已。衰之運，吾是知事之不成，不足以辱荆卿也。蓋彊秦之威，六國所望而振恐焉者，荆卿以狗屠之輩，入不測之彊秦，舉六國不能得之秦者，而荆卿欲得之，始皇卽其慷慨自任之處，氣魄已有大過人者。觀其悲歌羽徵於易水之時，談笑舞陽於圖窮之會，而箕踞嫚罵於被劊倚柱之際，明以一死等之鴻毛，而以成敗付之天心，偉哉荆卿！直令人生色於千秋，而啼噓欲絕也。故事或幸而就，特可以報燕丹而不足重荆卿；不幸而不就，亦可以

盟寸心而不足損荆卿。况是時荆卿雖死，祖龍之魄亦是驚怖。函關之人亦爲股慄，而六國未始不爲之一吐氣矣。吾嘗推秦之亡而論之，博浪之椎荆卿之七首，致之也。勝廣之鉏鋤棘矜，博浪之椎，致之也。不然舉六國之所逡巡畏却者，而隴畝之傭，敢以一夫而掉臂呼乎？令卿有知見夫望夷之戮，鉅鹿之兵，子嬰之誅，與夫驪山之暴骨，咸陽三月之灰燼，當何如含笑九原也。雖然，卿亦狗屠耳，何足齒數。特以士有氣節，精誠而不在于事之成否也，故特表而出之。

完璧論

信義可以服人，而險詐難以倖成。夫行不測之途，而冀以自全，此匹夫之事也。受小人之誑，而復能曲貸之，此明主之所難也。昔蔣相如持璧使秦，見秦無意償城，遂使問道歸璧。此以匹夫



之事而趙爲之以明主之所難而秦王能爲之也當相如之持  
璧睨柱之時王固爲璧計及其許之齋戒而舍相如於傳舍亦  
遊釜之魚耳秦之必欲得璧獨不能使左右竊窺之乎若竊窺  
而途執其夫璧將焉往而相如亦何辭卽幸出矣而秦法最嚴  
函谷之關使者安能以徑道亡而相如亦安能必其不敗乎卽  
幸完歸趙矣他日九竇空設於廷而和璧不在於懷使秦王逞  
其暴怒相如固不足惜獨不能以一旅之師問矯誣之罪乎夫  
不與璧伐也曲在秦與之而還弄秦王於股掌曲在趙不顧彊  
秦之威而居已於曲是嬰兒之智也不思國之大計而以身爲  
嘗是挈瓶之守也蓋秦猶虎也委肉於虎口而復攘之是豈虎  
之罪乎然則與之否曰與璧而可全趙趙又何愛於瓦礫與之  
可也如力能却之則曰明主不愛玩好獻璧而天王以賄聞不  
也既不能却又不可忍與則遣一介之使至於秦廷曰秦九國  
也恐欺趙秦何不先予城趙焉敢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驪乎  
如此則與之得也不與亦得也趙王昧之相如不能進之并平  
原家客亦無有畫此謀者乎然則相如之失計不在完璧之時  
而在奉使之初也此一役也以匹夫之事而趙爲之以明主之  
所難而秦爲之秦可以伯

### 汪文言傳

汪文言字士克徽州人也初名守泰爲人任智數能測人於容  
動色理氣意之間少嘗推擇爲吏非其好也同邑黃黃石以貲  
郎建言有重名識文言於闈茸之中又因黃石以交金沙于中  
甫中甫主持東林壇壻爲邪人所側目文言由此知朝廷之上  
某某者爲正人某某者爲邪人尋中甫遣之入京與一僧俱文



言以僧不足共事謝齋糧不受乃單身以去時萬曆癸丑甲寅  
間正人漸被排擊日以銷爍文言遊諸賢豪間恂恂若無所知  
者躡足屣語時見端緒察奄寺中有東宮伴讀王安乃心儲貳  
且端謹知書謂其可以濟國事遂傾心納交焉相與談世事之  
得失辯人才之邪正安聽之憂憂不怠至丙辰丁巳正人一掃  
盡矣而局中諸大有力者亦漸相攜貳文言策之曰浙人者主  
兵也齊楚者容兵也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  
逐此可構也遂多方設奇用間離之合之喜之怒之沉之潦之  
逮後齊浙果大構卒以兩敗而楚遂歸正蓋安之謀居多其奔  
走先後以卒成之者文言也庚申歲顯皇帝崩兩朝官府之難  
維持調護外則徹稅奄發內帑起用諸賢一切善政安與南昌  
同心共濟文言居中通彼我之懷時正人頌其功不啻口嫉之

者日以益衆密魏旣殺王安卻輔忠承風旨叅革文言監生出  
京華有旨逮之下法司得末減文言益遊公卿間門外之轍愈  
衆福清題授內閣中書一時正人蒲州高邑應山桐城嘉善俱  
延之入幕甲子四月阮大鍼與桐城嘉善有隙而給事中傅藻  
以兄弟稱於傅應星傅繼教間繼教奄人應星則魏忠賢之養  
子也大鍼主謀樞出疏言桐城嘉善引文言爲腹心壞朝政遂  
下文言鎮撫司獄忠賢必欲殺之余與全善頗善嘉善書片紙  
示余事急矣勿殺義士余因謂金吾曰文言不足惜使縉紳之  
禍由文言不可蓋余未嘗與文言交也誠辭卒無所坐中旨廷  
杖之而已亡何局大變劾文言者疏數十又復逮幽囚考掠五  
毒參至卒不誣正人一言文言楚痛中張眼視主者大聲曰汝  
勿得妄書招辭吾後當與諸人面質斯言出而文言遂不起矣



為說者曰本朝人主見士大夫之日少大阿之柄盡歸奄宦故  
外庭之大聲疾呼不足當與窳之擊笑君子避交結近寺之名  
則奄宦為邪人之所窟穴由來然矣然楊遂菴以之除劉瑾王  
文成以之定濠難亦視用之何如耳梁汝元因藍道行而去嚴  
嵩卻樗朽因陳洪而起新鄭及文言皆以布衣操縱天下賈子  
曰烈士狗名夸者死權其斯之謂與

止阮大鍼禍始書

及門者再每值大老車騎輒悵然而返弟非留兄之客亦無留  
兄之舌只為世道緊關轉韃此日把住亦此日故不得不為痛  
哭流涕之談自政府傳受衣鉢以來玄黃之戰日無停晷勝者  
常在小人負者常在君子然其神叢止在政府君子猶得以口  
舌之力撐持於急流故當濟濟楚三方合縱之時一朝而遂可

今眾正盈朝政府之窟穴一空可謂君子得志之秋矣彼

之如寄二三醜類方借此以鳴得意其發端非一事矣且所謂  
言不入之計蓋未有兩相求而不合者雖然亦視君子之舉動  
何如耳吾無可乘之隙則同好可以共濟苟有可乘之隙則胡  
越起於彼下而流夷接軫矣范文子曰能肉取而後圖外不睦  
內而圖外必有內爭自見之長更短也適弟與庶國章魯齊  
陳諸邦內入遊指天誓同肝膈酒未寒而紛養之疏已出矣  
於是疑者四起謂見與同事諸君子不合借一去以發難端夫  
古之君子其議論亦多不合其意見亦各有偏非無私憾也念  
則不得不隱忍以相成耳兄生平自許如何豈遂



過於一激不顧國家而唯私憾之是釋乎何疑者之薄待兄也  
然旁觀之小人已忻忻而相告曰彼有隙之可乘矣艸搖風動  
百毒齊起則所以中兄之心者亦無所不至譬如畫龍已成待  
兄而點睛也兄亦念此番決裂天下尚得享承平之福乎此時  
兄卽在山林亦當出而匍匐救之賈偉節西行以解禍是也况  
乎以身爲疑府以身爲事始貽小人之口實開君子之彙門元  
祐熙豐不知將居何等耶若爲一身計功名爲功名酌去留猶  
落二義不取以入兄之耳矣

止魏郡國抄參宗伯與書

今早會李次兄知抄參南宗伯一事年兄屹然持正起  
九原而斧鉞之聲不爲之動樂與但弟以世俗之見兼參以吾  
黨之同則敢効惻然一夫各黨氣脉全藉年兄樞機之開今

顧天下大勢十去五六豫章以二三跳梁業已決蹄山右意見  
近多齟齬而執牛耳者且日從而睥睨之此二西到底決不肯  
降心定有一番變動所恃關中首尾照應稍有聯絡而司馬門  
一閉人心已搖動矣今復欲抄參宗伯安能使若輩安枕是一  
閱而散之局也年兄在禮垣時曾執大義抄參兩卹典人心至  
今嘆服然章魯齋之中變却爲劉石間一焜不平而王立宇象  
恒之事至今葛藤未了况兩公不過以大義裁抑原未說壞人  
品今若抄參宗伯則和盤托出生平盡現豈止兩撫之不得卹  
典已哉將關陝之人情豈止魯齋之中變與關上之葛藤已哉  
弟知年兄所持者法豈暇照管人情然人情亦有天理處譬諸  
人之勁力不仆骨也朝夕相與面也有骨無面天下豈有此等  
形骸亦骨肉停勻之爲人而已矣年兄日以收拾人望聯絡吾



黨爲世道第一緊關。今以臭味之得力者一朝渙散。願熟籌之也。人情每從不足處調停。進言者亦從其不足而規益之。年兄正色立朝。丰骨挺挺。其不足者非正直嚴毅也。弟與年兄肺肝相照。休戚相關。敢爲効其苦口。幸勿鄙夷之。

荅堂翁楊大洪問去留書

前日進見某進言於堂翁。以爲在今堂翁唯有一去。堂翁躊躇未決。又復令李道長仲達過某。以決之。從來奄宦之禍。小臣擊之。其害止於一身。大臣擊之。其害及於天下。彼以小臣無所輕重。故其致怨也淺。漢唐以來。朱穆、李渤、范祖禹之屬。論奄人者。累累往往無事。若爲大臣之所不容。彼誠知犯天下之怒。計畫無復之則。必逞於一決。此竇何以至。王涯、蹠血、禁庭。每相望也。然大臣擊之不勝。而身退。其禍緩不勝。而身不退。其禍亟。彼旣

仇大臣則勢不兩立。視大臣之進退。卽其身之安危。故其謀亦有緩急。蕭望之之自殺。身不退也。韓文禍止。落職。繇身退也。今堂翁倡舉朝之人而擊之。旣不勝矣。而且杖萬卽中。杖林御史以示太阿之在握。其勢駸駸乎不止也。堂翁能以一掌堙江河之下乎。堂翁曰。除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如死而有益亦是不妨。皇天后土實聞斯言。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氏家法。本是平常。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當此之時。有一毫畏死之心。固爲非道。卽有一毫求死之心。亦爲非道。君子不顧成敗。未有不顧出處者也。且今之時勢。亦與往事不同。旣無文宗之密詔。又無遂菴之內應。徒仗單言正色。以回天聽。而力已敗於魯縞。總使在朝更復何益。然堂翁之所以徘徊兩岐者。無乃爲同志之牽挽乎。其間亦有二端。一則不着痛癢。猶是承



平熟套言進而不言退者也。一則以立黃勝負未分，尚欲秣馬屬兵，賈勇恃衆，豈肯聽堂翁之去。自仆旗鼓，是故堂翁去，留當決諸已。若與人議之，必不以去之一言進也。某之所見如此，不敢不詳。

### 止魏廓圍劾魏廣微廟享不至書

昨年兄月下見過以南樂廟享，嫗蹇將出，疏糾之，弟勸年兄尚須再思。年兄不以爲然，夜來展轉不寐，有不得不言者。夫君子小人之品判若黑白，君子小人之名淆若朱紫，其淆也能致天下之亂，其判也亦能致天下之亂。廟堂之上，君子指小人爲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人主無知人之明，使君子小人竝進，究則進者唯小人而已。小人進而天下有不亂乎？小人雖與小人爲朋，亦未嘗不欲與君子爲朋。小人但惡其礙己者，亦未嘗

以其爲君子而惡之，以其爲小人而好之，而以小人之名顯也。勢窮理極爲君子之所不容，彼始不暇避小人之名，國狗之瘠無不噬也。而君子之禍烈矣。爲君子者亦量其力之可以有爲，彼有可決之勢，則正名以告天下，而小人危。若小人之勢焰方張，君子之營壘不固，則君子小人之名無徒過爲分別，使小人各懷廉耻之心，其禍可以少衰。所謂抽薪以止沸也。南樂以奄人之刀入相惴惴，唯恐人知，居恒猶以故人子事高邑，此小人之包羞者也。吾黨日下事勢土崩瓦解，大禍且在旦夕，亦無少衰。其勢奄人卽欲有所發舒，外庭猶得以名義一線支持。其既倒之狂瀾一經論列，則南樂之差，不復可包。使其顯顯與君子爲難，彼依艸附木之精魂，不戒而孚，皆公然爲青天白日之魑魅矣。在昔劉瑾之亂，成於焦芳；今二魏之交，過於劉焦。吾輩其



黃忠端公集 卷之三  
何所稅駕也。年兄以爲進不能濟國，是退亦不失爲名節。亦思李固機失謀，垂猶遺梁冀書，望其復濟。君子社稷之念，重於名節耳。年兄其細思之。

魏忠節卒劾之廣微，遂將縉紳便覽於姓名上重者三點。次者二點，又次一點，約六七十員，目爲邪黨。又手書所欲大用之人五六十員，各加三圈二圈，有差目爲正人，密付逆奄逆奄一一依行。此見酌中志畧。向若忠節從先忠端公之言，天下之禍不如是之烈也。莫謂秦無人，吾謀適用耳。千古一轍，讀之祇增流涕。

### 與李仲達書

捧讀來書，依然都門促膝話言，而光景非昨矣。時事至此，每閱一邸報，如撰一新樂府，出出變換，曲曲動人，而要皆想中可摸

宗者，然想或至之，而口不敢言之筆，亦不忍書之。回想我兩人心事絕無與戎亦無佐鬪諸君子苟聽我兩人之言，必不決裂至此。所謂賜不幸言而中耳。試觀宋時有元祐之君子，便有熙豐之小人，隨以有靖康之禍。今元祐熙豐種種合符，若禍止

見於吾輩，而國家猶是恬然生民，猶是乂然吾輩，不惜以其身爲薦薦使人寢處其上，洩溺之垢穢之。但從古未有仁賢云亡而邦家不殄瘁者。節甫莽然戎馬黨錮，合併一時，言念至此，雖欲乞靈猿鶴埋名，傭保其可得乎？弟自邀差出都，放下擔子，便覺耳目肺腸皆爲我有。曹瘋子一疏，彼之所謂走犬我之所謂恩人。若此時飄搖仕路，無論夢魂驚悸天下，以我輩爲何如人。且幸與仁兄聯席，似深知我兩人臭味者。唯是在鄉亂鄉在國亂國在天下亂天下，庶幾曹孟德足以當之。吾輩不情之譽自



愧良多、近報三君子駢死獄中、莫須有一案、竟殺天下忠臣、義士、若魏廓園、一念時時不忘溝壑、非死不了、此局可惜、不死於封疆而死於權倖、然其爲死一也、讒口滿庭、邏卒滿天下、吾輩卽放浪詩酒、亦添一重罪過、閉門絕客、絕不談兵而已、何日得解黨禁、扁舟往來國家之福、卽吾輩之福也。

與游肩生書 士任

湖頭江尾、忽忽錯過十年來、僅付楮紙數番、來往終了、不得一腔血性、當面叫呼如泣、如舞一似新亭之淚、一似越石之鷄、楚水燕山、纜帶得半分生氣耳、台臺血性男子、砍頭啗胸、當遼陽陷沒、風聲鶴淚之餘、能招呼義旅、咄嗟立辦、真是一片膽氣、籠蓋世界、而世界中人、不免爲視處之身、瓶孔之眼、咄咄所囿、數年間、只以肩事者、供此輩之摸索、評彈、而猶不足噫刻矣、今台

臺心事大白於天下、而胸中徊環不舍、向某憂憂者、則以孟淑孔諸人、血膽可念、被讒未洗、此真招挾天下豪傑、根本空豪傑相依爲命也、昔先主走當陽、窮困無措、而猶不忍舍百姓於流離、此心此理同也、孟生廉將與士卒同甘苦、長安人能言之、某亦時向人鳴其可用、今旣受知樞輔、當不落莫耳、樞輔五防八疏、不無過溢、大爲輦下、推敲封疆、又是一番短氣、近來邊庭廟堂、恒相水火、在邊者自恃勞薪、不無非常之望、在庭者時來冷眼、不無過刻之論、所謂師克在和、如此人情、而欲奏膚功、難矣、不肖直抒胸臆、從來不踏人腳步、亦恐忌口、旋生世間、未必能容此直截漢子耳。

與寧國鄉紳公書

聞朝廷舉建有司、不過撫養百姓、與民衽席、奸則鋤之、良則安



之此其職也有司受若職則任若事不得其職則當罷去某自來茲宣州惟兢兢奉朝廷三尺業知宣州多事之地第欲與民相安無事至於定官解刻全書省舖行革坊里凡可爲百姓請命者惟力是視酬對之間一點朴念率以終始是是非非還之直道善善惡惡本之公心義不能化繞指以受人之頤使亦不能覆巾幗以失已之鬚眉浮沉五年獲戾良多然而一真所投受貴鄉諸名公之知不少不意劉宦之橫嬰兒聞知啼聲欲咽白叟言之決如雨下不肖自署郡邑數月以來深自恨受君之祿而不能爲地方鋤此窮奇也食土之毛而不能爲百姓畧分痛癢也間理一二詞訟如陳思明張應其輩僅萬分之一皆屈法以徇情清夜自省幾爲愧死於讞詞中稍稍點破以存此一段公案而不意觸豪之忌公然以鐵鍊鎖府吏書是畿輔之地不減土官台臺出皆有民社之司入則有枌榆之誼出鎮他藩睹此百姓之顛連網多魚亂而可以晏然於上不爲之所乎入顧德里非其姻婭甥舅之行亦吾父老子弟之列聽其呼天搶地活活坑陷而漠不動念乎某已待罪出行邀旨行取可以藏拙爲善地有何睚眦而必輕於一擲則不忍負此小民曠此職守并不忍負諸名公五年之提誨耳台臺試思今之時何時也民窮財盡艸澤俱思揭竿尚可吮人髓血驅之亡地者哉誠恐不諒者以爲小子多事不能安鄉紳以安地方而不知三尺有靈地方不安而有司尚得安焉否耶區區瀝膽皆非塗飾惟閣下諒之

上鄒南臯先生 以下尺牘

菰蘆諸生孰不知有鄒先生而恰意其爲別朝人物如薛文清



黃忠端公集 卷之三  
丘瓊山者只可想像寤寐已耳而不意得躬逢之謬承臭味進  
諸函丈之末舊治風波營壘不拔下吏亦聽其操戈非老先生  
立朝骨力取人驪黃之外則孑孑孤踪寧足供其七箸也某暫  
歸里中方希再親函丈沐浴微言何意讒人高張先生又偃息  
衡門乎夫腐鼠不足嚇清脩之士而况可羈道德之儒進禮退  
義老先生自有生平獨恨守官最大朝廷最廣不能畱三朝之  
遺老使先生三出而不能三年淹也直道事人從古然矣某以  
疎迂之質僅畱赤子之心不顧世有周旋眼有清白亦豈能浮  
沉善世吾人之所以自立者綽有餘地豈區區出沒於功名富  
貴之中便足了事也

與周柱瀛

九華之遊幸際天時而未窮地勝歷來遊者望崖而返多信人

指點諸名勝爲人所得恐他山生色而地藏反至冷落以故將  
鉢盂天台諸峰一筆抹殺而遊人無濟勝之具却步不前亦以  
叅禮地藏便窮勝地不知太白所云天河掛綠水綉出九芙蓉  
在望而覲面相失山靈能無嗤我太白陽明殘碑荒宇往來人  
只識禮佛求懺誰肯爲兩先生一新廟貌者不朽之事當玉成  
青令做此好事亦吾兩人山中一段佳話也我四人作李官魂  
夢食息無不共也後乾颺兄以讀禮行而我三人俱厠玉筍斑  
中尚覺偏插茱萸少一人矣胡爲乎仁兄飄然出都門哉無端  
狂浪卽有長年三老莫施一篙之力未幾而舉國蝸蟻合局翻  
掀當事諸君子如疾風之掃秋葉孰謂仁兄之去非福也時局  
一轉茫無畔岸不惟位置顛倒而殺機一動大獄將興岌岌乎  
有性命之憂莫謂今日之轉局又爲福也仁兄恬雅清真固不



空久作外官但顧茲風塵未定流波正起今且棲息於外以觀時事之自定又孰謂仁兄之淹流非福也若他人畢竟作套語以相飾矣弟不敢也弟之心事如虛舟而忌者不無鷹眼然而弟不懼也局着勝負人事升沉自是常理惟以不愧人鬼者爲是依傍非也躍治非也自反生平惟此拙趣仁兄然乎否耶乾颺推轂者衆牡丹春暮獨占富貴則仁兄之暫畱與不肖弟之遭忌亦孰知其非福也

復申維烈

每經吳門定煩垂盼而一腔膽血盟心有素弟爲書生時咕咕章句原不識國家典故微榮一第雙伏闕津者五載聊於邸報中竊窺世事已知非太平景象今投足春明僅僅五月得以飽看長安之所爲孜孜急急寤寐經營只了門戶兩字一處未完

一處補之一着未下一着繼之而真正宗社大計邊塞安危神情全不屬焉看此世態捱多少時光昔人云棟折榱崩僑將壓焉吾輩生此衰世墮此危機七尺安付其誰知烏之雌雄

復胡太六

別在吳中得侍堦墀談及時事紛拿未嘗不披肝亦未嘗不變色也轉眼三年句法日幻蹊徑日多明知相傾相軋之風大家爲一官起見原無大奸大賢其中而騎虎已成遂至難挽今日之勢深言不可淺言不可擇人而交不可擇地而蹈不可處不諱之朝而言官至此反覺啼笑不敢者令人莫不可解也辱承大教極爲言官藥石而以處今日更難之矣某初入班行原無知識但認取本心而行不敢依回以負明教台俸已滿且暮朝得如向者下吏以侍左右私心竊几几焉



與詹曰至

曰至翩翩能文兼遊賢豪間此季世公子中不易得者然名能成人亦能累人惟信心獨往必求爲可至以無虛其所至而已某在宛上無一念爲名無一事爲名亦惟盡吾信心獨往者而他何有焉地方之事在一日則做一日既去矣直聽之耳

復大年兄

藉有黃楚之命得以尊酒論心意謂可作平原十日驩而無如星韜欲動攀袂無從迄今耿耿後於藝簿處屢接翰教至有五奇之說慶吾弟兄相得然弟意猶有未暢者原係宗祊又生同地何以知音未面直待老大始以武林爲作合之鄉則相見之晚一也本爲鴈影又齊鴈塔何不使我執鞭從事長聆塵屑而碁置一方不惟孤陋兼苦風塵兄爲國使弟作津吏二也符離

擊宛陵促膝皆如飄風之過樹杪迅疾不停所謂恨相見遲怨歸去疾三也吾兄咨俸合與考選氣骨原是上流驟躋清華弟抱此凡俗之胎執掌簿書日甚一日波濤遂爾洶湧鈎棘因之支蔓四也尚望以意外之緣爲異日之補令吾兄弟出則共撐世界處則同老林泉花月相嘲琴尊相樂亦人生之大快也與來馬湖

兄臺半生俠諍固爲海內有心人共識偶逢時事之會得吐其奇一日而鴻猷卓伐隆崇朝野咸以來道之非徒詩酒爲雄者也丈夫有志氣不迫不現如遭逢順適不過踟躕長安從風塵齷齪中作一瑣瑣京堂已耳孰與身荷當世之重而投足便係安危者乎今東西合謀消息甚緊當事俱在醉夢臺下厲兵秣馬相機勤王千載功勳此其時也不肖血性男子睹長安醉夢



之人叫喊不應令人咄咄短氣於是乎深信外官之得展其手足而實有裨於國家也李懋老旦晚望入春明而且錦旋矣當此急難誰爲擔持者世態皇皇恰似做箇高官了我身事其餘非我計也奈何奈何

與喻養初經畧

恢復故土是一絕好名目而復之有其兵否卽復之後能以遼守遼否抑又將竭中原以守遼也國家昔失大寧矣失河套矣此時正際全盛何以未復塊土也廟堂之人但聞關上欲進兵果司馬之請戰乎其鄧艾之入蜀乎機關未審而人皆恃之且動稱於主上之威嚴樞輔之妙筭有胸而不敢出諸口也民力竭矣復請益餉其何以應台臺老成持重必有熟睹於此者樞輔此行頗輕然咫尺闕廷而不見天子且致宸旨霜嚴國體所損多矣中有所懷敢以相質惟台臺秘之

與王葱嶽中丞論改折

東南思亂之會又復益以災荒此果何日也哉改折一事暫得俞旨而仍復反汗果不出老公祖所料者老公祖旣已布之於民而部覆又改之於上部可不信其明旨而老公祖何以不信於饑氓此皆情勢兩窮如何料理且浙西未得全折已爲遺憾而部覆無端又欲取永折之紹興而暫徵之彼固未識錢塘曹娥天所以限浙東西也公揭發抄萬祈老公祖同按臺公祖力爲主持以救此一方剝床之恐并附簡末



黃忠端公詩畧卷之四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宛陵詩

辛酉春日余因兼攝事督運蕪湖潘景升以詩見贈且  
議修江上志次韻以復

星韜偶動載春陽雪色梅英迸作香暫出糝糠陶面目何緣藜  
火著文章五年役吏風塵滿二月寒江雨棹忙治粟漢臣原有  
業羨君臥閣賦長楊

黃真長先生新膺寵錫總會六邑漕計暫蒞長河

適逢水次賦此

潘之恒

歡傳恩命溢陵陽流澤春風滿路香獻頌久應歸淑問  
運籌聊為借平章尼山講德占星聚禹穴探書輯瑞光



試向長河標砥柱更煩川濟作津梁

秋暮同周玉汝汝璚登九華

一路秋光澹可憐獨飛蓮瓣淨娟娟上山十里憑霄絕回首雲堆似玉田

山脚看雲如絕頂及躋頂處又平崗沙彌絲管專供奉吹徹秋風度水長

誰將九子作名談太白當年發秘函一廟至今畱勝蹟蕭疎仍似夜郎南

芒鞋筇杖興難禁踏處無邊空翠侵絕壁雙爲懸姓字敢云山水竝高深

滿袖清秋趁健身歸來小閣對談真一僧記取紫衣者爲道周郎舊主人

太白陽明千古雄雲封烟斷艸萊中好題不朽兩君子合作名

祠瞻禮同

一生幽僻佳山水絕代風流勝友勞他日天涯尋宦迹月明共憶此時登

登聖華亭

曾陟華山竟勝因不如聖裏倍精神後飛凌窅窅疑虎疑虬當盤陳忽捲晴嵐開畫戟仍合雲影披來輪披吟太白芙蓉句片片層霄舞媚人

春日早行

抗旌經古道暝色未全分漸隱林間月微生海際雲輕陰開積

翠細艸落青芬誰破曉曉鳴禽客底聞

正怯春寒候羅衫不耐征露含花眼睡霧盡柳絲輕耕饁迎初



趙輪蹄快乍晴前驅休咤叱圖史一肩橫

馬上

層冰積雪逗村家半去春光柳未芽一日鳴驄南陌上黃鸝已  
鬧杏頭花

同胡馨震虞乾颺周玉汝集涵秋亭

羣玉山頭一徑通孤亭踞頂破空濛霏微翠影江流外掩映湖  
光艸色中座客雄詞分謝李碑文荒蕪辨魚蟲攜尊尚欲尋幽  
處烟火千家動晚風

遊華蓋洞洞有寺久廢太守胡馨震興復

古竇深深行處難玲瓏寶蓋下仙鸞石非帶雨長流溼洞爲棲  
雲自貯寒荒宇新開支遁席并州嘗指葛羅看談詩核韻忘時  
法劇飲肯令我輩寬

周玉汝年兄招遊郊外梁昭明廟

積雨纔生霽郊前士女稀相將斗酒去往看綠陰肥廟古猶餘  
像僧閒自采薇冠纓且暫解棋酒動相依遠鳥啼春晚孤枝映  
夕輝久濡人事裏擲識歲華飛

秋浦艸

江城三月綠迢迢一片新烟帶雨嬌送盡王孫何限意偏畱明  
月伴中宵

與虞九階胡助之兩兄丹陽湖舟中

帆影晴光入座看平波千頃去漫漫近皐曉樹初生碧遠道歸  
鴻早破寒佐酒何必紅妝在糾詩莫教白簡寬造幽舒興狂歌  
發函谷西封只一丸

寄曹元甫



交道何寥闊古人與頡頏酸鹹貴所適絃指總相將籌士中原  
狹盟心白日長祖劉直接踵陶謝與分行意氣干霄遠精神徹  
底強尼坡漉酒日金柱水雲鄉論世非無事埒鬚更着狂終軍  
誠孺子充國亦尋常買駿豈天種式蛙感賢良所憂徑路別無  
異鬼狐張戎馬猶關塞裘甲在廟堂似君靈性迥何術護孤陽  
豐劔光雖燭旄頭氣尚揚隴雲沉水黑邊艸咽沙黃多難仍多  
議擇交勿擇方骯髒我自愧迂嬾爾能忘力盡供毛穎名稀到  
帝疆馳驅愁拙計樸訥耻時救壯士誇如虎雄心欲掃狼願言  
各努力昂首向雲驤

謝唐休寧

灼洲

遺松蘿

婆娑奇種出巖表飲露吸風枝榦小雀舌吐時柳欲絲山僧採  
來春未渺得君同臭有餘馨羨此清宵世所少一縷烟清鑿三

煖簷靜風微恰啼鳥喚人覺後春思長玉碗盛來心魂曉似我  
作吏今五年風塵潦倒簿書邊敬亭松風宛溪月竭來妙語墮  
寒烟此時雲脚彌面調不妨下撫謝眺肩春半輒貯中冷水知  
君好事類昔賢蕩蕩重封官印記不殊詩筒相寄傳

登金柱山

乘輿扁舟攬物華更將雙屐破烟霞山橫天末雲頭迥塔落波  
心日脚斜誰念遺祠香火冷且畱殘醉管絃譁爭如江上垂綸  
叟賸有閒情數暮鴉

大年兄

可師

不與考選

世事俄翻一局回慧心人遠碧雲隈從來天地名爲累到底河  
山急倚才讒骨應知拈手是妬翁誰待入宮來自憐康樂猶如  
此况復疎慵弟不才



李季重郡伯招飲黃山

黃海曾分一勺餘相逢御李快何如蘋香芷綠當春好露冕行  
郊到客徐是處攀柯還野態偶然得句自黃初六朝舊事憑殘  
史醉拊凌敲問太虛山有凌敲石爲劉裕避暑處

秋後集曹元甫攜謝閣同虞九階周玉汝王伯后袁小修

攜謝今何得青山恰值前野疎因秋老勝地爲人妍意氣雙眉  
曉談鋒一部禪江南誰狎主容我贈繞鞭  
騶集渾如約公餘暫得閒徑孤惟曲曲葉冷盡斑斑命酌寶爲  
圭尋奇石卽山祇思從作吏幾度好追攀  
最快驅優管相宐拊淨琴重追十載事正復子衿心坐嬾看花  
韻言疲步竹深禮非我輩設乘醉各分襟

柳絮

雪片夾岸正成幃疑雪疑鹽總是非倏爾隨風呼陣陣依然漾  
日舞輝輝看他入幕姿原薄容易粘人骨自微寄語春光不久  
住沉波何處不能飛

夏日同曹元甫履吉坐凌雲山

我來敬亭下江練仍如昨青山在目前謝公如可作入城畏塵  
囂借此看樓躍置足不厭高洗心漸以擴素波湧湖口微風來  
叢薄俯視亂帆影來往相約掠指掌天下事宛然丘上空我願  
驥尾蠅君其鷄羣鶴相逢欲解劍無忘今日諾豪歌俠少行晚  
霞爲吹落

采石

遊采石者大畧憑弔謫仙眺長江指點牛渚天門諸勝以爲  
美盡在是白馬仲良曹元甫諸子循背竟奇向余獨誇所得



辛酉二月同胡助之和州還棹舟子沿磯訪探每轉一曲  
輒叫絕不止更如諸子之先我得也助之轉一語云此山開  
奇較早太白已先諸子得之矣

天開絕勝橫江脚恣爾後先此中索有友同誇采石磯嶙嶙山  
骨衝波惡中流凭楫神先往近前篙師故欲却太舟一聲纔轉  
舵波面容與壁面削晴光激射增璀璨巉巖突兀聳廖廓或憑  
長風勢欲墮或挾怒濤凌虛躍下有萬仞之深潭鬼怪波臣此  
中泊上無尺寸之土膚乍詫巨靈斧痕鑿蒼藤橫亘盤老虬但  
聽半空騎鶴鶻曲曲狂叫聲不休似與靈石相吞薄還思千古  
英雄氣一種磊塊肯寂寞幾人橫槩爭咽喉幾人索句酬鋒鏑  
長江風景看不厭寧許謫仙獨領畧

水陽舟中

敬亭朝發隔重岑詩卷相隨度水潯雜羽競投春樹密孤竿自  
釣晚蒲深纔舒望眼波光白恰送輕舟月魄臨時序漸移炎氣  
近快風蘋底正開襟

溧水署中晚坐寄張寔生

閒亭得暫憇幽思入重玄漏影穿枝斷驕禽送客憐渾忘城市  
裏似生水雲邊世事徒勞我清芬滿座前  
有郊惟麥穗入署盡棠陰方聽漁樵話知無鼠雀侵松風來舞  
鶴蘿月上彈琴玄賞知音者機忘息自深

重過丹陽湖懷虞九階胡助之

行役不辭辛東奔復西驚宛上未幾席丹陽經再渡蘋風吹襟  
解湖波淨衣素空闊天漸高瞬息脫見岡嶺在疑似雲樹何  
曾顧舟子占風便厨人烹鮮舖向水樓帆時憶是論詩路鴈行



差遲疾鷗羣爭散聚隔別未重旬此衷如欲訴意定茅山往君  
其肯亦步

寄劉啓東

重理玄黃說世界亦此義是局必翻新下着定鬼異十年架上  
紙都作時文字一日遍長安聞見爲驚悸此屬盡身謀誰知底  
國計水山正寒沍靈光惜獨巋鍾玉俱燎原驪珠亦遭睡向北  
有同心賈生何處淚

自愧生原晚不知已往案曾見論學書派流如河漢射策怯先  
登小艸慎自扞惟恐辱絲綸安知來璀璨時余方受命君其女媧手  
閒却能無嘆十載老田間中原方發難但云無救時鳳乃作鴟  
喚聖主勤寤寐昏夜應知且

題深秀亭亭在溧邑神君之後春暮構成翠色氤氳飛鳥

上下郊外之概一壘俱收癡生要余遊并請顏之遂題曰

深秀亭而紀以詩

一亭靈宇後林壑此中收水氣空濛現岸容蒼翠稠羣峰隱樹  
杪三面擴郊疇疎密分籬舍矯奇看栢楸雨闌雲暫薄春老葉  
方柔田畯村村急鳴鶻句句幽人居帷幄裏境展畫圖游各叙  
吾鄉勝還論世事愁試茶俱名品汲水亦清流片席揮題處深  
深秀色留

立夏後一日張癡生招登郭外浮圖

密約同尋郭外奇雨餘風日淨相空一灣流水金陵路幾處豐  
林初夏時但挾友芻成遠寄稍違案牘快中私箇間妙理許誰  
領天半鈴聲靜裏知

候直指未值畱溧水署中數日



黃居翁集卷之四  
不佳輪蹄行役辛翻從忙裏獲閒身清緣聽我奢山水曠覽憑  
人羨主賓莫使鶯花空擲老相看囊艸又添新疾遲得失渾難  
計風景俄分物外親

自述

憶昔十四五膽氣豪且闊志欲搜墳典窮盡古今弼讀時頗強  
記下筆亦自傑偶然竊伊吾兼咏便馳突去而學訓詰昏昏若  
滅沒移卷就圖書精神相欣悅便欲棄時文一意攻古業無奈  
公令嚴舍此進取絕頰首勉爲之何以入彼窟十載去干人到  
處遭缺折父師相勸戒爾其勿計拙今古不同途志分空勞切  
自念長貧賤吞聲安敢說盛氣也可降篋笥竟自割隨時施朱  
鉛我糝亦濃沫一朝獲十禽古語於今烈我技雖薄售壯心終  
已奪漢魏知何體盛晚亦久別隨人誇篇章我焉敢嘖喝棄置

近十年重將門戶列靈之以山水擴之以風月突兀天地間至  
樂未嘗闕

登大茅峰

入山未深先止仰相次諸峰如爭長凌梯直上最高峰二三宛  
然在僊掌但見與人樹頂行飄風忽忽發靈響回瞻一身如白  
鶴迴翔天外已決網俯視唯知平野青誰辨吳門與江廣道人  
引我飛昇臺只覺無翰亦神往但問仙人何所需他鄉盡境相  
祈饗紙灰撲面像設黃未知縹渺作何想果有丹訣肯傳人豈  
在區區感慈上

茅山流觴同王伯后林句容

何必蘭亭在永和清流幾折汎平波得杯在手休嫌數信句絲  
人可當歌石底頰飛瀑似帶竹絲過時明白不比東



晉笑語無妨壓薜蘿

乾元觀

法觀全非昨恍然見西山紺碧先奪目歎置亦生顏斷碑會意  
補古鼎積文斑奔濤起雜樹懸壁落層灣坐我茅茨下纍纍結  
雙鬟所喜遊汗漫始知大地寬如何一山內喧寂不相關

早發中山

早發中山睡眼初長堤濃柳隱征車病多合爲侵風起馬澁終  
因帶雨餘隴麥漸黃怡婦子村田正綠苦耘鋤况逢缺餉增輸  
日天意將何慰鄙居

四月見蓼花於池陽

江城四月蓼花開怪底秋光入座來艷奪紅榴應見妬冷欺碧  
藥尚含胚長同候鴈孤汀宿忽與啼鶻茂苑隈秋浦還知秋得

早烟波容與爲銜杯

同胡助之周玉汝遊萬蘿山

出郭尋舟曲曲移沿蘿幽迥不勝窺突懸列石飛崖絕共奏諸  
山集水滄大畧開情成勝往徧於冷處得遊奇天門江祖遺踪  
在好拂荆榛手勒詩

江祖石舊有太白題詩

宿蒲橋舖

陵陽五月雨中程播穀啼規徹夜聲應笑役夫忙不了農桑功  
課兩無憑

夜至皖江逢周玉汝胡助之

歷水崎嶇百折回皖江月白淨無埃已知好友艤舟待十里竿  
頭燈影來

南陵道中逢大雨晝夜不絕山水驟溢平地至深尋丈行



者俱不能從余為多方獲濟得至晚上因感賦二首

漫說輜軒使者旌從來行路嘆欬傾如注雨聲潭不斷山山出水各相爭塞野連雲迷古道波光一片暗心驚險如萬騎驟馳突聖若平地捲長鯨初試纜及行人膝須臾馬鬣已縱橫呼吸之間身世外從者杳然失死生居人遮道殷勤訴如此風波豈可行

總為浮雲蔽日明豈無攬轡憶澄清從爾掀翻我有主洪濤滿眼心不驚重賞之下勇夫出木罌之中可渡兵有時銜枚踰深澗有時利涉任舟橫投軀暫寄風寧息長瞻看雲波自平尋常禮套無勞爾相從用命即豪英濟世應有徵權在如此風波亦可行

送王伯后之南參軍

我生本懶癖君不負知音載酒隨情往論詩趣物吟五年功行滿一吏布衣心莫謂官輕冷晉人塵可尋

隨直指之太湖

旅遊滋味猶嘗茶酒隨人轉輓轡是處川巒曾識面相看籬舍不勝圓平原又見禾生穗官道時聞柳噪蛙若考三年循吏績奔馳便可勒勳符

遊太湖龍山示王伯后

無媒自探適幽情溪上小舟渡亦平笑指兒童隨路擁漫來車騎培山名雨餘沙色明如浴波轉磯頭急欲嗚呼酒高歌連引滿何人緜嶺得吹笙

大觀亭望雨

地僻雲深舊未城只餘亭樹入牕明千山送雨溪頭黑百道飛



泉樹杪鳴應識  
謀求憐婦哭  
可堪淫滌負  
春耕寄言守土求  
芻者  
囊筮東風最係情

舟泊園門約同官遊荷花瀟懷申維烈

斜舒小艇夕陽中  
乞得閒身問野翁  
十里芰荷浮淨土  
滿船綺縠醉香風  
歌來自紵江南麗  
酒泛明霞錦纜紅  
相許寸心賢地主  
恨無舒嘯與今同

同曹憲公遊水西寺時有僧百歲與語

古寺臨流郭外奇  
烟巒十里鏡新磨  
開雲度磬知驚鶴  
剝蘚論文尚識碑  
花絲惟聞耕雨後  
老僧猶復憶兒時  
吾曹身世同漚影  
願滌紅塵一淨枝

新秋寄眺軒懷袁小修

長憶齋頭清夢餘  
故人聚處又蒹葭  
烟光縷縷牕前合  
水氣霏霏檻外遮  
無那孤雲淹李白  
空將雙劍老張華  
秣陵聞說多工賦  
何似高談得雨花

寄眺軒漫興八首

江城舊說住玄暉  
千載風流事不違  
疊嶂樓前疎樹映  
新林浦口晚舟歸  
沙留月色仍清淺  
洞隱雲根幾瘦肥  
今古川原誰得共  
可容狂客嘯雙扉

生平孤往得機閒  
來占城頭溪一灣  
坐有庭花移晝影  
住看海月弄晴顏  
東山小艸功嫌薄  
車騎中流淚欲潛  
簾靜風微香滿夜  
時攤魏晉點朱刪

霧隱各區山水妍  
敬亭靈巖尚蔚然  
欲舒極目空遲日  
長領清陰帶遠天氣  
盡偃僂餘勁翼堂  
虛案牘看飛鳶  
感時災旱頻頻  
崇無那軍輪正渴邊



朝來爽氣入簷楹野馬明牕不敢攖小盜添泉神自迥閒亭喂  
鶴韻俱清偶翻買傳書誰似欲擬王裒頌未成此際行藏渾莫  
定爲呼松下問茶鐺

悠悠世路借棲枝涕淚新亭未許時一吏津梁誠億矣此生迂  
闊欲何之祇愁用劫長安局應笑施顰優孟兒海內豈無匡濟  
者漫將霄漢費人推

懷謝猶遺古北樓彩虹夾水鏡中浮讀書止貴搜精騎痛飲便  
許屬名流隔岸簫聲憐雨暮孤蓬竿影憶波秋溪頭風物供清  
思愁墨裁雲觸景酬

春風回首柳垂驂又見紅林映綠楫眼底無人愁塞北詞中惟  
唱憶江南於陵溪刻終何濟朱亥屠埋亦自堪俠骨生來應有  
異肯將白面老瞿曇

最喜小軒踞頂遙環溪俯堞隔塵囂有山淡遠施眉黛聽竹闌  
珊代管韶經眼園林連下界清心魚鳥伴中宵謝公畱得驚人  
句朗咏深雲天外飄

黃真長寄眺軒小集

馬之駿

遊集誰云是法曹半牕城郭見纖毫齋中展帖辭寒具  
松下開簾問復陶匝樹市烟千縷白出雲峰雪一痕高  
更誇幽約情何勝明日冰崖屐齒牢

武闡偕馬仲良較士次韻

曾憶菰蘆僻著書偶來較武棘門居慢卷寒星清氣繁庭開晴  
影夜光疎有懷祭酒封侯日誰賞王孫把釣餘海內非熊應可  
得徇屠莫問簪爲魚

燒燭高談破夜冥可知相馬得傳經風中急漏知裘薄匣裏鳴



黃忠靖公集 卷之四  
雷識劔靈落日邊愁將呼癸窮年廟戰未除丁憂時不盡英雄  
淚搔首看天眼自青

縱橫鯨豕笑垂纓怒臂何當胡馬鳴初斷葉聲江月冷纔飛鴈  
影岫雲生機鋒競弄曹溪舌鈴柝方嚴細柳營此際同心輕暗  
許幾人堪築朔方城

橫襟上下紫裊連慷慨平生自釋然蘭氣爐薰消永夜烟光樹  
杪接遙天臨池絕勝飛江筆搜古何須泛米船借問步兵厨內  
酒莫虛良會擁衾眠

武闈喜偕黃真長分較歡讌累日漫呈馬之駿

籌邊無用治安書鎖院蓬蒿類野居求友快逢簪共盍  
論材端覺網非疎楊堤葉盡彎弧後榆影星飛倚劔餘  
漫笑陽秋渾浪語人間亦自別龍魚

鼓角風嚴夜杳冥就從黃石問傳經市來馬骨臺生價  
探得驪珠握有靈占尺喜看將入昂臨池何必更知丁  
遙天東望頻搔髮愁說沙塲憐血青

憂時何計請長纓萬里初看試一鳴發策我慚弘內史  
論兵誰是駟先生鋒窺武庫談爭捷渴就糟丘弘可營  
若道腐儒曾解事却將五字比長城

竟日分牕几席連新如舊賞各依然林衰難匿初肥月  
霜薄微膠半曉天奇句揀同爭醬瓿方言真擬獲珠船  
無輕聚散尋常迹明日看雲獨畫眠

再渡皖上懷虞九階

江頭五月片帆過汨汨連天岸亦波彈指寒崖唯落木使行重  
到聽漁歌



黃忠端公集卷之四  
記得維舟皖水滑月明波闊醉餘時應知笑語山川在慷慨清樽入夢遲

送關粵良驥知府入覲

疎林葉盡晚香清落日征塵一騎輕快觀至尊親名對民風採取上瑶京

漁陽烽火邊臣急南國徵輸太守勞一片憂懷天下計謾誇神雀便聲高

山色溪光寄眺同慙懃杯酒落雙虹且知轉眼簷梅發明月伊人愛嶂中

桐城曉發

驅車曉徑白雲流漢令祠前香火穉殘葉難飛霜氣重晴空似帶雨絲浮何堪襟袖凝寒色却看禽魚動旅愁遙望炊烟林外

早山家多少稻梁謀

過小池驛羅近溪先生茶沈亭

驛路寒烟山色黃曾餘峴首舊碑荒羅公池上畱茶處玉液於今待後嘗

五月五日石臼湖中憂東事

五月五日彩舫行萍花零亂棹風輕山銜日淡雲烟薄水際蘆葦瑟瑟聲擊楫中流浩歌發憂憤一腔舒不平吳人不識緣何事撫景應猜競渡鳴爾知騎正陸梁戰骨新堆沙州荒甸日兩城無壘壘健兒十萬飲刀芒士女慘辱無哀訴傳聞落髮作

二百年來禮樂地

一旦染衣裳遼瀋籬已如此肩

臂腹心易克主

鞞鼓未肯休中原衛霍有誰子廟堂議論

如扛鼎事外英雄空裂眚大臣心膽不畏只畏言官已入髓



黃忠端公集卷之四  
小臣舌上戈與矛但執偏鋒直到底悠悠時事不忍言獨立長吟出塞篇君不見靖康末紹聖前壞人家國總諸賢往事下場殘史在洛陽流涕亦徒然

黃忠端公詩畧卷之四

黃忠端公詩畧卷之五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出京詩

壬戌考授御史歸省

壬戌秋雨後出都門

清秋細雨動新涼柳拂寒帷色漸黃恰在長安愁酷吏眼前多  
少怕逢霜

梁原舖中讀張見平題豫讓橋詩有感作此為唁見平巡  
按遼陽城陷自縊

驛壁畱詩壯士逢黃昏淡月艸蕭蕭千秋空望遼陽鶴此地猶  
存豫讓橋

想像遺踪意氣豪悲歌慷慨愧吾曹男兒一死終須有獄吏何  
如馬革高



邯鄲道中

謾道長安覺未通，煩餘一枕破西風。說同說異總成睡，是鹿是蕉一轉空。不到下場無路返，肯來回首卽仙功。此行此老已登覺，何必華胥復競雄。

過黃梁祠遍覽題詩

若對利名原是幻，要扶世界便須靈。人人說夢何時了，却問來遊幾箇惺。

漫道三綱與五常，却來個個說黃梁。無端畱下先生夢，誤盡人間瞌睡郎。

過鄴下

蚤發漳河過鄴臺，盡傳銅雀付荒萊。奸曹朽骨斯須盡，疑塚空勞費後猜。

湯陰謁武穆祠寫懷三首若夫憑弔忠魂四壁淋漓無事  
余言

鄴下纔經罵老瞞，武穆祠前鐵檜寒。兩奸俱保頭顱老，遺恨千秋讀史殘。

由來血膽被讒傾，豎子自推萬里城。只恐堦前鞭檜者，此身半是鐵溶成。

時事艱危借宋論，幾回憤惋欲排閤。於今便有精忠骨，三字終須作獄魂。

杞縣書懷時有鄒滕之傲

杞國初經問杞人，憂天何地不傷神。正當韜臥嬉舍哺，豈意氛霾忽暗隣。猛士無心酬報國，秋風有客盡思尊。却懷哭像人何在，荒艸年年嘯野燐。



和陸君啓夢龍韻

旄頭正逼夜光寒任有虛名到手難  
禮樂空悲沙土沒金錢已  
逐陣雲殘爭傳陰火憐新骨那得嫫姚據舊鞍  
壯士於今須努力醉看寶劍血嘗丹

歸途秋興

驅車北上綠蒲時不見白雲千里垂  
看破人情爭敵手祇餘孤  
往自軒眉可憐處處江山血無柰悠悠燕雀嬉  
回首春明纔瞬息撩人秋色不勝思

濠上和馬瑤艸

若向遊魚問真樂魚一失水無生活  
若向水中討樂時悠悠千古逝如斯  
魚不能言水不知南華老人獨莽之  
猶如音從指上得指若無弦便離索  
猶如籟從林間發林不生飈亦滅  
沒迷時

諸趣皆成惡解後觀空自透達  
君謂樂從何處求非魚非水非莊  
周我爲樂從大地流卽魚卽水逍遙遊

入京詩

癸亥七月從水路至十月到京

登北固山凌雲亭

潤州城北此亭幽把酒臨江萬木秋  
點就金焦渾潑墨劃開南北似浮漚  
但來勝地舒狂叫復弔前人起浪愁  
俯視中原平野闊明朝擊楫渡揚州

晚渡揚子

咫尺金山一葉橫中流忽得快風輕  
濛濛瓜步烟光晚爲寫江南入帝京

癸亥重九後一日舟泊河口阻風抱悶忽漏五鼓夢得風  
順濟覺卽大叫舟師前進果應紀異



江空木落五更時似有神人告語私大畧時危憂主渴偶於想  
極得風奇亂帆颯颯趨漕急疲驛蕭蕭應手遲寒色稍侵輕袂  
短舉頭子舍不勝思

河口逢羅心華掌科冊封回

清河南渚古淮濱白玉仙槎名使臣君正銜來天節重我將入  
獻野芹新樹疎星影低垂幌水闊烟痕細度津話久頓忘移燭  
短風波世路漫相噴

泖口

泖河秋色冷荷裳萬里平原衰艸黃風急鳴砧傳戍客月隨飛  
鴈落銀牀愁看羽檄妖氛地依舊清平帶礪鄉濁酒新亭餘客  
淚迢迢清夢故園長

舟中雜咏

故國離千里清秋入數旬再圓雷月色共坐得詞人對酒平沙  
曠移帆遠樹親閉牕無所事依斗望京頻義日詞人指舅氏翁  
每顧淮楊道纔來泖口涯流禽如有意落葉動相隨頽岸參差  
斷歸雲隱見垂久游經旅况愁殺蕩舟遲

嘗有意中景昔賢先得諸信情仍自吐覆簡見其初雙劔神光  
合一簾俗境疎惟畱灑灑趣濁酒鱗鱗餘  
落日城頭盡荒郊艸色陰風傳鍾細細烟冷寺深深見運知軍  
苦逢官欲淚泫江南民力竭憂國思難禁

京師詩

送萬元白劾奄魏忠賢廷杖歸

邊境有臬社有鼠國事紛麻何所底或爲借劔或請纓秀才分  
內應如此有友貌癯膽自雄直披闔闔追龍逢交章不同明主



意孤臣灑血向誰通當時朝上夕被拘大小宦豎嘯通衢青天  
颯然白日淡衣冠奪氣惟長吁奄拳已自飽鷄肋天威不霽敢  
悚息杖下猶知呼先皇忠肝尚能通紫極紫極浮雲有時開先  
皇遺澤正堪哀千古未乾義士血一時共託掌心雷我今送子  
及新秋新恩曠蕩不更褻欲贈龍泉頻拂拭相看畱斬佞臣頭  
送林心泓汝翥劾魏忠賢杖歸

舊游徐沛起家雄志在殲奴矯若鴻咄咄相傳奇破柱行行不  
信有乘驄驚魂欲斷張弧日餘澤長畱佩劔中努力歸途秋未  
老此身應許報穹窿

和李仲達騎馬吟

時奄根外庭假  
旨復騎馬之制

忽驚孤鼠嘯長安一日飛驄滿百官莫謂風塵能拂面好將脣  
宇向人看相逢揖遜追唐遠共映襟裾作漢觀何似深深兒女

意一簾終隔市頭寬

長安道上恣行遊戎馬生郊抱隱憂祖述有鞭揮朔漠燕臺無  
骨是驕驪歸來花下泥猶溼醉擁風前蹄未柔祇恐轡卸容易  
失縱逢造父亦難求

如棋世事耶經新千騎風光亂曉塵當道有豺原許問青驄且  
避未應負聖恩不在垂帷小臣節還期褻革人多少安車處逸  
者優游事業漫評論

早朝示倪玉汝

每逢朝候聽鳴鷄嬾性猶空竹枕低清夜無多催曉漏仙班已  
滿歌霜蹄侍臣勿恨瞻天遠退食恒愁補過迷臚唱幾聲無別  
事御香可問袖能携

徐楚石

在中虞部病邸戲問之



街塵數日不經過好友高齋晝掩多應爲金錢愁國計可防靈  
藥漏仙娥官忙伏枕逢閒日几淨攤書獨寐歌門簿時添渾不  
管且看斜日映藤蘿

黃石齋書桃源記未致贈語作此以荅

濁世非一代繇來稱避秦采芝曾孤往嫚罵終不臣哲人自有  
見赤白總相隣若以巢許論陶唐亦委塵嗣宗徧嗜酒中散嘆  
不辰誰爲秋風客懷思千里尊欹枕相看世物物失其真網繳  
日以益林淵無羽鱗兕軼龜玉毀典守安所循有性難移榻有  
謀難徙薪願言問黃石赤松可與親

書桃花源有懷呈真長黃先生

黃道周

魯連不買山綺紈不蹈海世間隱空闊何處乏神界肉  
羽生東方白日行天外唯有柱下身不得自蟻蛭執戟

呵董君斷鞞斥輿蓋道術豈不精寤夢固無昧虎兕橫  
道中猿鶴安足賴所以黃先生流覽發清嘅

邸中秋前一日月食

驟雨過庭除惠風來我袂初患雨成陰頃刻天無滯笑語几席  
間夜光已滿砌盈盈欲掇之冉冉巧如繪共訝薄蝕過今夕光  
還閉此光原不滅澄波益增麗高齋落梧影爽氣逼眉際感此  
問世途風波自點綴須知有至人至性原無逝

後出京詩乙丑二月  
奉茶馬差

長安出別

把手都門盡此卮眇然獨鶴出雲姿箇中多少閒驚喜不與眉  
端墨一絲

長安竹枝詞



趙家衙衙住東偏王府皇親第宅連何須趨口尋生意些小兒  
童學賭錢

戀土從來不擇枝搬來搬去只京師一張蘆席無他事東野猶  
嫌尚累隨

市頭兒子覓渾家數百文錢娶若花坐臥不離煖坑裏喬妝高  
髻向人誇

作婦絲來不費詞不煩井臼不煩炊火燒涼粥牀邊買到晚數  
錢酒一鴟

四民到此盡無分半作長斑半作軍鄰媪生兒齊下祝他年跟  
得一官貧

六月桐風處處涼沿江蘆席作連床不分老幼并男女尚有胡  
元習未忘

家家學唱山坡羊到處嗚嗚一樣腔不知夫婦情何淺開口聲

揚別嫁郎

鬧鴉齊插舞新春老漢風前亦學顰最喜君王傳禁鼓耳邊不  
勝喏聲殷

玉河橋下水如綾江米巷前騎似鷹俠斜結束新妝好鞭入章  
臺第幾層

從來筆下五陵豪今日長安半欲逃百金便錄商人籍中夜惟  
聞子婦號

乙丑王正出都門偶念時事有懷題壁

往歲買扁舟紆徐經月至拂拭入班行匡時從此始後先數千  
言亦將有所利有惕不敢回有梟不敢避豈曰祖理輪剖心可  
相示逢人欲呼醒胡爲人盡醉柴柵列其胸藩籬久作崇一朝



發難端玉石失所位勿謂予昏昏良藥中棄  
紛紛出國門泰山去一壤豈足係重輕憂思同惘惘世事徧乖  
違乘時迭相長似矢已當弦胡能不遊佳似車已肆奔胡能不  
廢鞅假虎肆厥威神虬迷靈爽好我攜手歸同虛乃相黨湘累  
卜何愚上蔡死非枉羨彼桐江絲五月披裘敞

任丘道中述懷寄李仲達

鳴鞭早發帶朝睡回首依稀辨五雲似我高吟同越客憐人竝  
轡弔湘君風移鴈影歸心疾霜咽鷄鳴旅思殷漫說灑然塵網  
外懷中剩有野人芹  
易水蕭蕭似昔寒莫將遺恨問燕丹牛犁數處來春色漁艇橫  
飛破曉殘暫脫鞍蹄驕貴從誰言封事動長安人傳人罪我何  
有現雪幾番行路難

使節初傳盡擁呼祇愁好友鳳城孤虎賁聊作中郎醉鸚鵡須  
防江夏圖新築金臺收死骨可聞熱血洒生奴怕逢父老頻相  
訊近日鯨鯢授首無

紅塵

乙丑王正月出都門數百里紅塵撲天與人戒不敢進感  
時寓意

漠漠長安道還乘朔氣飛撲人何太急障日有重闔世界爾能  
攪丹心我自微不知英雄面可認是與非  
大地無他物誰人落此中徐飛迷艷質驟擁失花驄  
重占遊西復東舊時經使跡轉眼已無轡  
賦質何茫茫倏翻澹與桑沾眉如帶抹埋骨豈知香占盡燕齊  
闊橫飛海岱荒喜無雲水性不敢入吾鄉



舉頭惟滾滾無豎亦無橫似霰全迷色隨風便有聲功名等此  
薄蹄轍傍君生安得雨師灑重看世路青

初飛驚疋練平野快生烟客舍銜杯日將軍血戰年遙看陸作  
海忽爾地無天惟有冰壺意生平怪爾闌

豈有雲霄翼排空別作家拂鬚能不染點鬢已成華濃處遮明  
鏡微時透隔紗蕭蕭相伴客敗木與寒鴉

無人不薨薨偏作此中奴暗逐寒星落潛埋寶劍孤吹揚千里  
遠棄置一時無風起頻呼扇生增庾子汚

爾性迷清濁爾姿慣浪濤一呼能陣陣空逐自勞勞問世無行  
轍憂天欲暗毛惟聞狐兔勁白晝盡嗚嗚

平陰遇劉止菴赴榆關

驛路逢君佩劍雄立譚慷慨氣飛虹巖關屢被虛名誤隻手從

教鐵騎空

由平陰之滕陽有感漫賦七首

平陰道上客星過汶水清流漾激波幾陣東風生布煖荒郊吹  
出綠婆婆

海闊長安正縱橫高飛一羽入雲輕便令春到鷹俱化此眼生  
來帶不平

沙波日煖明如浴麥隴風微漸有濤艸木爭先移物候亭亭那  
得魯生高

幽燕路盡入青徐霸氣千年溟渤餘却怪漢臣輕叫罵於今詐  
骨未全除

郵亭夜怯雨聲狂新染枝頭出軸黃原土春風來婦盃猶然兵  
火帶殘妝



歸鴻孤崇白蓮門一將功枯萬血魂纔有行人荒塚墜數聲鷄  
犬出花村

來往征塵劔鋏中盡誇養士孟嘗雄而今亦有浮名客却爲三  
千作絮空

次陶路叔崇道驛壁韻路叔入長安十日忤奄而歸

升沉夢幻總非吾十日梧垣得似無滿眼何人辨指馬一枝肯  
與借棲鳥春生非復前朝柳婦去還憐舊日夫倏往倏來雙翮  
老橫秋再辨鴈門租

過漢高廟

三尺經營起布衣大風猛士故鄉歸試疑砮礮嘗雲否爲問新  
豐置酒希原廟衣冠隨渭水土人俎豆設筐薇須知帝業如河  
埠一蟻能傾千仞非

睢陽道中

莽莽村墟續炬行薄寒露下溼裘輕強如宴會長安夜簡點腰  
枝作送迎

至滁州

朔氣關山盡南音漸入吳有林環水竹隔岸響村飲廬舍誅茅  
少溪山抱翠殊故園應不俗一棹任西湖

歸田詩

被讒奉旨削籍

馳驅十載爲誰勞瑟瑟黃塵暗二毛天王明聖臣罪死深恩賜  
我舊青袍舊袍原帶烟霞質欲將補袞終無術攜去鋤雲犁雨  
時塞翁何須愁得失憶在長安寄一枝蚤朝時聽鐘聲遲披衣  
絡馬揮鞭去雲擁千官大道西轉眼桑田已作海同事賢豪菹



與醢密網驚弓是處排登塲莫怪新傀儡我今拂衣歸翩翩  
堂數楹水竹邊揚眉莫吐龍門譽低首忍看元祐篇吁嗟乎四  
十罷官已不蚤白雲空谷應許老人生釣魚舫鴈盡生涯誰言  
戀戀一官好

寄李仲達

杯酒清明意自知曾傳驛舍幾行詩虞人果設彌天網天末飛  
鴻何所思  
曉鐘夕漏已經過試問無官味若何寵辱人間渾不管小牕閑  
夢覺婆娑  
一片癩雲歸壑遠無端驚鯉脫鈎忙相看棋酒生涯在水渺山  
空歲月長

荅黃真長三首後絕乃以尋盟也 李應昇

寒雲出岫許誰知闕筆長安未賦詩此日孤吟盡悲乎  
幾行無字幾行思

劇談引滿慣相過跋扈飛揚奈爾何棋力便饒稱敵手  
掀髯笑我更婆娑

隱几焚香學坐忘非閑非病亦非忙遊魚已覺水鱗靜  
倦鶴還聞清唳長

春光艷冶到西湖季女妖童入畫圖何日狂歌尋舊約  
清風明月屬吾徒

與許霞城飲包圍偶言周蓼洲被讒削籍

世態橫翻何日平如君眼界便分明可由可距無常是顛倒憑  
人舌底生

名園把酒與偏豪海內相逢盡敝袍不是石尤推浪緊湖山那



得屬吾曹

朱未孩大典約江頭看潮阻雨

八月錢塘絕勝觀從來七發欲生翰爲余原屬風濤客不把風濤送與看

偕許霞城朱未孩兩掌科集湖邊小閣次韻

相逢惠我共攜歸誰羨緋衣勝芟衣雨鴻新波寒送早樓藏新葉翠收微笑談仍似京華舊風景能如今日稀忽說鹿田仙景好避秦應許破雲圍

重訪許霞城包園依韻

逐客秋光兩最安纔來把盞已臨池聖賢須辨除非酒黑白難分總是棋吾道自尊誇北斗名園當勝枕西施廢興有命須參破甕背明朝再詠詩

買菊數種

晚香新掇艸堂前便覺烟霞別自妍恰有幽人來伴汝一般冷韻一般禪

數畝園林十載寒山山蚤已買山寬由來許結黃花夢籬棘叢中托出看

不與時人鬪麗妝素羅丹粉各成行經秋多少蓬蒿死耐爾幽姿入座長

問我生平跡太疎風前桃李醉纔舒而今博得閑身在靜裏蒲團覺後書

閑坐

何處尋蓬島身閒是謫仙耳邊除絮語醉裏學逃禪艸無畱伎培花好護賢日前真事業別有一壺天



紙鷲

春郊細艸芊有物鬪芳年長在兒童手誰將線索穿摩雲非羽  
厚離地覺聲喧風力還能爾移時忽墮前

野園

得失渾閑事年來總不真庭中歸逸客竹外見行人時有禽三  
兩可無腰屈伸此地饒幽思欲搆一椽新

山牕

月灣雲影淡松際水聲遙籟寂常虛聽山空似有濤花旋如意  
舞鳥吐尚玄嘲解得閑中趣蓬萊海外招

西江月

夜坐

疎星一一如洗朗月明明欲波高臺夜聽竹聲過熱心被他吹  
破最喜良田水滿還看遠岫雲峩風前一枕漫微醺却笑從

前總誤

正命詩

閏六月朔

正氣長留兼嶽愁浩然一往復何求十年世路無工拙一片剛  
腸總禍尤麟鳳途窮悲此際燕鶯聲雜值今秋錢塘有浪胥門  
目唯取忠魂泣獨鏤

舊詩

寄管僊客可成

僊踪飄泊遍蒼洲想見歸懷百緒愁線繞畏塗殊自苦消沉壯  
魄欲何求應知毛骨生難換須識乾坤老自休易水歌聲羽徵  
在寒雲漠漠樹杪秋

知君原是渥洼姿落拓人間作蕩兒四海才名盟牛耳半生事



業負弓箕飄零第宅皆無主囚寄妻孥傍阿誰我亦泛波滄海  
客與中偶爲北山移

黃忠端公說畧卷之六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今上改元門戶一翻二八月兩衙外轉多用浙人癸亥秋過成  
山復出江右參藩客謂孫東曙曰年例又是貴鄉孫笑曰此係  
國家大典非敝鄉不足借光

熊王在獄至冬朝審內璫惡熊必欲殺之時停刑數十年囹圄  
充滿獄卒恐熊王自盡晝夜防守夜必繫其手足後得暫赦大  
臣不死于封疆而爲獄吏所困如此辱國甚矣

辛酉攷選吾浙會單俱乙於杭司

毛士龍

未敢發言姚益城舉

筆首圈之曰此公有才可爲吾輩用遂無異議其後李希孔劾  
姚姚作辨疏其寫本者卽李役也姚問此日何人在座役云唯  
毛老爺在耳姚爲默狀



阮大鍼老門生傳竒意在刺毛狀姚宗文誤國亦毛所不得而私也

癸丑以後時人率攻淮撫有掌科過孟嘗養士處題壁云說甚麼雞鳴說甚麼狗盜于今亦有虎狼秦阿誰共走函關道

雲間吳爾成自負東林起爲南曹投刺熊壇石上書原任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鄒特疏起用某拜傳入長安以資笑助

蔡韞先攝選冢宰欲起徐若谷蔡曰鬼尚可與之官乎以徐舊爲五鬼之一也秦晉諸君欲起王之宋蔡亦不可于是攻蔡者詆爲黃口小兒蔡敗而徐王起爲亞卿

何天玉游肩生各出募兵何在浙駐虎林書院月費千金不恤游開君子館于廣陵日進四方游士腸雖熱而統馭無術其下多爲暴者

游在廣陵孜孜慕客宛有姚生仗策往謁余問何以進說對曰今遠濬陷沒所在失利爲兵未有機耳余笑曰機字固美姑以文字喻之必詞采局陣題脉理致數者備而機運乎其間今之行兵者如孺子方習伊吾輒欲伸紙其可得乎生無以應而去陶元暉由郡守不數年節鉞登萊未幾就逮贓積十萬一掌科爲陶故吏余問之掌科曰陶每遣使入都其書不過數函其餽必皆數百金又數日復如之嗚呼其得節鉞以此其敗亦以此前則任德後不爲之分罪亦愚矣掌科姓薛秦人

辛亥京察比部郎秦靈虛

聚奎

有捨死報國疏爭王紹徽湯賓

尹徐大化張嘉言劉國縉喬應甲岳和聲七人冠帶閉住天啓壬戌起光祿丞被論歸乙丑起操江

趙儕霍掌院值癸亥察事著四凶論流傳士紳間指斥趙官吳



也後趙去國亦有元凶巨憝之旨爲四凶報復也

元靜初掃時相之門炙手可熱其門人祝耀祖傳襲衣鉢貪橫尤甚薛道長面詈之曰汝有八個字祝謂云何曰元門嫡派相府玄孫其後董景越入之疏中至拾其閨門之過人以爲傷厚也

鄒臣虎補上林簿與掌道韓浚善值丁巳京察單揭盡出其手東林遭毒尤甚癸亥當察鄒復有書與大理田雙南傳布長安其詞鄙俚大略以其可保上江一路某可保下江一路田出揭辯之以爲僞書掌察者不信其書中所指次第除盡鄒之流毒亦甚矣哉

湯嘉賓被察有播告天下公書言于中甫先欲擁戴淮撫大拜次嘉賓次求仲吾平生不受人厚禮只好寫璧謝二字其詞甚長鄒臣虎批點行世

湯與李修吾始相善也修吾居淮十三年加尚書朝士思安頓之時遼東欲置經略湯遺書兵部曰安頓此地莫如此老安頓此老莫如此地李聞之切齒

東林初與郡邑望風擁篲長洲令陳石泓謀調錫山以欲親東林也時有人入山遇異人授一物遂能日行五百里陳以其人偵事長安往返不過數日後欲有傳其法者不得醉之酒肆簡其身得一桃核小舟碎之其人醒而悵狀

其人名顧玉川一說有欲傳其法者自言能隱身與顧玉川同行街市輒攫肆中之物人皆不見玉川急欲得其術願以神行相易遂授于彼而彼之所授則不驗蓋不知彼豫買囑于各肆也狀義嘗見吳橋范文貞公有二僕皆善走操鍊所



成非有他術也

門戶二字伎院名也昔成祖時發遼國忠臣妻孥于教坊司頗爲虧損聖德今者國家動稱門戶以此誘人以此傍人亦以此攻人恐此二字與國運終始

貴州被圍歲餘相率食人武弁黃運清等縛人數十置之空屋以待買者每斤一兩六錢胸肉又益之直指院後一井常爲屠剥之所鄉官潘潤民抱愛女四五歲市人見而奪去潘奔往取贖女已在釜矣居民十萬及解圍之日僅存數百滇人在都者語之無不流涕

神宗末玄黃之戰不息凡邊疆共事者意見每相犄角熊王敗

後李茂嶼

樵史磐石

永安

撫按貴州解圍後又互爲攻訐豈人

事之不和亦有數與史一躑躅人山東諸公俱祖之

熊芝岡剛傲人多不悅初起經略與閔科姚益城相左馮三元郭華和姚立說熊不安其任遼陽陷起熊于田間一時視爲汾陽再世削閔科籍黜馮郭于外以平熊之氣亾何而廣寧陷又召還姚等法司按論熊事顧塵客以爲未減應朝玉獨入之爰書呈堂王憲葵看語按之楊鎬尚多一遜比之袁應泰只欠一死遂爲定案

初湯宣城欲娶徐子仁之女爲妾其女已許諸生施大德不肯從湯投水而死生員芮永縉等舉爲貞節建祠設主及熊督學南畿欲爲湯洗刷適公呈又有舉節者批爲此施湯故智以之陷害鄉紳將前番公舉芮永縉斃之杖下巡按荆養喬摘其批語以爲擁戴宜黨互相參劾養喬不勝徑去學院孫藍石題勘而宜黨攻孫不已孫亦叩辭出城同一熊也始



則和之者爲宣黨攻之者爲東林今則寬之者爲東林殺之者爲浙人真不可解也

熊與姚益城頗稱相得熊經略遼陽姚以闕科往湯嘉賓曰此當事雙鵬計也兩人必不相容其言果驗

姚宗文後以楚撫建祠入逆案論徙三年嘗至紹興蓬萊驛遇王季重揖讓間季重戲之曰若論做地應先公若論貴衙門應先僕姚無地自容

萬曆庚辛間門戶相扼浙人指李邦華周起元徐良彥徐縉芳李炳恭爲五鬼俱轉年例不數年三人開府惟縉芳坐賊擬戍天啓甲子長安復有五鬼之號不知所指大略傾險之徒爲之也

陳長祚年八十餘不良于行以時相門墻起拜司空其父陳瑞

故楚撫也江陵父喪弔畢易麻巾入謁太夫人時有內使在座夫人云老公祖看顧公公瑞應聲云公公看顧得陳瑞陳瑞怎看顧得公公長祚入朝廷臣咸目之曰此公公看顧之子也季子慈孫百世不改非此之謂與

沈正宗以工部管街道廳手捧一聖旨牌每遇兩衙門房屋稍侵官路者立行拆毀以示風裁時有賀煊改名王盛亦以搏擊爲能兩部曹不無局外之說

鄒臣虎敗其友夏繩北魏合虛鍾伯敬數人已擬攷選俱改部郎夏得儀部時示趙橫甚夏首犯其鋒唐存憶佐之疏中有莫謂西臺無鬚眉男子之語示趙遂以不振

示諍初出疏每作隱語人人自危或托所知訊之示曰我疏語如懸一鏡令人自照



張蓬立入掌選未視事首上一疏有不從囑託之語且言竇淮南之賢寧方爲時所棄吳浮玉卽疏參之張遂拂衣歸未數年歷開府亞卿

稅監高家橫于閩人情洶洶將變宋遂閉撫院表一驥于其署二司入解之并爲所困竇淮南爲方伯觀變不入後二司以同知爲質許其盡拘百姓爲難者司理鄒匪石周蓼洲獨爭之鄒反覆辯揭忤當事意都中以爲竇黨不列攷選

鄒八年閩衆絕無與援戴園客爲御史府經歷與鄉人祝耀祖善祝以鄒但皈依我輩臺省唾手戴以其意達于鄒鄒答數千言極詆之昔人耻作識面臺官某豈敢爲呈身御史哉戴門人魏廓園上春官在戴邸舍讀其書而壯之及魏居吏科薦之太宰遂有銓司之調

萬曆末考選久稽及光宗御極三咨竝下人人各樹藩籬袒其攻其至無寧日楊大洪左滄峽爲臺省前輩意思深長人共宗之狀删除异已稍稍過嚴遂起二鬼之祟

泰昌晏駕時今上青衣總角在李選侍之手選侍居乾清宮欲挾上以自重時兩喪相繼人情不測楊大洪以兵科入衛首倡移宮忌口繁興其謝病表有已捧虞淵之日無憂杞國之天亦不無過任

太監王安舊役東朝爲光宗所親信泰昌在位一月發帑停稅諸善政一時竝舉安之力也後與魏奄水火身首异處虫出于戶而人不敢收之上實未之知也

巡城御史凌漢狎以搏擊豪強爲能萬金之家觸之立盡尤抑內寺求小過發之一日飛檄至官中宦者呈之御前神宗手其



檄食頃徐謂曰此秀才們天下何足與較噫神宗真聖主也宦者終其世歛戢不敢爲惡凌以元日與錦衣衛相毆革職

按神宗在位諸奄惴惴莫能自保馮保以皇太后所信任弼違過當故不旋踵而敗是後大奄張宏見神廟苛察絕食數日而卒張鯨最爲親信定計以去馮保者言官論之便命輔臣戒飭終身退廢張誠稍不謹卽降發棄子其餘俱奉法唯謹獨出外稅奄多擾地方神廟每曲庇之則神廟好貨所致初不因宦寺之寵也神宗在位長久頗多秕政而不至于亂者賴有此耳

閣臣投刺兩衙門故事俱用友生後有易知生者掌科劉戴源爲沈同和事參及座主并爭知生字云晚以別尊卑之分知以通往來之常其言不免瑣屑云

沈同和假元事敗初納一詩妓偶以淫婦詈之妓應聲云這淫婦倒是我自家掙的訖其場中倩人也次科莊際昌亦以廷試洗補字<sub>以</sub>被參回籍今國家舉業一途相傳數百年至辰未間幾斬亦天運之厄哉

湯韓閩中之事至今有爲言者湯在閩手持其文揚言此韓敬卷也蓋成弘名士多以射覆得之湯其故智也批語有吾拜子矣之句時人戲曰十年前門生拜座主要湯十年後座主拜門生答敬

吳興丁長孺集出其客難言韓事甚詳其父太僕<sub>以</sub>橐中金若干以疑某某疑者言二郎長安所費二萬金豈從天降地出乎太僕遂絕口<sub>以</sub>金事湯司成封公至湖州責逋于韓留峴首兩月太僕至于掩泣周旋其事者夏長卿也



湖州葉朗生之變葉招搖吳下貸錢富室韓求仲首發其事杜郡守擒之長安憾韓者謂貽資朗生謀不軌反以罪之韓固輕薄兒而吾曹論人唯意所指獨非輕薄乎

大拜之事相傳必用間金數萬類有富人爲注館中諸公明對人言某某俱以數萬獲之沈吳興入相誘洞庭翁姓者五萬金以總戎許之其餘廢弁棄宦以千金進者不可勝計卽它相號稱賢者往往爲之嗚呼始進不正以身爲市我朝相業可觀矣神光相繼晏駕恩詔起廢幾于野無遺老京堂舊止二十六員一二年間添註滿百南亦半之猶紛紛請乞未已各衙門分俸而食共人而役相對半是疲孽不顧鐘鳴漏盡也有題大柳驛壁云恩詔紛紛起廢名賢輩輩出山且喜今朝縱去只愁他日積還可發一笑

洪南池初任福寧州守頗致溫飽後歷郡藩臬刻意清矯累舉卓异至光祿卿入朝衣必補綴淺深殊色不良于行應對上前甚苦胡掌科諷以懸車之義怏怏出門

黔圍十月未解王彭伯頓兵數萬于偏沅不進黔人王尊德叩頭請救不應遇一女避亂納之乃黔人張孝廉女也以巡撫妾部民女乘其亂而婚之君子知其不克終矣

邯鄲張我續鎮河南聞遼東陷移駐磁州磁去邯鄲四十里婢妾數十人往來絡繹無虛日移文郡縣額外增餉中州苦之後水南搆孽奉上命總督黔蜀攜羣妾而往至襄陽值端午取五毒灑線衣數十套責怒其令長所至男女逃竄不啻避寇其劄付武職則參遊文職則推官同知逢人便給時論猶以爲賢何哉



張故中州督學門下士多貴顯及被論歸急欲出山每對人言  
管葛監子不足道中州士人過邯鄲者邀之飲酒輒裸體取刀  
自砍以神其術張精于房術故作誕語欺人人益稱之

我續一婢逆奄同姓也逆奄擅權人稱之曰魏太太起官入  
都逆奄遣人迎接張姑爺其婢八座鳴騶人皆笑之張以爲榮  
王憲葵夙負時望言官攻烏程王亦挺身出敵疏中有夜半叩  
客氏之門直通于帝座等語次日削籍騎驢以出都門人共榮  
之

烏程無子姬妾甚衆未入相時言官有訛其帷簿者烏程俱嫁  
之必令其夫入拜執子婿禮杭人俱能言之

壬戌余以考選入京時門戶分爭收人者以挺擊紅丸移宮三  
案占人背向有要人謂余曰三案如何決擇余曰光宗棄羣臣

夕今上御極亦非一日三案皆爲往事恐朝廷所急不在此客  
無以難而去

楊大洪首倡移宮李選侍出居一號殿賈浮弋揭言當安選侍  
以成皇上之孝忤旨削籍時上傳選侍延虐皇母仇不共戴賈  
危于朝露未幾上亦忘之未知此中何也余嘗對客曰上未御  
極之先移宮爲是御極之後安選侍爲是兩者只爭先後不分  
是非

按賈繼春之論似是而非夫人臣之事其君也以天下起見  
以生民起見原不沾沾在人君一人身上以人君一人身上  
起見者則宦官宮妾之事其主也夫人人情非甚不肖其愛嬖  
妾也必不甚于其子卽愛其子也必不甚于其祖宗之託輕  
重異也當鄭李謀據兩宮挾幼主以濟其惡禍將及于社稷



矣今使光宗以嬖妾之故不安其子并不安其所付託者失輕重之權以是謂之忠于光宗可乎卽熹宗念光宗而使事受制于嬖妾以是謂之孝于光宗可乎光宗惑于鄭妃之陰謀踰月而喪其身繼春乃欲熹宗取法是必欲以天下而殉一婦人乎光宗彌留之際不以天下民生囑付大臣而欲獻嬖妾說在屈到之嗜芟也而繼春視堯舜之孝弟不過如此且其時選侍奉養深宮有何不豫而繼春必欲合天下以得其懽心官府之間其必有所授受矣卽不朕而繼春之見亦宦官宮妾之見也朕此不過據理而言之耳繼春削籍後于甲子歲投疏通政司自悔其非言選侍一揭偶被傳聞所誤乙丑奉召至京又以此揭居功乞刊布楊忠烈公罪狀崇禎己巳又投疏通政司言前疏非得己意欲陰救忠烈毅宗

御文華殿斥之爲反覆小人于是而繼春之論定矣

白蓮教陷鄒滕復侵兗州我師失利撫院趙明宇出城祭陣亡將士猝報賊至城門先閉趙以筐籃縋城而上留都傳爲筐籃撫臺

征妖兵無節制良民罹鋒鏑者甚衆幸而成功趙明宇得蒙陞廕雜收戰地之尸築爲京觀立碑紀之夫邲之戰楚收晉尸尚不敢爲京觀而趙乃取我鋒鏑之赤子號爲鯨鯢一已之富貴寧無盡耶羅掌科論之謂京觀祇以築愁築怨而蟒玉豈誠安且吉兮

趙明宇彥入爲本兵其子昌胤以金吾招搖都市不能禁也二鬼爲政政府以下八座盡空惟趙遷延人言交諄猶得馳驛去沈同和假元事露房師韓參嶺邀之私宅出土憎茲多口試之



終日不成一字謂韓僕曰何不出經書題而出論題耶衆爲掩  
口  
熊王同事兩不相能王信李■之間望其內應熊遺書云于  
彼則家當已重殊無出理于我則罪業已深殊無還理兩言頗  
爲破的王不之省以至于敗朕每遇朝審行道之人必以瓦礫  
擲熊流血滿面其失人心至此抑獨何與

一說擲瓦礫者王化貞所買出之人欲重熊罪以寬已耳  
郭鞏以劾熊被黜吳江周季侯薦熊兩人以此相左熊敗郭還  
癸亥察典郭首欲處周因相奏許周疏有專鋤當門之蘭郭辯  
香蘭臭蘭至以喫糞鄙語入于章奏郭有內援得下其疏九卿  
科道會議葉臺山當國以調停兩釋卒釀它日之禍  
鞏入逆案已已之變鞏傲謝疊山作却聘書下獄論死後減

### 死戍廣西

新城王司馬無子多畜姬妾已次第遣之有舉子者王輒收爲  
己子至四五人其爲薊遼總督年八十餘矣國家猶倚爲長城  
母艱去位具題請廕叙述妾去子還之狀有已疑而人勸其收  
者得旨下部有卿自知之之語人傳爲笑

毛文龍以游容舌干督閩遼陽既陷金復棄蓋四衛殺掠一空  
置爲棄地文龍乘虛築金州自居集中皮島每遇秋深輒報邊  
功其誇大不情至云■馬走死數萬匹所獻之俘老弱而已毛  
術通內使至必攜貂參若干輛盡走帝側餘及要人故所求輒  
應兵餉之外發帑數萬爲軍前犒賞者再其功罪絕無可稽但  
張皇不遜請釋王化貞逮登州同知不狀解劍歸朝鮮矣無忌  
憚如此此國家之癰疽也



張思任亦游客以房術走諸貴人游肩生待以上賓募兵維揚  
矚民間富室輒以參遊劄付劫取重貲一境騷狀又有宋明時  
楚黃人以煉丹誘少年子弟後媼巨奄自稱善符呪能呪人死  
奉旨往薊鎮督臣王樞輔孫俱爲築壇行呪術杳無所驗堂堂  
天朝兵興數年不聞帷幄奇謀邊廷戰將而但倚走棍遊客呼  
管呼葛至于用呪呪敵可令後世見哉

張思任原名宋連璧山東樂安人有李煥章爲其傳言思任  
遇異人能隱身馱風雷又剪紙爲人馬甲盾器械崔魏時與  
游侍御肩生同被逮檻車至河西務隱形而遁又變姓名爲  
李抱貞匿一宗伯家崇禎初走長安上書劾權要爲逆奄復  
仇忤旨命斬西市又隱身脫桎梏而去按天啓乙丑逮游士  
任并武弁孟淑孔張思任俱下鎮撫司淑孔死獄餘釋出未

嘗遁也西市脫一斬犯何以不經見聞其身有不言可知今  
人大多憑空說謊如此有對會者尚狀毀譽之道無復三代矣  
徐淑任故察處之員也癸亥以南考功掌察于倫曾管丁巳察  
事癸亥乃被察故事已經察處者不得管察察察者將來免察  
今一切反之

趙儕以名碩起田間不一年擢登前官三國三十年胸中  
不無忌怨門下故人雜進得以冷語相投性頗剛復愛者勸之  
絕不省紛紛遂起人言所行美事俱成罪案矣

趙掌科澹合亦高邑人與趙儕同里不族掌科徵時儕在甚  
故考功居家卵翼之及羽毛豐滿凌鑠一時不問舊恩儕在甚  
憾之掌科敗儕在起用亦不能相忘亾何時句變而掌科訛彈  
至矣掌科固輕薄子儕在亦恩怨太明非學道人所宜有也



黃忠萃公集 卷之六  
癸亥察事王述文允成首握魁柄南冢卿何玄谷總憲王射斗  
快快不平比部范得志疏糾述文把持法司賄庇親屬時述文  
通南北咽喉搏擊如意而得志以一任子敢爲憑陵衆共駭異  
臺省謂其撓亂察典章滿公車冢卿總憲亦以主使遂并按之  
已而局翻勢變比部起原官宰憲爲時首推乃知事不必過激  
亦不必預防有意爲之祇速敗而已得志係官詹醇敬子多行  
不義

趙儕雀冢宰每見文選考功兩司新進署篆不可共事思收一  
二夙名爲司官故事四司俱以他部主政轉間有員外至于正  
郎惟陸光祖偶一爲之趙援陸例調江右鄒匪石爲考功副院  
鄭玄岳所薦也江右臺省傅魁章允儒陳良訓以議非已出譁  
而出揭爭之噪動長安其鄉前輩明知非體不能禁釁端一開

而拱手于奄人矣

鄒考功刻行清修其天性也趙特簡之左浮丘魏廓園亦慇懃  
其間左與鄒同年知之有素魏則見其與戴九圓書而知之江  
右劄爲二千金通汪文言之說汪故走公卿間鄒非特不識其  
面目并不識其姓名也聞之憤甚出疏傷其鄉人其鄉有力者  
亦肆意叫罵西江名節之風至是蕩狀矣

奄人惡汪文言切齒傅魁攻左魏撫爲兵端投內好也文言遂  
下詔獄時嚴衛理刑傅繼教與魁有兄弟好左亦以通內報之  
傅連章咆哮有斬臣首懸諸國門妻子長流嶺外幾于獸死不  
擇音焉魁以憂去左魏遷延留長安識者知其安去云

熊王之獄將值論決汪文言以四萬金許奄人爲之停止已而  
負之故奄人恨之切齒



阮圓海之祖鶚大鍼之曾叔祖初爲浙宗師以倭亂全城立祠後爲閩撫寇逼閉城人遭鹵掠閩人修志訛之圓海以行人使閩閱志知出史聯岳之手史入相阮爲掌科屢疏糾之拾史八舍通紅夷事史不安其位而去

鶚總督征倭失事下獄死曾受圍于桐鄉計無所出唯拔庭中草以消永日及圍解庭中草無半莖人傳爲笑

天啓三年冬京城盜賊橫行工部馬員外頗積重貲盜發其藏以去未數日獲盜得元寶數十錠侍御龐心廉糾之而馬之貪名始著由是宦邸遭盜者俱不敢發惟恐事露爲累高坡衡術民居稠密之所盜劫解庫勒馬彎弓人不敢邇故老謂百年來所未見也

故總督萬世德三子一邊道一戶部一錦州原籍偏頭關號爲三萬以筐篚飲宴結懽晉人邊道借通夫爲市岳石梁論敗之錦衣居京師托名買馬匿官帑數萬徒丁游手充滿其門僕區累覺而不敢問亦京城一孽也

廣寧陷後宮奴晝夜治裝爲南巡計復勸上養內兵三千以宦寺充之平明操練砲聲達于中外百官動色上處之恬狀言官屢以爲言不省

宮奴例有冬衣靴料銀三萬內探選淨身男子爲禁旅增至十二萬餘值工部帑匱過期未發奄人擁衆上堂詬罵司空毀冠裂冕鍾司空羽正由是去位而奄人無問者縉紳之辱始基之矣

神廟于立儲故爲遲延廷臣爭之益急科道公疏一筆勾罷三十餘人以後部曹各官凡有訛議自度不免者卽邀名國本而



黃忠端公集 卷之六  
去今上初元當事以覃恩起廢沾于國本二字無不取京堂如  
寄間有物故亦贈官諭祭至一百餘人名器之濫至此政府不  
無罪焉

光庸今上兩次覃恩薄海內外但沾一命者俱得榮親如其官  
天啓三年十月誕皇長子又得恩封數月長子薨逝而請封者  
猶未已京官有已封未遷秩者俱討吏部執照爲後來張本噫  
亦恩典中壟斷也余以壬戌考選隨班具題亦得邀封二親豈  
非至幸朕以恩榮太濫私竊憂之未幾時相當國不論清濁賢  
否大臣小臣槩追誥命余亦與焉造物乘除之理在識者已先  
見之矣

鄒南皋馮少墟建首善書院于京師巡視周季侯成之講學以  
延四方之士掌科朱五吉郭默清論之兩公去國掌科亦外遷  
奄人執柄朱郭以監司超陞京秩書院拆毀言者詆之不啻巢  
窟夫京師縉紳雜踏之地一開講學賢奸共進不能不爲政蠹  
徐華亭靈濟之會已叢議于前矣朱郭意在去兩公初不因講  
學起見朕兩公實亦多此一事也宋以學術之僞亂天下以學  
術之亾亾天下兩語足爲殷鑒

葉臺山再相中外想望丰采客有談及此者余司理宛上笑曰  
此老最下則再入中書耳後以計逐劉是菴穿鼻巨璫受索門  
戶筐篚盈門棋酒自娛裝病喬衙眉宇俱有譁氣一切邊庭要  
務俱置不問一日道遇曹元甫指余所戴貂帽笑曰此非葉相  
公之毛乎余訝之元甫曰謂其爲老貂耳此足爲二字史

趙儕崔謂余曰昔作考功時堂官乃貴邑孫歷峰也其甥呂姜  
山爲本部主事頗有物議時值京察數問考功本部用何人余



對以未定及出之袖中卽其甥也孫亦無言因嘆先輩風範不可及如此

白蓮教始于王森相傳森以賣腐爲生遲明遇一老人卧草間長不滿三尺形容險怪鼾睡未醒森呼之起老人亟走是夜老人來謝授森辦香曰持此可以起家矣蓋妖狐也森因焚香倡教凡染香氣者神魂俱醉無不聽其指揮故又名聞香教徒衆至數十萬發覺森死獄其子王三仍行其術傳頭教主所在而是鄒滕先期倡亂遂敗岳石梁巡撫順天捕之獲于揚州妻子獲于濟寧械送京師山東遺黑大方將兵護之妖衆隨路欲劫檻車大方防守甚力將及都門始散斬于西市

王森原名石自狀薊州皮工也路遇妖狐爲鷹所搏狐求救于森森收之至家狐斷尾相謝傳以妖香凡聞此香者心卽迷惑妄有所見森依其術創爲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立大小傳頭會首名色此牽彼引雲合響應頂禮皈依蔓延徧于京東京西山東河南山陝四川六省不下二百萬人森移住灤州石佛庄其徒見者俱稱朝貢各斂積香錢絡繹解送或盛停別所以待支用省直府縣各設公所使傳頭看守置竹籤飛籌印烙三王字號凡有風信頃刻可傳千里撮合但言謊說刊作經文分授徒衆萬曆二十三年方副使訪知檄灤州下森于獄抵絞永平府詹推官覆改徒罪森旣出思得有方者以自庇遂入京師投永年伯爲族又結奄宦王德祥四十年遷安縣團山建塔以森術能動衆舉森募化森以金錢托其弟子李國用李應夏而國用乾沒之不爲森所容國用遂畔森與應夏創立別教自稱太極古佛以符呪召亾靈爲



事而森之弟子亦往往有背森從國用者兩教弟子各爲其法門以相仇殺盡發露其過惡府縣擬李國用李應夏王森及森弟子杜福等罪此四十二年事也時歲旱飢民多起爲亂而森之弟子高應臣鄭守忠李惟仁等乘之造爲妖言欲擁戴森聚數百人于清涼山驛報洶洶永平府劉推官查前後案卷知森之事實遂會同府縣覆審坐森左道律絞四十七年森死于獄其大弟子徐鴻儒于弘志周志德許應龍許大國李天祿周印等與其子王好賢仍行其教約于天啓二年八月中十方起兵徐鴻儒以他事相激先期而起鴻儒者鉅野人也時鉅野曹州方窮治妖黨而楊子雨李太等持挺格之雖就擒而餘黨未散鴻儒遂攻鄆城于弘志爲內應城陷尋攻鄒滕嶧皆下之六月官兵復嶧縣鴻儒據梁家樓爲我兵所敗逸過河東據紀王城又敗逃入鄒縣攻三月始下十二月獻俘告虜磔鴻儒于市臨刑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餘年徒衆滿天下事之不成天也

妖賊徐鴻儒之亂百死于賊者十三而死于官兵者十五夏鎮富戶有一女賊脅妻之其治河主簿以富戶通妖擅斬于市盡掠其貲主簿又以功遷土人言之淚下道長李河岑山東人言妖賊亂時其本衛武弁覘良家子女有姿色者卽指父兄爲妖殺而奪之地方官雖覺亦不敢發也

癸亥攷選劄爲軍功滋陽楊柄鉅野趙延慶沛縣林汝翥皆屢守城得列臺省汝翥孝廉爲人小巧無他長遂以杖責內官致貽士紳之辱

趙道長延慶守鉅野日其內人親爲給饋城中婦女千餘俱效



之賊賴以退後爲御史上疏革去新增守門兵八千人兵譁至其宅掠貨以去趙幸得脫奉旨捕首惡兵部恐激變斬無賴以應之

好事者多言江南蛇山羣盜竊據其中僭號署官指畫姓名無不鑿鑿戊午秋松江劉司理之待應聘入南都江屯各院囑其

偵探虛實劉返松江棹小舟海濱問所謂蛇山者去岸不過百里海中小山耳居民數百家皆漁戶也無它盜出沒其間事覆江屯議遂稍息狀台溫諸郡屢有大盜聯舟數十艘有獲其僞印僞牌者僭稱寬永二年此盜又不知自蛇山否則亦未可謂盡無跡也

按寬永日本年號故海中爲盜者必假借之後國王死女主復仍其號女主之子始改義明

毘陵陳兵部子鼎相少年不習書史喜談兵遊客走棍出入其門往往對客作大言父母戒之不悛身程入相與俱沈罷陳亦同籍其徒往來不散歷陽獲盜俱供其黨與在鼎相處司理吳石袍偵之有跡鼎捕之齊庶人事覺詞亦連鼎相尋死于獄操江具疏奏聞齊庶人者齊王搏之少子賢懋永樂時以其不法徙居南京今其支屬蔓延橫端屢見官府不敢制議欲徙之無術

魏元法僧年號天啓梁永嘉王莊僞漢陳友諒皆號天啓今上御極閣臣禮部于夢見史傳者曾不一致而復用之耶不獨于今爲朕永樂之號前涼張重華宋蠻賊張遇賢及方臘亦三用之天順則元阿速吉八正德則夏主李乾順泰昌則元魏雷同如此正德初冢宰出選題宰相須用讀書人蓋訊之也



過成山六年以滿掌道潘石乳考語有金和玉節嶽峙川澄八  
字呈堂請論以金和玉節非宣聖不克當也兩御史  
俱請病歸大略攷語浮美已非一日鄒以細事去兩御史亦犯  
已甚之戒

遼東經略屢敗孫高陽以資淺詞林超入內閣出鎮山海關行  
裴度故事營關外築寧遠爲漸窺廣寧計邊事稍寧朕擁衆十  
四五萬兵無實數冒破滋多總兵馬世龍王世欽互爲欺罔高  
陽過信之又與遼撫不相能閫調羨張鳳翼皆束手去

王霽宇以大司馬總督薊遼專撫西屬時西屬出沒不常借端  
要挾往例歲撫不過十餘萬王請百萬爲犒雖不如額亦費至  
三四十萬又桀驁侵掠不許邊臣與敵高陽甚苦之會司馬憂  
去閣臣欲廢總督久停會推科道屢疏及之不得已推桐城吳

用先吳年亦衰無它望廟堂以封疆爲見戲如此

袁應泰才望庸劣代熊經略遼陽招集客兵占民居奪民妻城  
中無有寧家而袁方恃爲勁旅敵至自辰至巳城中火炮競起  
袁遂就擒失去遼陽二千里喪師辱國死有餘辜庶堂反加恩  
恤何與

張見平巡按遼陽城陷自縊其本處弟子員躬爲舂插墓于城  
外國家以遼東西失事死事者少恩典特厚贈尚書其父張五  
典大理卿又以子故加尚書致仕并得祖父如其官一掌科云  
張固從容就義朕恩卹自有常典今以死子加其生父又以生  
子追其死祖父何可示後且七品官安得遽贈尚書乎張子道  
濟膺錦衣能繪事風采翩翩

道濟與袁弘勳爲王永光鷹犬搏擊善類爲見平之累多矣



黃忠端公集 卷之六  
辛酉應天武闈就試者鱗集太平曹元甫留心經濟武生有膽  
略者往往見之曹勸其嫻習騎射武生遂結社比試弓馬爲黃  
岳會曹序之以紀姓名忌者騰言以黃岳會聚集匪人謀爲不  
軌操江形諸章奏世事之不可爲與人之好爲蜚言一至此乎  
癸亥冬總督遼撫俱以艱行議者欲選才望有推轂李懋明熊  
壇石者兩公俱江右人其鄉人力爭不可推喻養初爲巡撫而  
止次日章魯齋忿忿謂余曰豈我江西人便可喫虧如此余曰  
當今要緊官第一督撫推轂熊李二公還是重江西今推喻養  
初豈吃虧我浙耶人情避事相沿爲俗

東事之興戶部加派田畝小民雖苦而利害則均章魯齋令華  
亭設法如額免民加派壬戌攷選治行第一何武峩巡撫廣西  
亦以此法行之已轉總督又行粵東凡牙行漁稅行商坐賈無  
不權及大略倣桑弘羊王安石之法而更腹之議者紛狀遂免  
官

章魯齋任華亭治聲噴噴張侗初謂人曰我今公以熱心撫無  
知之赤子以冷面待無耻之鄉官余遇一雲間新進士問章如  
何曰君子有三變惟今公能百變余謂云何曰每賓館會客冷  
面熱面情面笑面隨高下而施之大約一樣人一樣面待之其  
語頗憚狀足爲魯齋寫照

天啓三年癸亥六月熒惑入南斗議者洶洶不知主何凶吉攷  
占驗主飢荒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七月亦入南斗東南大飢今  
天啓四年蘇松浙西大水五年大旱斗米二百錢是其應也又  
甲子歲七月五星聚張好事者以中州或有异人攷嘉靖三年  
五星聚室占主朝廷營建今乙丑歲三殿兩門工興浩費不貲



黃忠端公集 卷之六  
豈占應亦主營建耶

甲子二月末旬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如是十日  
至三月初一日京師連震三日乾清宮尤甚適上體違和人心皇皇余直陳  
十失刺及客氏魏奄頗犯忌諱奄人必欲重處得閣救僅罰俸  
一年而止

元年辛酉陝西秦河清二日癸亥鳳見于汝州色赤其大如馬  
衆鳥數萬隨之居民就視者衆鳥伸頭欲啄其州官以爲此地  
卽古潁州意者王霸之應無不笑其言

甲子八月玉璽出于彰德卽古鄴銅雀臺漁者見火光沒取之  
守臣以聞上命由中門捧進行受璽禮百官慶賀是時魏奄作  
威稍露其端廷臣不敢爭攷弘治十三年陝西亦獻玉璽止命  
取進賞進璽官銀五兩昔宋詰宗亦得一璽蔡確等競言祥瑞  
改元元符是年黨錮遂興貶黜蘇軾劉安世等殆盡得璽報聞  
識者遂有此議不踰月而時局之說興或逮或黜自閣臣以下  
去者幾二百員猶未艾也

楊大洪論魏璫二十四款時論翁狀疏未入之先一掌科知之  
謂楊有此舉千古高名意以必立劄此璫而後已余沉吟久之  
曰從來除君側者必有內援楊公有此乎一擊不中吾儕無噍  
類矣掌科未狀其說次日閱二十四款多撫宮嬪風影事余益  
跌足曰此適貽之口實耳于是科道九卿交章入奏俱不省不  
數月禍作言者次第除去無一留者而楊與掌科輩俱逮矣  
工部萬元白以劾魏奄杖死萬一羸弱人不勝步履時爐銅正  
缺萬欲發宮中廢器古銅出鑄以濟陵工奄不可于是參之夫  
士庶家積銅逸器尚不肯鎔况大內之物寧保無晶瑩壘洗雜



于其中乎萬之死杖足惜而發銅非所訓也爲拈出之  
萬郎中死後余以爲難發于楊大洪當必有疏入告跡之寂朕  
因諷之去楊曰除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如死而有益亦  
是不妨余曰士君子出處要分明今言旣不用在朝何益身名  
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楊頷之翊曰楊語李仲達過余  
爲決去留余爲書上之笑謂仲達曰去留當決諸已如與人商  
議定是去不成的以此言告堂翁可也楊終遷延及于難

甲子六月楊大洪二十四罪之疏萬郎中之杖北城林道長笞  
傅國興之事一時迸集奄人洶洶若欲得外庭而甘心之者適  
臺省以郎中廷杖事入閣議之余亦與焉火者數百人擁集東  
閣張拳露腿叫罵萬端閣臣口澁面頰無一言敢止之者余勃  
朕曰內閣絲綸之地司禮非奉君命不至汝輩敢于無理若此  
是輕皇上輕二祖十宗也亦稍稍引去嗚呼閣體之褻非一日  
矣福清惡得辭其責哉

林道長被旨廷杖奄人傾官而出紅棍鐵圈鼠嘯狐吟于道自  
長安門至林寓絡繹不絕林先期逸去有言林爲福清之甥匿  
福清所諸奄卽蜂擁搜之時福清註籍婦女踉蹌推出撐拒厥  
衛掠奪費重而去福清以元輔與內呢無一事匡救至事不可  
爲粧聾做啞身受其辱卽以政府被人搜匿一事若平日稍有  
威望豈至此乎

通政司參議亦五品京堂官其服飾體統俱同朕撫按奏事者  
俱係通參節其要略而陳取旨非聲音嘹亮者不能每于各部  
曹選入謂之選參選日司禮監居中主之例投門生帖以此朝  
紳耻焉大約察處及被論者就之松江張華林時爲此官口吃



而操吳音每奏事爲人傳笑

余與虞乾颺周柱瀛胡芷漁同作江南司理政簡政明每會必四人共一公署如布衣交江南傳爲盛事辛酉秋虞以憂去三人行取壬戌攷選胡得掌科余與周俱入臺中余請假歸會虞于鴛湖極慶彈冠癸亥冬余與周胡赴闕不差旬日凡建白朝請真如頃箠未幾周轉僉憲又踰年余與芷漁相繼罷黜及虞服闋入省中子狀一身耳始知聚散乘除盛事真難久據也

吳興唐時有文名以制舉義投謁熊壇石熊曰此古文也有客問之熊曰謂其爲辭官表耳唐果以貢例選別駕而去

趙嶼陽居鄉不義爲監司黃輝所發立擠之去但逢臺省卽寫扇送書爲人鄙甚余論之回籍趙疑爲錢麟武所使貽書南臺劾錢第宅連雲粉黛蔽日錢居家不治第亦無幸妾第五倫三

孤女而云搃殺婦翁不亦信乎

儕輩自總憲初轉冢宰禁中注意尤切上每御講筵畢必使左右傳語云外邊做官俱如趙尚書天下太平矣未數月而愛憎頓移罷官削籍追問其子猶恨恨不置此何說也

杭州一司理秩滿行取發其貲橐回籍至用夫六百名載入舟中吳山田驛丞畏其威名不敢實列名數只開三分之一以報驛傳主者大怒謂司理清名藉藉安得有此驛官員破無疑遂逐之田丞銜冤莫控而去

袁湘真爲吳縣令遇一玉商盡擇其美珍重值者留置衙中約千餘金遷延不發踰月令一積囚以盜扳之遂置商于死後以賊敗回家病瘋有祟憑焉一日盡列古玩于室召親朋視之忽疾作碎其玉物珍奇殆盡并擲橐中物于地曰此業債也其父



兄縛而笞之不減笞囚數月而斃無嗣貪吏聞之亦足一懲  
王文鼎遼東梟將頗不得于熊後以副將出守未一日而城陷  
文鼎隻騎揮鞭出沒陣中者三時熊新授尚方遂以私憾坐失  
機斬之將士至今爲言狀則廣寧之逃熊旣怯一死而又抱恨  
于一死地下何以見文鼎也

廣寧陷後西充斥關外日挾賞爲名我兵無敢遺一矢趙率  
教奮勇砍之獲首數級四五年間無此奇舉王司馬總督薊  
鎮方以撫爲事欲具本參之賴樞輔調護而止人情至此益  
相遠矣

張侗初懼內名滿于士紳間一日福清詣之值獅子正吼褫其  
衣冠不與客見張竊他服以出吼聲達外移時張語無緒僕亦  
不敢進茶福清會意攜張手出門笑曰侗初舊病發耶越有一  
紳亦以懼內聞夢以是擊其妻覺而語之其妻遂大詬不已紳  
父聞之解曰誤傷亦是小事何事噍噍乃爾紳急白曰兒夢狀  
耳非真有也其父爲之一笑

曹令石三畏轉王官此例久廢趙儕霍行之趙敗議者以石轉  
王官爲一罪案侯木菴笑曰趙儕霍只此一事罪固不免余訝  
問之答曰石在曹縣剥膚吸髓怨恨滿路不以挈問而例轉之  
太宰安得無罪侯家歸德與曹接壤深知之故有此言

石三畏以崔呈秀薦考選御史搏擊善類無遺在客筵誤點  
傳奇劉瑾醉酒遂遭削奪

妖賊寇徐州盡燬北岍民居其驍勇習水者數十餘人負木而  
渡將近岍掠船州守汪心淵見勢逼懸金數錠募死士禦之得  
數人跳城而下刃渡水者賊無所得船不朕淮徐悉遭蹂躪矣



後以失總漕權坐事繫獄數年總漕北人北風正熾無人爲汪  
頌寬者問官徐日昃亦鐫秩自妖賊之興濫功無數一全城州  
守反繫囹圄賞罰倒置如此

范掌科鑑曲受制內人其司理保定時患惡瘡數年未瘳攷選  
回籍內人逼其速出不敢杜門膿血漬面客無不應且憎者後  
用火攻掌科痛不可忍內人按其手足必令完七壯而掌科暴  
卒山陰祁承燧未冠登賢書偶得足疾其父母欲其速愈信醫  
人刮骨法縛而刮之哀號至死俱足爲求疾速愈之戒

甲子仲冬初旬余與劉碧山侍班事竣碧山謂余三殿工將興  
予知之乎余問所從來曰有一監督以三千金賂遺中貴中貴  
堅勸興工今止以兩門爲言其事始矣余謂此何時而可興大  
舉必若此該部垣定應執奏余意尚在疑信間未數日有旨建

西門遂興三殿亦無執奏者監督主事平湖人

平湖李濬也無子

袁自如膽略過人壬戌覲事畢匹馬徃山海窺覘形勢臺省交  
薦遂以邵武令陟監軍僉憲闢地寧遠寧遠在山海外孤懸東  
西間袁畧無懼意築城鑿濠屹狀重鎮貽書當路云不肖在  
寧遠長安可高枕而卧也甲子聞憂屢疏治喪不允時陞王之  
臣爲薊遼總督乞丁憂亦不許皆出柄臣獨見袁曰膽勝才才  
勝謀其後局未可定也

潘文龍侍御之室如甚家畜二姬一割其乳一用針數百枚  
刺其首首脹如斗亦凶次年正室先患乳瘡繼頭脹疼不可忍  
遂亾侍御以此怏怏相繼卒如婦所爲出人想外而寃業之報  
亦且不誣當今如者聞之或可稍却



喬傲我暴戾執拗以攻淮撫爲時局所推按淮時偶疾醫者入視喬方伏枕遽起揮拳毆之不可仰視醫倉皇不知所爲少間匍匐請罪狀喬曰汝何罪汝貌酷類我叔叔我仇也見之不覺怒起毆叔非毆汝也聞者無不絕倒

應甲入京一日而上十三疏皆攻東林詈淮撫者王紹徽素恨馮少墟先生故以應甲巡撫關中使殺少墟少墟果爲應甲挫辱鬱鬱而死

王弘廷亦辛亥察典中人錚錚有聲尤不得于鄉其鄉人相傳王有異母弟與父各處父子交拜行賓主禮王每外歸父率幼子郊迎其與人蜂擁而過如今兩院待守今者朕長安率爲笑柄余聞而不信王與馮少墟相左鄉人袒馮者衆或故作語以貶之亦未可知也

關中馮少墟與王弘廷晉中曹真子與喬傲我各持幟登壇分門立戶其鄉人各阿所好互爲標榜馮王居最邇終年不相接喬去曹七十里爲鄉同年兩人相見喬輒恃氣忿忿至攘臂曹每避之如敵

王紹徽作黠將錄以東林諸賢配水滸天罡地煞星進之道奄逆奄付李朝欽收掌凡其所戍逮削奪皆按籍而求其後又有同志錄天鑒錄皆踵之而成者也紹徽故得驟任家聲賀對陽編修苦心力學嘗以一念不起爲宗壬戌出禮闈時病請假未得時館中乞歸多囑人與學院言之賀亦不屑繚倒梳蓐間殊自苦一日門生任希聲謁之譚及請假事任笑曰先生一念不起到底一事無成賀笑而頷之

賀附和溫體仁訾毀楊左不遺餘力崇禎十年給事中丁允



元劾之曰大學士賀逢聖凡有疏揚輟驕謂我爲之專事口  
角如汪應龍宵人也逢聖力爲推舉高攀龍左光斗業蒙聖  
鑒又加廢斥是非邪正顛倒如此十五年召至京見上唯有  
哭泣拜跪至數十不止別無建白上厭之命出一死差足晚  
益古今有正人而不爲理學者矣未有理學而非正人者也  
恩卹之濫未有盛于天啓初年子孫陳乞者紛紛不絕巡撫卒  
于任多緣以死事例魏廓園掌禮科事力過之時有江右陳世  
虞爲其父子貞請卹而浙撫劉一焜應天王象恒皆以死事例  
得請魏抄駁之詞嚴義正人情痛快而請恩者與代爲請者皆  
恨入骨矣未幾魏敗陳乞復興

孫藍石掌院值二月例轉衆競推敲姚祚端徐吉兩人徐今渭  
南姚巡關陝皆有部下舊故孫力爭之至與趙儕奪分曹鬼軍  
後姚不免孫快快不已及王弘廷起副院蔣澤壘離陝未一月  
輒外遷之人以此窺厚薄焉

余自癸亥初冬入都正值趙掌院轉冢卿孫藍石自刑部掌院  
鄭玄嶽自僉憲轉副院未幾楊大洪左滄嶼相繼轉憲至明年  
六月孫卒于都門高景逸入掌院事甫一月削秩戶部李嵩毓  
調轉一歲之間位置奕棋諸裏行僕僕迎送不暇蓋自黨與通  
爭要人窺矚憲地如鶩歷數年後俱已布子着眼楊左卒賈禍  
端亦可鑒矣

吏科程芸閣遷太常都給事缺出左僉憲先期邀阮圓海入都  
阮爲人滑熟衆意欲推魏廓園左見衆心所向又欲移而之魏  
阮意不平遂銜左魏入骨拜命一日尚邀魏廓園章魯齋陳岫  
月及余數人瀝酒指天誓同肝膈次日卽杜門拜疏托以終養



决去人情山川于今信矣

阮之去國魏廓園有本以龍酣戰文之鳥倦還詩一聯余初未信後偵知阮與章魯齋上公車時原結盟友章以鄒匪石發難阮以恨左種根兩人歎血首禍遂計誘傅櫬立幟特疏參左魏兩人其借題在汪文言與援在權璫實則鋌而走險用以釋私憾也而天下事不可爲矣

董見龍重聽人呼爲董龔子以巡撫管屯田事屯田之制原以養軍法古者兵民合一之意董之出屯領帑銀十萬自買民產估計交易又出種子牛犁之類市民耕種歲可收一二萬斛米其法幾倣皇莊狀以吏胥官皂驛遞支應并帑銀計之數不敵也而又一巡撫一主事領之其下同知佐領等官不計今人作事草草不顧體統不較利害大率若此

晉撫缺晉人尹同臯潘雲翼欲推其座師郭尚友時魏廓園掌吏科余適問晉撫事魏云晉人共推郭余謂此公云何魏以此公慣送書帕爲言余曰書帕未足定人優劣且今世界饑遺公行有以違俗爲高有以隨俗爲賢有自己潔而遺人不敢不厚有自己濁而遺人亦不肯過豐其才品政治當另于書帕論之獨不見杜征南之數遺洛中權貴乎魏不狀其說卒起難端郭後遷真定巡撫以去

謝鳳臯清修君子趙濟霍欲以晉撫與之余謂當事謝公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不聽陳思野論之其大費圖謀與吏部夏繩北吏科魏廓園共相犄角陳卒取勝狀大費圖謀之言豈鳳臯本色

郭尚友後巡撫保定與巡按馬逢臯羅織趙夢白先生答其



子趙清衡甥王鍾龐各二十以報不推晉撫之怨蓋小人之  
勢狠者也忠節以饋送書帕爲言豈足以盡其人乎

劉柔山上封事有痛哭者十而同門友胡浮冶善笑章魯齋善  
大話余一日會諸公于座上戲謂曰昔唐衢善哭陸士龍善笑  
以爲兩人相遇必有一段光景今邊塵頗惡止令柔山居左而  
哭浮冶居右而笑章魯齋居中講大話則敵自退矣一座絕倒  
杭之龍井非復宋舊昔蘇長公訪辨才處去今龍井尚一二里  
孫司禮不訪故地移建梵刹立秦少游碑記而名勝湮沒矣舊  
址爲李我存所踞竇淮南屢欲清之而止

西湖半爲豪右所割築園囿沼所存無幾合郡士民屢叩清之  
是時郡守李燁狀錢塘沈匡濟主其事二公身多隱慝未及清  
湖以計典去不知者遂謂二公清湖招尤實失之矣

朝章中書制內閣初意不過備顧問而後遂專管絲綸職司  
機務與宰相名其實存神宗初江陵當國無小小事皆掌握六  
部取充位後以奪情起復犯天下公議一敗塗地沿至四明沈  
蛟門頗有機權又叢時議凡言者指江陵四明爲射的其後相  
繼入閣俱畏禍不敢任大略模稜首鼠圖幾番恩蔭避事避言  
爲得計無論經國遠謨卽尋常贖贖也甲辰以後政盡歸于臺  
諫有虛言而無實事矣

故事閣臣多用翰林狀我朝一二名相如三楊李文達張孚敬  
楊一清等俱從外入才猷政蹟灼爍在人耳目白衣鉢相傳隆  
萬數十年間便無一人廁迹而翰林諸公俱不作外官高者詩  
酒卑者聲色皆閉口藏身拜謁以時自可瞬息通顯卽當今典  
謨昭代聞見俱不及覽其餘造情民社略不關心欲求相業宏



遠豈可得哉

枚卜之說從前帝心簡在多用獨知神宗晚年臨御絕稀羣臣罕得見面其機關全在傳燈而會推始末一二用事臺省得關其說稍有不可共擠去之如孫鑑湖不由會推一日內閣卽迫使去于是閣臣頗俛首于言官而國體盡矣

黃忠端公集卷之六終

黃忠端公正氣錄目錄

諭祭文

御製像贊

易名本末

李清

陳良謨

林欲楫

管紹寧

文震孟

劉一燝

錢謙益

范景文

舒曰敬

神道碑銘

墓誌銘

傳



鄒維璉

郡志忠義傳

啓禎詩選傳

行狀

祠堂碑銘

兩朝忠烈祠碑

像贊

疏序

詩序

逝哀賦

謝名宦祠書

詩

歸莊

徐石麒

陳子龍

黃道周

劉宗周

倪元璐

楊廷樞

劉宗周

男宗羲

劉宗周

鄒維璉

黃道周

朱天麟

陸符

周鏞

孫承宗

黃公正氣錄目錄終

黃公正氣錄目錄



黃忠端公正氣錄

諭祭文

崇禎十年歲次丁丑三月庚午朔二十四日癸巳

皇帝遣浙江承宣布政司左叅議分守寧紹道謝雲虬致祭於  
故山東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黃尊素曰忠義者國家之元  
氣名節者人生之大閑故平時有直言敢諫之士斯臨難有成  
仁取義之賢慨自逆奄亂政邪黨交關蒼生塗炭禍難鵬騫非  
劉氏而王爵頌王莽而上言立廟者十五國呼嵩者九千年凡  
我祖宗培養之人物祇供姦逆鈇鼎之顛連惟爾孤忠貫日正  
氣于霄初命士師豺狼跡避召入西臺後及名高值玄黃之戰  
爭恐傷國運破琴瑟之專一以戒同寮不好名以激禍汙入水  
而刺蛟發奸於楊漣之先因天意之憤盈請恤於萬璟之死正



醜類之怒哮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於變騷詔捕黨人獄號同  
文橫獄戶者李膺范滂梟都亭者竇武陳蕃將移日影待熟熊  
蹠猶且排聯比韻痛父辭君結纓易簣竝美齊芬卒使汗險之  
徒未敢蹠血薰腐之魁終裂車輪龜鼎宴然賴爾忠魂嗚呼哀  
哉銘旌改換重築比干之臺野祭蕭疎豈比武侯之廟華表雖  
燃英風愈噪哀哲人之云亡贖百身之是悼然使爾算等譙周  
齒同馮道以彼較此孰殤孰耄爾尚爵此卮哉

御製御史黃忠端像贊

先生嚴氣正性深慮遠憂利亦以齒腐朽和衷以戒同舟請梟  
臥虎於南郊遂禍白馬於清流萬里投獄四韻長休赴鼎鑊其  
如歸蹈仁義復何求山飛地絕海變田浮觀今日之賣國者卽  
昔日之殺先生者始信此二十載之天下爲先生血肉之所留  
先生之英靈不昧其必有以挽墜日而定神州

易名本末

刑科給事中李清爲昭代有未表之三案乞勅部速議早定謚  
典事臣辦事本科讀皇上所訂記註見天語諄諄舉先師孔子  
爲言夫孔子素王也尚以春秋一書定二百餘年彰瘴况謚一  
事實關二百餘年未結之勸懲而久曠於聖明在御之時乎臣  
約畧有三端則開國靖難慘死宜急與定謚者矣

開國靖難  
二條不錄

死一案正德之蔣欽陸震等天啓之左光斗黃尊素等皆撐持  
世運之鎖鑰也撩虎牙者固封章可採尸犴穴者亦姓名可稽  
而袞褒未備何處可尋馬鬣芝蘭半雜誰人爲乞龍章此弔古  
愴今者興感於蠹簡零編荒烟斷隴而欲代爲呼籲也伏乞勅  
下禮部將三案諸臣臚列大槩刻期上聞而去取予奪則聽聖



黃公正氣錄  
裁 崇禎十一年九月

四川道監察御史陳良謨為謚典久稽忠魂久鬱事他不具論  
卽如臣鄉御史黃尊素與給事中魏大中風裁竝著東西峙浙  
一時有李杜之稱而一子一緩旣傷白首同歸之志亦埋青史  
合傳之光矣 十一年九月

禮部尚書林欲楫為闡揚有共協之輿情華袞無久懸之月且  
乞斷自宸衷立舉易名大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本年八月初  
二日禮科抄出官生黃宗義奏為先臣直諫最先死忠最慘懇  
祈闡揚幽節彰定易名事等因本月初五日奉聖旨禮部覆議  
具奏欽此又奉本部送本月十三日禮科抄出禮科都給事中  
加一級沈胤培題為謚典終無不舉之理事如逆璫慘死諸臣  
方其魂遊北寺固已氣貫丹霄豈尚有異議可指而或予或稽

近者黃宗義以父尊素請周廷祚以父宗建請聖德如天臣忠  
罔替致令子姓有同仁之望反若蓋惟有未盡之恩斯固司名  
教者之責也等因本月十五日奉聖旨禮部覆議具奏欽此恭  
繹明綸仰見皇上垂念臣忠凡忠義之在人心者久而彌彰議  
論之在國是者亦久而愈定臣觀同難諸臣不憚鼎鑊不顧妻  
孥堅守綱常以待聖明日月之重照寧如他之採訪必議而後  
擬擬而後謚之為當乎謹將慘死諸臣本末開列上請原任山  
東道御史黃尊素浙江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繇司理考選御  
史剛介自持連章抗疏直陳時政得失遂犯逆璫殺機徒步就  
死賦詩絕命莫弘之血入地成碧傅說之星歸天俱聚左光斗  
李應昇周朝瑞袁化中顧大崇禎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奉  
李萬璟七人本末俱不錄聖旨易名大典宜核宜公本內所列慘死各官未經有謚的卽



着該部科會同詹翰儒臣察明觸奸本末章疏實據及平生品行是否允愜逐一核議詳確具奏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管紹寧為臣疏久稽未結乞勅下禮部題覆以信先皇前旨以昭皇上明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禮科抄出工科都給事中李清題前事等因本年七月十一日奉聖旨該部速與題覆欽此先是崇禎十一年九月十八日本官題為昭代有未表之三案早定謚典事二十二日奉先帝聖旨該部并與酌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看得易名之典雖不過一字之褒而榮名耀於一時芳聲垂於千古諸臣或逆鱗於前代而碎首幾同膺滂或撩鬚於近朝而臥屍有類喬固心貞金石氣作山河用是細核生平擬謚上請計開御史黃尊素浙江餘姚人擬謚忠端一擬毅愍

正德時蔣欽陸震孟陽何遵李紹賢  
俞廷瓚劉較林公舖詹寅李翰臣詹

載劉平甫周璽張英嘉靖時沈鍊天啓時繆昌期萬璟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周起元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皆不錄

崇

禎十七年九月十九日奉

聖旨蔣欽等二十五臣准照正擬予謚

崇禎初定死逆奄諸公謚姚學士希孟為政頗與桐城吳江有隙故祇謚忠烈忠憲忠介忠節而遺十公當時在朝俱不平之而學士晚年奇病君子不以為無妄也戊寅義在南都值南宗伯李小灣孫宸發諮訪單於所遺十公皆擬二字於名下江右萬時華以先公立朝不亢不阿即於諸君子亦唯有補救而無雷同謚法守禮執義曰端先公有焉忠則不待言矣故以忠端擬之八月間義寄其冊於京師一時臺省俱有請謚疏義所見者李映碧陳賓日兩疏耳賓日則單舉先公益素無一日之雅而趨向如此其後之死忠非偶然也王



午義在京時朝中以補謚一欵為大節目臺省如馬培原等  
或出疏或抄叅不止一沈滄嶼也七月盡義讀書北湖金僉  
院天樞見過立索義疏袖之而去其寫與上皆僉院為之已  
義謁宐與催其速定荅言儀部吳來之一至即舉行耳未幾  
京師戒嚴無暇及此逮夫得謚之時時局正翻李映碧曰此  
舉出自意外誠然也暇時記其始末以見諸公之慕義強仁  
凡我子孫不可忘耳

山東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黃公神道碑銘

本朝奄禍凡三見王振劉瑾魏忠賢而逆賢之亂幾亡社稷三  
者未有甚於此時則芻蕘與奄宦合而為一也振瑾之時小人  
附之者猶視為旁門曲徑唯恐人知在兩奄祇惡其害已者亦  
未嘗概仇正人聞之為正人則慕其名而願下之振之於薛文

清陳澹然瑾之於蔡介夫王懋學康德涵皆是也逆賢之時小  
人附之者視為康莊大道共知共見凡為正人者為小人所惡  
即為逆賢所仇不必其積怨於已也夫一人之仇有限以  
眾小人之仇仇天下而君子始滌地無類矣使其時而外廷之  
芻蕘無與於奄宦一勝一負即君子常負而小人常勝亦不過  
如皇祖之末年而止奄宦之擅權無與於芻蕘手握王爵口含  
天憲亦不過如振瑾之凶德而止嗚呼新法之行吾黨不為無  
過使小人計無復之借奄人以報復者則諸君子激之之過也  
其時御史白安黃公憂深慮遠彌縫於機失謀垂之際蓋每事  
必盡其忠告無柰諸君子喬然各有自喜之心未嘗不是其言  
是其言而不能降志相從卒使公與諸君子同盡吾反覆公先  
幾之智始喟然委之運數耳自東林為物望所歸清議出焉海



內謂之正人浙人承三相之衣鉢其宣附益之與正人爲難者也天啓癸甲閣主持國是者多屬東林浙人以累勝之餘一時見挫其人好奇計會逆賢挾容氏內收宮中之權猶慮不能無反側者思結外庭以爲羽翼當是時內外之勢浸浸欲合雖然范文子曰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使諸君子無內爭之隙廉耻名節人所共惜何至竊比薰腐自甘涕唾乃內爭迸集於數月之間奄禍黨禍始相須爲烈矣阮大鍼長吏垣桐城嘉善不睦大鍼上疏終養借一忝以發難公移書大鍼勉之和衷子不去吏垣則嫌隙可弭也古之君子其議論亦多不合其意見亦各有偏念及國家之故則不得不隱忍相成未有逞於一激者也太宰調鄒新昌於考功不由咨訪同鄉臺省章允儒陳良訓起而爭之公爲調人於江右高邑之間冀衰

而桐城嘉善待小人甚疎考功又出疏傷其鄉人阮章之始遂不可遏給事傅櫬結逆賢養子傅應星東厥理刑傅繼教爲兄弟阮章合謀使傅櫬奏左魏與汪文言交逆狀逆賢從中主之收汪文言詔獄汪文言者以布衣遊公卿間計天下事嘗欲知公公不與見曰夸者死權文言之謂子至是乃曰文言不足惜使君子之禍由文言不可從劉繼文計豈得不竟其獄亡何而楊副院二十四罪之帥其公曰或聽或不聽或可姑置之公大臣也一擊不中禍移之曰或謂院曰何謂也公曰從來除君側者必有可殺公有之子曰然然而卒上之逆實於是杖萬郎中杖林御史震怒延臣公訪副院致政而去曰公一日在朝則魏忠賢一日不安事愈大矣副院曰吾一身生光成敗莫要照管死而有益亦是不妨公曰君子可不顧生



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言既不用在朝何益身名俱全者上也  
身處名存者次也副院然之深念者數日而令李仲達過公再  
決去留公謂李公曰去留當決諸已姑息之議豈肯以去之一  
言進乎南樂魏廣微者緣逆賢得相其父允貞故以風裁有名  
於東林由是未敢顯背嘉善因其大享不至將發露之公曰不  
可昔劉瑾之禍成於焦芳二魏之交過於劉焦使其無反顧之  
慮吾輩何所稅駕乎嘉善笑曰應山擊內魏某擊外魏無論濟  
否皆後日史冊大節目也公正色曰奈何以國家之事殉兄名  
節乎嘉善不以爲然疏上而廣微倖倖疾視取朝籍甲乙於姓  
名之上惹其宗人魏忠賢曰此東林黨人公之所不便者也公  
而視此可舉網盡之矣晉撫缺其鄉人共推郭尚友冢宰吏垣  
不聽公曰新昌入幹難端未已今晉撫又選鄉人之好抵巇

隋難將復至卒用謝應祥御史陳九疇承二魏旨言應祥於吏  
垣有師生之誼私也內批看議而東林之主持國是者一時盡  
逐從此小人競進呼嵩勸進立祠裂土妖母奄兒榮於回路寒  
庫檻車填茲後及此皆振瑾時之所無也而其激而成之者皆  
在此數月間從公而突徒薪之謀亦豈遂至是乎然公於二十  
四罪未上之先疏言阿保重於趙魏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  
慘於戎狄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已爲容魏所恨及楊公劾奄公  
又言小人爲惡往往畏人言畏主知則尚有顧忌及其已知之  
已言之形見勢窮始與士大夫爲仇繼將以皇上爲注此時不  
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高郎中杖死公又  
痛諫廷杖非制王振劉瑾爲之一二奸人踵而行之後世有秉  
直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書曰天啓四年夏六月戊戌工部



郎中萬燦上疏劾奄宦魏忠賢廷杖一百而卒可不爲皇上之累哉公三疏劾逆奄妖媚皆激烈或謂與和平之說異公曰某諫官也諫官遇事則言義無隱避與大臣當休否之任者其設施不可一例也公諱尊素字真長別號白安黃氏其先發人有仕爲慶元府通判者建炎四年金人陷慶元守臣劉洪道遁通判死之子萬河避亂徙居餘姚之黃竹浦其後七世孫文茂登泰定甲子進士授餘姚州州判從學於吳艸廬爲高第弟子入國朝均保爲北平御史墀失其官與同邑陳子方死遜國之難又數世璽萬里尋兄三年而遇之永州之道旁璽生諒諒生稔稔生大綬贈太僕寺卿大綬生曰中封太僕寺卿公之考也母虛氏封太淑人公學不專章句肆力於詞賦不名一家舉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郡中湯祭酒世之所號爲宣黨者也

居鄉頗橫公繩其紀綱不許干吏治考選將行大姓置私獄人必按之如始至勿委後來入爲山東道御史請召用鄒南阜馮從吾劉念臺諸賢以惜老成請復召對以勤聖學而尤注意於邊事凡公所陳皆安攘大計不欲以末務小言暇豫清時也臺省會東閣救止廷杖羣奄數百人恣口橫詈閣臣俯首不敢發語公叱之曰內閣絲綸要地可禮非奉命不得至若等何爲公身長八尺聲若洪鐘羣奄懾其氣岸皆碎易而去公精典故言事皆有原委中州進玉璽廷議開大明門迎入行受璽禮公曰黨禍將興宋詰宗得璽蔡確等傳會之改元元符君子貶黜無虛日今天人之數何相合哉乃上言弘治中令甲不當襲衰宋事五星聚張或言張之分野當生異人公曰嘉靖三年聚室占主營建始有三殿之工耶已皆如公議巡視茶馬出京曹欽



程論之削籍奄人李實又劾公家居講學被逮使者至吳爲百姓篋死公聞之間道投獄縣令祁逢吉疑其亡命操兵到門公移書曰抱頭鼠竄豈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香耳君何小視海內男子也山陰劉公念臺追送之見而涕泣不已公祇以無濟國是抱愧而已友芻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古今再見公至獄與李公仲達周公蓼州周公季侯繆公當時高談忼慨怒罵之後繼以詩歌門人徐虞求私問之公曰子無用戚我我於此豈減黃霸之受書哉逆賢使許顯純以次拷掠李公困甚公拷竟次及李公公復就拷許顯純詰之公曰吾忍見李公負病受楚毒乎顯純愍然爲之改容公致命之事秘不能詳有商人童德維出獄語公之子宗義曰被害之日公與李公隔壁而處公索酒痛飲遙謂李公曰某先行候兄於帝所耳起攝衣北

拜謝君南向再拜謝父母賦詩一章可後就死蓋天啓六年閏六月朔日也明年今上卽位魏忠賢以謀反伏誅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立祠捕曹欽程李實抵死已上辯李實原疏墨在硃上乃逆賢追取其印信空本命李永真填寫之者於是以李永真代李實減李實戍之公娶翁氏贈淑人繼姚氏封淑人子五人長宗義次宗炎宗會宗轅宗彝宗禎丙子二月宗義過余將以是年冬十二月葬公化安山謁銘懸棺之石往余庚午識宗義於京口舟中時南都試回出其硃卷讀之余惜有司不能知之後嘗以古文名世今宗義及其弟宗炎宗會已皆有文譽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公和平之德其食報自當過於諸君子也銘曰

常侍黨錮漢用以亡本朝宦者亦累猖狂亦有黨人盛於神皇



黃公正集錄  
未嘗合併故世祚以長熹宗之初曆火伏殃內則奄媼外則玄黃兩者欲合曖昧未彰於惟黃公憂來無方惕號同志戒其用剛勿啓內爭化姦爲良柰何君子視聽茫茫盲風惡浪敵起艚艘抱薪救火佐鬪逢僵黨禍奄禍遂使相將頌功勸進於莽有光百爾君子寄命銀鑼吁嗟黃公血染朝裳不以智免不以勇傷碧化名山濤湧錢塘帝曰忠臣三錫龍章千秋萬世下馬徬徨

賜進士及第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長洲文震孟撰

### 神道第二碑

熹廟乙丙之際余安忍言之哉余事先帝穆然仁主也如水未波自宵人入關與窳貞良攢落別用一番陰鷲貪戾之夫物情大變諸君子既不能犴牛積不於先又不能孚號於後徒以議

論折棄壙問鼎之奸此受禍之所以益烈也余讀侍御黃公行狀而泫然流涕焉嗟乎死生亦大矣君臣之義結於無所解奮筆除奸至再至三絕脰而不顧可不謂得死所哉今天子御極滄海內濁穢而一新之殲逆璫彪虎下詔卹錄死諫之臣公長子宗義伏闕下訟寃曰先臣一介草茅拔置侍從以一小臣與君側用事爭氣力自知七尺非有實欲糜身以報先帝也上贈侍御爲太僕卿予祭塋給三代誥命錄一子稱特恩已宗義卜塋公化安之賜塋門人朱天麟屬余繫牲之石余曰公之忠義踔厲千古一時大手國史稗說各詳其聞見毋亦以風在氣誼憂患同之余言或有當耶公之初爲御史也時逆閹魏忠賢交關客氏干與國政公因災异劾之曰阿保重於趙嬖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慄於戎狄天意憤盈故熒惑入斗太白晝見於



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疏入逆奄震駭謂其僞曰吾已盡收官府之權而外廷輕我猶如是耶中旨廷杖閣下力救而止後三月而楊副院之疏上公言臣前劾魏忠賢一人之言也而遽逢嚴旨以爲皇上猶疑之也今憲臣列其罪狀臺省補其未備通國之言也皇上亦可以無疑矣而拒諫如故斯時臺諫折之不足異日干戈取之難爲力矣萬工部杖死公又言忠賢借廷杖以防言者示已之威皇上授太阿以恣奄人受史之譏急恤萬璟猶可補過公之直言敢諫旣逆奄中心藏之而其爲時局之所痛惡者請起用鄒南阜馮從吾劉念臺諸公趙太宰調鄒匪石爲考功江右臺省不與諮訪而怒太宰杜門公疏攷功孤介請勅冢臣視事勿淆羣議長垣阮大鍼嫌嘉善逼已詭言終養潛入逆賢之幕獻百官圖公責其身

爲禍始明犯清議此數事爲甚當是時諸君子逞於一激公意在聯絡少衰其禍萬工部林御史之杖公謂楊公宜去楊公曰以生死濟之公曰君子不顧生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且公去則國家之難少解楊公不能決魏廣微大享不至嘉善將糾之公曰姑無決其藩籬使有返顧乎君不見負嵎之虎以石投之則咆哮而起矣嘉善以爲二魏相倚應山角之吾可不倚之公曰應山不能踏內公又焉能踏外徒速禍耳不聽郭尚友求撫晉冢宰長垣欲以謝鳳臯推之公曰銓部之劾鄉人發難今晉撫又違其鄉人鄉人豈肯但己是示可抵之熾於二魏也卒推鳳臯亡何而廣微以東林姓氏疏之逆奄令其隨事驅除御史陳九疇果爭晉撫凡東林之秉國成者一時盡逐蓋公先幾之智若此曹欽程參公削籍逆奄授意李實羅織以講學見逮緹



黃公正集卷之二  
騎過吳門變起失駕帖公嚴裝就道府縣頌繫其家公與書抱  
頭鼠竄少不得一死昂首伸眉只落得骨頭香耳聞者愧之就  
獄訊賊厲聲曰名山大浸清風明月皆吾賍私懸坐二千八百  
兩具疏逆奄尚恨其少值地震乾清皇子薨逝先帝擲疏於地  
曰今日打官明日打官乃止諸君子先後入獄雖刑毒潰裂櫃  
鎖困苦而公稱古道今歌呼怒罵逆奄於是分屋處之不通往  
來及索病故狀公叩壁以別李公望闕四拜復南望四拜賦詩  
一章丙寅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三傷哉當公逮時有皇恭殿  
地鳴之變有朝天宮火之變其物也有怪風淫雨之變光岳之  
氣全受全歸精感天地空也獨怪造物篤其生而不究其用抑  
又何歟國家二百六十年奄禍三見而誅殺任意衣冠屠戮怨  
血生燐未有若今日之甚也振瑾所事者長君猶懼驪龍之寤

忠賢挾冲主若朝委裘何所顧忌諸君子以夾日之苦心而先  
懼失身之顯禍不亦悲乎卒之移山有力蹈海無人天子不名  
羣情密附稱功勸進之章不減新莽而神器屹然天授有德謂  
非公與諸君子之浩氣有以默攝之耶公洞達肺腑遺落世故  
爲文根據經術萬曆乙卯舉於鄉丙辰舉進士釋褐寧國府推  
官郡多強宗大姓陰持長短公風指孤寡人心攝伏諸郡大獄  
撫按必移公訊鞠定賦役汰冗額制官解垂爲故事宣州衛故  
事運軍造船運官常例乾沒於是漕運失時公更定官造廣德  
界浙直煤山多納亡命爭訟連結公以江南樵薪不急煤土嚴  
行禁絕鄉官豪橫激變公縛其從惡者法之一郡遂安應召考  
選總憲鄒公元標曰不畏強禦宜在天子左右授山東道御史  
汪文言之下鎮撫將興大獄公授謀於劉鎮撫僑不竟其事林



御史廷杖臺省入閣會議羣閣嘯聚公聲色俱厲曰內閣絲綸之地卽司禮不奉詔不敢至遂散去先是各官乘小轎逆閣復乘馬之制內侍馳突故相屈辱其所乘皆京營牧馬公令京營嚴戒受顧於是絕跡彰德進玉璽將行受璽禮公爭執曰昔宋詰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年元符弘治十三年陝西亦獻玉璽止命取進有祖宗成例當法凡公之經濟又未嘗不爲節烈所掩也楊魏諸公斃獄公設位而臨旣而歎曰遠則林宗之野髮近則成器之祭忠所謂禮以義起耳繫獄比賍家屬應限入輸一日公輸已足不當受杖李公困甚而輸者不至公以所輸者爲李輸代其楚毒篤交好義濱死不移與結纓易簣等矣公諱尊素字真長別號白安黃氏其先娶人有爲慶元通判者死建炎之難其子萬河避地於餘姚之黃竹浦遂爲其邑人七

世孫文茂泰定甲子進士判餘姚州爲吳草廬高第弟子入國朝而墀苑遜國之難又數世璽萬里誼兄情動鬼神祖太綬父曰中皆以公爲太僕寺卿母盧氏封太淑人配馮氏贈淑人繼姚氏封淑人子五宗義宗炎宗會宗轅宗彝所著文畧詩畧說畧銘曰烈烈黃公宇宙正氣如彼狐祥遇之必擊歲在乙丙凶豎遊屯鷓梟啄鳳雄虺司閭公當其時嚼齒欲裂邪密正疎惕號同室彼妖斯厲其目眈眈公已家食檻車長安謂夷謂蹈謂鹿謂馬疇辯其非如狂如啞七尺可捐一死報國結纓就義天地變色星霜再易天定勝人氣銷日晶浩氣常伸帝嘉爾忠子贈子陰宗伯致英司空治殯化安之山崎首豐碑爾子爾孫壤之樹之賜進士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南昌劉一燝頓首撰文



山東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謚忠端黃公墓誌銘

天啓逆奄之難泐河東西忤奄考死者兩人故吏科都給事中謚忠節魏公山東道御史謚忠端黃公也先是神廟末年泐人浸淫黨論雄唱雌和一詞同軌一二方正之士離而不服者如蘭蕙之孤生於荆棘而已自兩公之死然後兩泐之人曉然知此之爲正彼之爲邪雖樵夫牧豎皂隸庸丐語及忠臣義士靡不嗟咨涕洟如不獲見其人也語及於奄兒媪子靡不呼號罵詈恨不得食其肉也三十年以來士大夫立名矯行聚徒植黨所以鼓動激颺者至矣而人未必從兩公以死教而人從之子言之有殺身以成仁豈不大哉黃公諱尊素字真長黃氏其先娶人有爲慶元府通判者死建炎之難其子萬河避地於餘姚之黃竹浦遂爲其邑人七世孫文茂泰定甲子進士判餘姚州

爲吳艸廬高第弟子入國朝而墀死遜國之難又數世璽萬里尋兄三年而遇之祖大綬父曰中世有儒行母盧氏公少負軼才摘詞揆藻下筆不能自休年三十未補博士弟子員授徒茗霄間意豁如也萬曆乙卯舉於鄉丙辰舉進士授寧國府推官郡多能以氣力漁食閭里持吏長短公精強廉辯執法如山咸相戒莫敢犯入爲山東道御史當是時先帝冲幼官府晦蒙都城一日三震公上疏曰阿保重於趙嬖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禍憐於戎狄宵人爲之咋指應山楊忠烈公劾奄二十四罪公抗疏繼之極論廷杖非祖制曰後世史臣書之曰某年某月工部郎中萬燦以言某事死杖下可不爲惜哉乙丑黨禍大作楊公魏公考死公除名爲民丙寅以織監疏逮繫坐甕考掠體無完膚慷慨談笑抵死不少屈臨難賦詩一章南北向叩頭以



謝君父丙寅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有三越五日出獄肌肉漲爛頭面不可別識矣公爲人通敏博達明習掌故自爲理官引大體折大獄多所保全考定及爲御史南樂附逆奄入相朝右交關鼓扇楊公魏公暨高忠毅公無錫高忠憲公出死力楛柱公語門人徐石麒曰乾六龍一亢姤豕至矣姤一豕躡躅立黃至矣羣賢之龍戰可謂亢矣南樂其豕也不務堅貞用晦復以俟時而出一決無復之之計其可幾乎羣公善其言而不能用也公去郡郡人持短長蜚語相中總憲鄒公力持之初入臺卽進規於鄒曰京師非講學地也徐文貞已叢議於盛世矣鄒公卒用是去羣小之撼君子自此始也萬燦之杖也公語楊公可去矣楊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公曰言不用何濟君子不顧生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魏公將攻南樂公曰頒朔後朝小過也攻之急勢不返顧二憾交作不可爲矣魏曰一死可以盡節公曰不然李固機失謀垂遺梁冀書猶戀戀不能已君子愛國之心甚於愛臣節也公志在弘濟艱難雅不欲倖直僨事每有搏擊飛章廷爭未嘗不爲人先公固曰吾寧不與諸君子同其功不願不與諸君子同其禍也臺省詣閣請救止廷杖羣奄數百人咆哮詢詈閣臣噤不發一語公叱之曰內閣絲綸要地司禮非奉命不得至若等何爲皆稍稍引去京朝官奉詔乘馬羣奄顧京營馬馳突爭道公語京營嚴顧馬之禁奄無所得馬遂少戢矣彰德進玉璽將御門受賀公執奏曰宋詰宗得璽蔡確等爭言祥瑞改元元符其後芻蕘煩興宋祚不永弘治十三年陝西進玉璽止命取進祖宗成例當法不應踵襲宋事其據經守正援据切當皆此類也楊魏死公爲位慟哭是夕夢楊公告曰



大禍未解公之與諸君子同禍天爲之矣又何尤哉公沒之次年子宗義詣闕訟寃天子贈公太僕寺卿祖父皆如其官蔭一子入太學立祠於邑之文昌閣前慈谿馮公元颺與其弟元颺具特牲往拜諸生數百人胥會祠下淞河西東與魏公相望焉於是宗義以己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墓公又十餘年而以墓銘屬余公娶翁氏贈淑人繼姚氏封淑人子五長卽宗義次宗炎宗會宗轅宗彝墓在化安之新阡予往識公長安退而語人黃公豐頤廣頴長身山立巋然福德大人也公沒人或以慧予在昔元季有以南臺大夫抗節死僞吳者表廷玉相之曰公大貴人也當秉忠致命名垂後世公必勉之繇此言之士大夫非具福德相其能以忠義顯聞乎予之相公蓋未爲不驗也銘曰夷之初且明未周虹蜺揚輝蔽蒼旒天門誅蕩叫莫繇一夫九首擇肉投高冠長劔部黨儔一葦誓塞江河流一擊不中耻下講衣冠血肉填厠瘡艱難弘濟需巨舟風顛纜弱柁不收人謀不遠輸鬼謀長年三老空嘲啁抗辭同日自我求芳膏煎灼非我尤天晶日光死何憂幸哉得從李范游淋漓碧血閔一丘孫芳蘭苗天汝疇我銘其藏語不偷丹書青史俱千秋賜進士及第禮部左侍郎常熟錢謙益撰

己巳歲卜兆隱鶴橋錢相國御冷銘之曰錢塘百折至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前有忠肅後有孫茲得黃公鼎足尊丙子冬改葬虞山爲之誌

### 黃忠端公傳

天啓之末一人恭默宵小乘墉宮府鉤結禍及清流予於乙丑春待罪典劇南樂附逆入相受奄頤指欲以侍御黃公白安及



李次見周來玉等八人年例外補陰屬太宰子爭之曰此有何罪而欲斥之曰黨人也予以爲黨之一字乃漢唐宋末季小人所以傾君子者聖明在上而可復以此爲口實且我輩豈殺人媚人者有死不爲也遂引疾歸逆魏信信乃嗾其黨曹欽程出疏誣公削籍以去尋及大禍然予之得免於禍者岌岌矣猶以先去避晦避垢獲周旋諸君子患難中事雖無益得後死以傳其遺烈甚幸今公長子宗義持狀銜哀乞予識其事遂援筆爲之傳公諱尊素字真長白安其別號也先世婺人有爲慶元通判者建炎間不降金而處其子萬河避地餘姚爲其邑人後七世文茂舉泰定甲子進士遂判餘姚州吳艸廬入室弟子也虞伯生誌其墓入國朝塋又死遜國之難蓋至公而以忠著者三世曾祖稔祖大綬父曰中皆以儒行推母盧氏公生而岐嶷負

經人才氣讀書曉暢大義顧盼濟俗岍如勿履也年三十猶艱費官志操不易萬曆乙卯舉於鄉丙辰成進士可寧國理郡多豪猾易犯法公至壹持之以三尺斷斷如也鵠者被冠蠹者削尾遇諸重獄撫按必檄公訊鞫乃定爰書汰冗役製漕艘禁採煤諸善政不可更僕數而以執法失豪紳意飛章媒孽公時南阜鄒公爲總憲曰不畏疆禦宐在天子左右課滿報最考選臺斑巖巖直節鐵面疆項人稱真御史未踰年封事凡十三上羣黨側目耽耽思中之一時衆正盈庭同心擊邪如趙忠毅高忠憲暨楊魏諸君子出死力以濟忠憲朝端生色公獨見幾私心竊憂謂伏火將發亂形兆矣竊去就意在用晦俟時少衰厥禍諸名賢交善其言而志欲搏擊羣陰義無他顧公遂決計曰寧不與諸君子同其功不願不與諸君子同其禍也先是逆奄



妖牝表裏煽虐災異叠見公特疏阿保禁旅蕭牆戎狄之憂實指權璫爲首難云比楊忠烈二十四罪疏上公單疏繼之謂中外洶洶無不欲食忠賢之肉今日猶與士大夫爲仇繼將以皇上爲注柴柵旣深螫辣誰何此時不惟臺諫爭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請罷其厥務不聽逆賢切齒銜之會萬郎中燦以劾奄斃杖下羣璫咆哮呼閣臣如鷺見膽落公上疏言士氣沮絕廷杖非制引王振劉瑾撩彼虎牙自分與燦同死賴政府力護得不死及黨禍大作緹騎四出公聞楊魏瘦死獄中爲位而哭極哀夜夢楊公告以大禍難免而竟不免矣織監李實內逢奄意劾蘇撫疏攬入公名矯旨逮問值吳門激變失一駕帖公聞之嘻然曰此必爲我徒步就獄榜掠無完膚公厲聲曰名山大川清風明月是吾賍私卒寃坐二千八百緡公長子號泣走

貸差足完比公復憂李次見辱不勝杖創定駐代受楚臨難從容賦絕命詩有錢塘有浪齊門日惟取忠魂泣髑髏之句聞者流涕今上登極奮擲元克詔憫公忠贈太僕卿賜祭葬予廕子五人能讀父書論者謂善人多後於公尤驗云范子曰忠貞蒙難見幾者不獲免焉豈非天哉當公與應山次見談論幾事若操券而卒被羅織明哲之士駢首就戮豈兩截與蓋公首發奸謀樂與同禍至臨難慷慨割完賍以綏友人須臾死嗚呼君臣朋友之誼至死彌篤若公者可云不死矣賜進士第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兵部尚書奉勅叅贊機務河間范景文撰

江右陶石舒曰敬論曰逆奄內挾妖蠱外樹羣小畜異立威故雖天地告凶而果於誅鋤亦緣諸君子履虎撩蛇第揚庭卽戎是務而爭號有厲無聞焉獨公超然遠覽欲破方隅以通天下



黃公正氣錄  
之志而時無和者未能通志所以致命遂志公復何憾人所憾者十五人相繼以死國家元氣傷損實多蓋至今日妖氛蔽地殺氣彌天夫非損傷元氣之徵乎則忠義之關係世道者大也南渡通判以來至公十六世以忠死者三世天壤之間乃有此家顧不偉與

鄒中丞維璉論曰黃白安之爲侍御也赤心鐵骨剪奸擊邪卽漢范滂博之清裁何以過迨乎黨禍一起萬里赴獄臨死賦詩方寸不亂種種皆與孟博爭輝映然孟博之逮督郵發汝南閉戶泣令則解綬願與俱亡白安投獄桑梓縉紳逆黨陳爾翼有

快之者而守若令

金壇郝逢吉

且惴惴焉以其道亡爲己憂是

何古今事同情異哉錢太史曰公意在超出方隅以通天下之志故習俗目攝之以爲怪魁嗚呼白安怪矣彼其之子佐奄借

奄乃爲常乎

兩公各有傳文舒傳與徐忠襄行狀畧同鄒傳節畧十三疏入之今止載其論

### 郡志忠義傳

黃尊素字真長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強宗犯法不少假之擢爲監察御史鄒元標劉宗周相繼去位尊素請收老成以主國是不宜聽之去京師地震言阿保重於趙燒禁旅近於唐末天意蓋在客氏魏忠賢也中旨廷杖閣臣韓爌解之而止楊漣劾魏忠賢尊素又言小人爲惡往往畏主知畏人言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始猶與士大夫爲仇繼將以皇上爲注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部郎萬燝杖死尊素言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



瑾爲之世廟之時張孚敬嚴嵩爲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人  
主受拒諫之名奸人快報仇之實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  
綱目者書曰某年某月部臣萬燦以言某事死可不爲聖明之  
一累哉自神廟以來君子小人一勝一負未有已時而神廟威  
嚴宮奴無所措足勝負只聽之外庭熹宗政乃旁落逆賢旣收  
其在內而外庭之小人亦欲借之以有所發舒當是時內外之  
勢浸浸欲合尊素惕然謂同志曰予聞之范文子矣能內睦而  
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今奄人伏慝吾方內爭以啓  
之非國之福也阮大鍼之去尊素爲之周旋於魏大中左光斗  
之間而不得大鍼遂授逆賢以百官圖大中劾魏廣微尊素曰  
不可夫廣微小人之包羞者也柰之何去其所包乎大中卒劾  
之廣微挺身爲之謀主蓋至是而內外之權始歸於逆賢則尊

素之所見遠也明年曹欽程論之削籍又明年奄人李實劾尊  
素講學被逮緹帥爲吳人箠死尊素間道投獄逆賢使許顯純  
以次拷掠友人李應昇困甚尊素拷竟次及應昇尊素復就拷  
顯純詰之尊素曰吾忍見李公負病受楚毒乎顯純爲之動容  
被害之時北向再拜以謝君南向再拜以謝執賦詩一章而後  
畢命逆賢伏誅贈太僕寺卿再贈兵部左侍郎謚忠端

啓禎詩選傳

公諱尊素字真長別號白安紹興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  
寧國推官有能名天啓壬戌擢山東道御史時逆奄客氏表裏  
爲奸公因地震上疏謂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  
禍憐於戎狄有旨切責尋以毒焰方張漸不可制復上疏謂忠  
賢與其私人柴柵旣深把持益固勢必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



取之亦難上當自爲國計萬璟之死公上疏謂廷杖非祖制奸人借以快其私將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且移之國語極激切於是逆奄恨公甚必欲殺之乙丑削奪丙寅被逮緹騎過吳門士民擊死失其駕帖公開之卽投牒當道自至都就鎮撫獄許顯純承奄風指酷刑拷訊誣坐贓二千八百賦絕命辭一章而死於獄崇禎初贈太僕卿謚忠端

此吳門陳皇士

濟生

選詩而歸玄恭

莊

爲之傳也丁未歲逆

案呂純如之子呂大欲借啓禎詩選以興大獄於各家之詩有稍涉忌諱者皆摘出以爲批註而不甚解文理多鑿空以爲之說先公有送萬元白劾奄魏忠賢廷杖歸詩一首邊境有梟社有鼠因此起句遂註爲刻下時事所謂欲贈龍泉頻拂拭相看留斬佞臣頭者指輔臣而言以中有秀才分內應

如此一句作詩者當是一秀才此詩爲首故云生員黃某等若干人謫訕朝政先以之脅賄於吳柴菴生以柴菴爲啓禎詩選序也柴菴不應投通政司上之司寇以爲奸人漸不可長抵呂大綬罪其事得已周子佩初見邸報覩先公姓氏愕然謂世豈有同姓名如此者乎後傳其所註詩無不闕堂絕倒

先師資治尹大中大夫太僕寺卿前山東道監察御史謚忠端白安黃公行狀

公諱尊素字真長別號白安其先爲金華人十八世祖通判慶元金虜陷慶元死之其子時通遂避入姚江越十傳而有小雷公璽小雷生素菴許素菴生東河公稔東河生對川公大綬以公故贈大中大夫對川生鯤溟公曰中累封至太僕卿代稱明



經封太僕公實生公公四十有三以忠直忤逆璫魏忠賢意丙寅文致之斃詔獄距今己巳四閱期矣蓋嗣公子宗義痛公日夜號不忍卽下窆以需今日幸今天子踐阼嗣公子匍匐京師訟公寃天子悼之採廷議褒卹有加夫今而乃克葬公也嗣公子爰得哀舉公行實奔告於公所取士石麒令狀之嗚呼斯固麒麟事麒何敢辭無文公生數著異故今封太僕公每奇之長有大志豐頷廣穎瞻視若神峨峨巖巖如泰山峙而白玉冠也然試輒不利讀書茗雪間擁萬卷作百城日誦數千言抱膝高唵曠懷今古一切醜磊不平輒托之詩賦以自見人或迂之或狂之公夷然勿爲介意至乙卯黌與鄉相聯屬舉人始咄咄才公重公其鄉之本房師卽鄒公匪石也越明年舉進士授寧國府推官嚴墨吏飭法令問疾苦去疵癘凡有所平反直指臺卽甚

怒卽公必曰法如是止也其所予重比直指臺卽哀矜之卽公必曰如法何久而上臺益相信至釋其所爲非是而非是公薦交章上時郡中湯司成公以材貴自雄撻之者若蠶蠹之有尾焉公繩其紀綱不許奸吏法巨室某婪殺無狀所爲多不法事投牒訟者無慮千餘人公卽下教擒其奴之最著者杖繫之衆遂稍稍散巨室仇公甚構飛條挾重貲行間都中公適以考選單至脂轄解任宣之民不忍公行重蠶提壺漿號而送者自宛至滁陽相望也總憲鄒公曰外吏當瓜期外惕措於情而內護其攷選不惜違道千百姓譽也何敢失巨紳歡是獨彈擊強宗臺中人物也懸缺假歸癸亥冬就御史列時東西匪茹官府排搜國帑付於漏卮簡蒐箴於塵飯金紫濫於竈養捨壤甚於沸蜩集穢多於羶蟻戎莽伏於肘腋公深憂之是以癸甲之際



後先數月間疏凡十三上皆關切軍國懲冒飭濫慎名惜物鋤穢抑蠶發伏摘隱語語切中要害直刺中扃公之直聲固已震天地矣至於修省一疏折元兇逆萌於二十四罪之先叅魏監救萬員外兩疏遏奄寺狂鋒於方張吾軍之日忠賢尤銜之先是逆璫忠賢以女女田金吾爾耕長子而金吾次子婦乃南樂魏相女癸亥枚卜忠賢示意旨綴南樂於會推楮尾遂下參知命公謂乾六龍一亢垢豕至矣垢一豕躡躅玄黃至矣今諸君子可當龍亢魏南樂可當垢豕吾輩其安稅駕所乎惟是去瑕固却各相和協以有濟也其可夫何在廷計竟不出此適趙高邑冢宰身荷國均謀肅清吏治盡洗神廟晚年情窳習套用考功用晉撫皆獨裁不由咨訪此皆國家所已行載在令甲而臺省乃大謹淺者爭書幣深者爭事權鬪狎狎起逆璫方將用外

廷攻外廷而外廷又即用內臣攻異已於是羣不肖以門戶二字獻之南樂南樂以門戶二字獻之忠賢中外交相用而黨錮之禍烈矣鄒考功與公晉撫與魏掌垣故皆有門牆證然當高邑用時實未嘗商之兩公兩公卽心折考功與晉撫賢實未嘗爲之地說者必欲錮之時局之中聳皇上而開生面無非欲拱手授權於忠賢之一人以自便其苞苴且蠶進之計耳可嘆哉可嘆哉自十月二十四日中旨一下諸君子若晨星落落罷去亢龍之爲廡豕躡躅之爲玄黃無不一一驗公已知時勢莫可誰何睽目不語待斃矣然魏賊卽刻深鷲害其有所誅鋤必俟外庭發其謀而已從中下之公曩日和平之意稍稍諒於人故獨得後君子簸揚乙丑春以茶馬命行迨後崔呈秀得志疑前高中丞所發其贓案公有力焉時又有昵新叅者欲借忠賢仇爲



賈身媒因嗾其門生曹欽程據公輩上之而公削矣忠賢尚嗾  
嗾又嗾織造李實於蘇撫疏中擢公等名而公逮矣逮之緹騎  
過吳門吳中義士摔而毆之各鳥獸散失駕帖所在弗克前公  
聞卽投牒行夫人嗣公子繞膝牽衣求緩須臾公弗許徒步入  
輦下就詔獄而公處矣公就獄時訊者問賍幾何公厲聲曰清  
風明月名山大川皆吾賍私何必問乃公爲訊者知不可窮以  
詞有榜掠懸坐耳忽一日伍百執巨纆睨視公若有所縛者公  
曰若欲殺我乎何色之遽伍百曰何與小人事上宮劫取官病  
故狀矣公起攝衣望闕拜呼天子萬歲復望南拜曰兒子從此  
逝無復養父母矣各四拜訖起而賦詩一章付伍百遂遇害時  
閏六月之朔日也公平生於書無所不窺一筆輒數千言性強  
毅喜氣節見人有乞憐態竦脅嫵媚必咤之若昂矜強項與公

爭是非公卽妮妮聽當其家居時每食必入侍太僕公與太淑  
人煦煦育育若乳下兒語必至夜分視太僕公與太淑人寢然  
後就枕席率以爲常太僕公謝家政公身任家督撫三弟而訓  
教之身服官卽以次第代身爲督凡積俸一緡半銖皆付次第  
手卽衣履弱簪凌雜瓊細無一入淑人囊者今公沒且四載猶  
同鑄炊諸妯娒子姪各鴈行立從我淑人取衣食我淑人四給  
之勿兒了猶子異視則公垂訓深也公鄉居寡交游惟兩鶴相  
與清嘯故不肯一輕出見郡縣長况于謁事居朝與楊魏諸君  
子深相知風期共訂以澄清天下爲任而卒不售其志放歸時  
聞諸君子斃獄設席遙奠哭之慟身與李侍御次見同繫憂李  
不勝杖自割其所完賍三十金代李迫窮利害而勇於赴義大  
幸類此平居造次未嘗頃刻忘君沈鬱悲憤往往形之歌詩當



黃公正氣錄  
戊午分較棘闈所取士必微屬樸至者去靡漫者凡十人今五  
及第矣麒居其一焉所著集凡若干卷嗚呼當公逮時有皇恭  
厥之異有地動之異有朝天宮火之異當公歿時有風靈靈雨  
之異誰謂天無知哉今天子在御立礫元兇於市諸罪人相繼  
伏辜諸君子相繼褒卹因贈公爲太僕卿廕一子予建祠賜葬  
價三百金已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卜葬於化安山之新阡行將  
議謚而易名焉禮也子五人長卽宗義初爲仁和庠生今蒙廕  
爲官生宗炎宗會宗轅宗彝皆諸生穎異善屬文卽最少亦斬  
然頭角矣夫事君抗匪躬之節鴿原著聚順之媿孝之大也衣  
無常主食無異器使田荆罷枯張犬皆義友之至也迨仕十餘  
年而汙邪如故風雨粗蔽廉之槩也治宛之日平寃獄於犴中  
奪弱肉於虎口仁之治也憂國步則請卹老成憂關門則請壯

敵愾忠之畧也擊社穴之妖狐直落其魄呼杖下之忠鬼欲起  
其魂勇之烈也識豕孚於南樂察燎原於一星睿之微也與諸  
君子墳笈則欲調以酸鹹當諸君子鋤醢則直赴以大義貞之  
屬也從容就死慷慨賦詩南北叩呼不忘君父是其毅也一腔  
熱血落紙成章經緯相宜質文相配是其文也有是數者可以  
傳可以謚也嗚呼遇不稱才位不配德范滂之母猶存萇弘之  
血已碧矣敷天其哀况在我黨麒爲公門生濡淚和墨敬述其  
槩如此名公長者其爲公圖之以志不朽且今天子已許易名  
矣未見舉行倘有守禮者按舊典奉新命而慨然討公故實議  
謚乎則有斯狀在賜進士第南前吏部文選考功二司卽中門  
人徐石麒頓首百拜謹狀

此已巳歲徐忠襄作將以議謚者也事多未備甲申二月忠



襄在湖上語義欲改定未幾國變率率不暇今展舊稿猶似  
吳山相對時也念之惘然

山東道御史贈太僕寺卿謚忠端黃公祠堂碑銘

在昔天啓之季士有正直耿介危身奉上與諸君子死於奄禍  
者曰姚江白安黃公公諱尊素字真長別號白安其先江夏人  
漢太尉瓊之後也徙於四明者十有六世遂爲姚江人公少而  
卓犖自命好讀經史不得志以周易誨授茗霅之間學者日衆  
舉進士授寧國府推官清直自勵盜無餘粟持法斷斷不畏高  
明土豪強宗無所縱舍章程條教咸爲後法秩滿應召單車就  
道不謁權貴遇御史大夫鄒公長揖而已鄒公顧獨重之曰此  
必骨鯁臣也甚相稱譽授山東道御史當是時奄寺保媼凶德  
參會表裏亂政饜諛之士陰相附麗公與楊公漣魏公大中諸

公正色立朝清心疾惡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時老成去國相  
繼於道公上疏請留又以災異請誅魏客以應天變中旨予杖  
蒲坂韓公力免又合臺省疏諫中旨傷政體公爲之倡又繼應  
山獨劾逆奄辭甚峻急適萬郎中以諫杖死公又首疏力諫廷  
杖非制時臺省皆入閣會議內侍數百人環噪詬詈公厲聲叱  
之曰內閣禁密地卽司禮非詔不敢入汝儕何得亂干法紀衆  
乃引起此則李較尉氣懾常侍虛尚書持戈閣門不是過也中  
州出聖廷議開大明門迎之行受璽禮百官表賀公引宋詰  
宗元符改元及弘治中故事以祖宗有成無當法事得中格嗣  
後國事彌蹙黨禍煩興南樂涿州相繼柄用膠轕屢起大獄緹  
騎四出諸君子檻車載道矣爲謫李魯生曹欽程誣奏公以婦  
奄削其籍奄意尚未滿又按其黨布使李實劾公及周公起



元等七人里居講學爲不法有詔逮治使者至吳爲百姓擊死  
失其詔書公聞變卽間道走京師自詣獄許顯純等雜治之榜  
掠數百五毒備至公慷慨正辭意氣不屈卒以奄旨害於密  
室其事秘莫能詳也自公入獄至遇害京師地震朝天宮災皇  
宮版地裂殺民數千風霾四塞大淫雨不止災變之多近世所  
無也明年今皇帝卽位誅元兇斥殘穢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  
有司建祠於餘姚縣西寶石山之陽歲以二仲祀之中牢夫公  
忠以事君諒以取友貞以立身清以範俗正而蒙難圖國忘死  
記所謂以死勤事能捍大患公益兼之矣是宜在祀典敬表方  
珉永昭景烈銘曰

忠必危身節惟授命正直是與秉心無競玉質溫貞松標孤勁  
憲憲黃公天篤其慶學斯成市治能流詠振羽中臺邁茲靡定

伊戾勃貂趙媯王聖宵壬望風老成是屏竊杓蝕月羣撓阿柄  
公言維服濯濯以諍志清天綱忘其機宰北司黃門吹氣成虹  
睥睨機禁凌轢三公公奮義辭折角推鋒羣小知斂朝典猶崇  
漳河之濱寶玉來伺態臣獻瑞告廟銘功公引前誠憲章孝宗  
不寶白珩而善人以庸天地旣晦君子道窮飄風烈烈何山不  
重俟偷其牙播此鞠凶稂莠在廷薰腐在宮二難交作人國以  
空公之就訊黜黜北寺三木麗身五毒咸萃蒙難而安羣賢舉  
至演易書高談竝議困不忘仁儉則思義所以斯文不墜於  
地如葉如寄此獄吏碧血橫流黃墟永閔遑恤云亡實悲殄  
瘁吳天疾威坤維失位烏焚其巢民喪其衛厥災恒雨終風且  
噬維彼騎人戲豫無忘我皇受命整齊天常流驩戮犴寓宇重  
光式閭表墓顯忠褒良爰作罔命三錫雲章建此祠宇備爾蒸



管落星磊磊姚水湯湯前堂後寢鬱鬱神房牲牲伊碩黍稷惟  
芳有司在廟工祝在祊亦有詰嗣思慕徬徨靈之來思鸞舞龍  
驥福我蒸黎彝倫孔彰永爲臣範千禩無疆賜進士第浙江紹  
興府推官華亭後學陳子龍撰

崇禎十五年

兩朝忠烈祠碑

以身殉義與以道殉君之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道足以生其  
身而後死之道不忍死其君而因以生之是皆可以不死故寔  
死地而皆生其皆生者何曰仁也天下之可以殺人者二曰水  
曰火是二者人皆賴以生而投於水火無有不死者有道仁人  
必取其精神而用之仁者水火之精神也人抱形質而脫其精  
神見水則謂之曰水見火則謂之曰火見其生死而不見其所  
不生不死者故權奸盜賊日思以其水火殺天下而天下之鄙

夫貪生憚死者亦指水火跋跋然以焚溺爲戒卒之天下以焚  
溺坐死者比比也當天啓之時太阿下墜天子制於權璫諸君  
子思還主柄持之太燥若以勺水搏鄧林之焰旣而權奸煽熾  
諸君子坐死其爲孽也爲火爲早爲焚突及棟及崇禎之時王  
鈇上握筆工屏息仰命於天子諸君子承之太柔武人藉虎以  
爲大若旣而盜賊韋弁相與淪胥諸君子亦坐死其於孽也爲水  
爲濼爲襄陵滔天夫以水火共搏或欲殺君子或不欲殺君子  
而君子皆死者君子領水火之精神以蹈日月以其形質分天  
下之毒痛故出入焚溺而其不可焚溺者與日月薄射也凡日  
月水火其精神託於君子其沴見於天下羸胸晦望往往相食  
漢熹平之際治鈎黨獄誅蕃武膺滂等銅天下名賢二百餘人  
及長安之亂諸君子無死者惟袁隗伍瓊周昱孔融楊修五六



人耳然皆爲卓操弄斧非有慷慨致命之義宋宣和時籍元祐  
奸黨百二十人豐稷陳瓘等僅得不死及卞京之亂諸君子無  
死者惟吳革孫傅張叔夜三人耳何栗李若水則猶之墜阱也  
我明初興尊賢禮士治藍胡之黨不及名賢迨於靖難慷慨致  
身者百二十餘人所株連芟夷無算至於土木而衰矣故水火  
日月一盈一竭精神所託或滿或滅前後羸縮可屈指舉也獨  
是啓禎之際諸賢奮發手掬霜雪與雷電爭烈雖有逆璫煽焰  
不鉢之於前黨禁株連不鉗之於後計自天啓蒙難隕身者十  
有七人曰高攀龍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李應昇  
周起元萬燝周順昌周朝瑞繆昌期袁化中夏之令周宗建顧  
大章劉鐸及崇禎甲申之禍致命遂志者十有九人曰范景文  
倪元璐李邦華施邦曜王家彥孟兆祥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

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三章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孟章  
明其遺逸遐方陷於秦晉及綏鼓寇職櫻城謝關者別爲幽閩  
不在二班蓋自漢宋以來仗義死節之臣未有盛於我朝者也  
嗚呼學術不明道誼爲事功所亂鍾荀之鍼李杜榮翰之砥礪  
雲康樂寄咏於房連黃冠容詞於顧問不曰事猶可爲則曰思  
得一當是以徘徊瞻眺失之一瞬而千古英曠是猶臨泛濫而  
繫匏暗燎原而祀竈多見其迂愚諫下於滄濱矣夫當管夷吾  
之時天下無王主惟所適魯莒分馳先入者上春秋雖以子與  
糾不得不以霸與桓既以霸與桓不得不以仁與管如使天下  
一君生民共主而夷猶於刁牙之間轉側於魯莒之下則仲尼  
必以爲不臣季路可正其彈射矣故仁之所生人者殺之愈以  
生水火之生人者生之或以殺人不見不生之生不死之殺則



其疑死之不生惡殺之必死輟轉以避焚溺而卒不免者比比也虞部陳公來權南關適當甲申時遂捐資買地西湖之上得六一泉舊址背距孤山面臨鳳凰營構上下爲十六棟層樓九楹湖水滌之以祀兩朝殉難諸先生子至湖山覽和靖之遺蹟因得與虞部商畧上下慨然嘆曰死而可樂則吾將先往遽氏之言夫豈謂此乎虞部又將南關所汰小稅置爲祠租使歲時伏臘得尸祝其下因爲迎送神之曲詞曰雷鼓闐兮龍在野雲離披兮龍血下龍上天兮星無光椒糈兮蘭不芳靈之集兮四國鴻八蹄兮麟九翼凌滄澥兮拍白日蹠徂征兮何不得息歸休兮此堂水周兮中央寒鷄菹兮蒲蒿羅百珍兮瓊漿駮素虬兮駢文鴛繞靈車兮繫靈馬執靈袂兮淚盈把珮琚兮灑灑晝不足兮空宵夜雕舟兮鏤筵新夫君兮王正年靈叅差兮無

後先滄厓鬚兮馭青天靈何爲兮中怡怡賜進士第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禮部尚書黃道周撰

崇禎初劉念臺先生欲建五賢祠於湖上先忠端公魏忠節公爲主魏子敬附之其二八則高忠憲公周忠毅公以忠憲講學湖上忠毅曾令仁和也傅鹽院宗龍及撫按各有捐助而以杭州諸生董其役諸生某以此事爲奇貨遂刻公呈上梁文以爲呈身之費義在南中其人亦見過與之往還張天如謂義曰亦知今日董五賢祠役者卽昔日之董逆奄祠役者乎義乃絕之祠旣不成而捐助之金亦不可問矣常熟陳梅臣慨然謂湖上不可虛此勝事會甲申之變遂合與難諸公而祀之卜地於六一泉名兩朝忠烈祠請石齋黃公爲碑文亡何南都不守無識之徒以死明事爲諱遷兩朝之三十



六神位於閣上而以中堂頓放浮屠像設改名廣化寺其閣上又雜寘漢唐宋牌位於其中以飾說非爲明一代而作也既已可笑而杭人又視爲公共香火不論某甲夫已氏輒作主而入之與郡邑之鄉賢祠無以異可歎哉雖然諸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其神不滯於一隅就以此一隅六一泉論之自坡公之銘而見歐陽文忠公之畫像自石齋之碑而見三十六公之神位香燈千古不滅豈瑣瑣餘子所得渾哉

白安先生像贊

金玉精神鳳麟儀止戔冠絳袍觸邪則厲凜正色於蘭臺抗直聲而如矢及夫一死與日月爭光允矣不媿男子而惜公者猶存乎少視奉公八年以往之音容儼然皁髮自擬初試虞廷讓九官而作士噫嘻曷齋公志以爾乎茫茫千載伊誰後死按先生像

御史大夫山陰友弟劉宗周頓首拜撰

疏叙

夫履垣識洞寢石誠沒故市竭呼而非謂俳極啼而不哀何則智不燭機則意南無致飛之則道存謝貴則宦下有不登之音故使薛廣鏡曉人之情則氣凌平仲谷永無懷邪之意則詞敵長沙夫篤時者夏迷遊光者春咽驚颺者秋默悔醜者寒號是以多舌無誅側想襁童之世列腰齊墮疏觀曲女之誠斯亦悟士氣之所歸知嘉名之有敗也若乃晶襟擬鑑藥口羞瓶則鳳噓尚崇楊其節足奮乃虎爭殿重剔彼夔睢法異互輸詹炎竝伏漢相之一言起寐唐臣之十漸危明有足貴矣測諫者之所存亦何能之不蓋以議埒史則領其三長以權準相亦綜於五視故可以汗青竹而爲光鍊黃鉉而不覆也屬以高聞授斧函



關歧靈發七十諫書之函飛五千道德之氣欲使賈言失至陸  
語隳新夫苟讀周書宜削陳羣之草而忽傳洛紙可知汪尉之  
名爾乙丑春王正月園客倪元璐

詩叙

黃白安先生詩集凡二卷予既卒讀之嘆曰嗟乎凡音之生豈  
不係乎人哉昔者詩始於三百首自關雎訖於殷武其自后王  
君公以逮鄙夫細婦莫不包含風雅何其盛也然以一言蔽之  
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夫爲臣子而不能事其君父吾何貴其  
言云爾哉三代而降詩莫盛於唐唐之詩無過少陵吾嘗取其  
言讀之至於瑣尾流離驅馳窮餓而不忘君國之難纏綿激湍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今讀其詩慨然見其爲人其他啾發之  
音情不赴節雖攢唇激齒聲音以諧考其情辭論者寡取先生

爲廟時以抗節直道爲逆璫諸奸所嫉於時鉤黨之獄日不  
暇給喬固膺滂桎欽相累先生嘗抗疏擊之與吾鄉周忠介同  
詔被逮掠死於獄當世之士識與不識莫不傷之今觀其集中  
所載若獄中被害日作及送萬元白謁武穆祠等篇慷慨孤直  
激而不傷與太史之稱小雅者何異每一誦之未嘗不流涕灼  
悼感慨欲奮也夫士習處燕樂自命甚適相與流連賦詩高議  
天下莫能逮也然而卒與禍櫻大節立見本末居然可覩矣若  
先生之孤忠篤情至死彌諒雖古之屈平何以加焉吾願世之  
覽者諷其詩而有以得乎其人庶幾哉於興之旨或有合矣若  
夫攬其山川拾其香草詩人之流亦有然者烏足重先生哉烏  
足重先生哉後學楊廷樞頓首撰

逝哀賦

爲丙寅七君子而作也

劉宗周



夫何忽忽徙倚窘余生於茲世兮心悵悵行以何之既上薄霄  
漢以無朕兮復下夷玄溟以罪微中央亦有寥廓之鄉兮挾渾  
敦而溷濁乎寰維乘一氣之恍惚塊坳兮蕩三極以軋茁叅差  
躡崑崙萬里於足下兮距咫尺而不見雲輜美人既驕蹇以日  
遠兮又無三足鳥爲之申辭懷余心耿耿以莫訴兮忽搖曳而  
反顧以悲孰是畏壘之重仍兮結氛霧而愴予飛朝托大鵬之  
逍遙兮夕乃不離乎鷄埒紛紛糾糾罹茲羈勒兮雖有矯翮將安  
施暫流滯以無爾勞兮日飲啄而不能肥鳶鳧方利予之廉以  
讓啄兮蚊蚋又腥予股以相侮鴈與鴟鷂既笑予之鍛羽兮猿  
狙動噉噉繞余以山暮虎磨牙伺攻余外兮余又引尸讒以中  
蠹耳悠悠其蠅薨兮目恍恍其花替腸一日而九迴兮魂飄飄  
而魄腐聽流亡之溢以無日兮巫咸猶告余以未果進不得躬

翔於天衢兮退欲返舊都而無所徘徊弭余節於岐路兮忠同  
心之零落而坎圻茫茫上下縱求索兮歷選江臯以寄傲幽人  
既遙不可接兮將倩靈均爲余介紹猗與楚澤之蘭九畹兮擅  
宵窠而領秀薰芳佳名珍國香以自闕兮擬一出而敷與都梁  
乃寄操於尼山兮悵望明王孕靈光於六籍兮不薦用於巖廊  
胡瓊英一朝隕籀兮陳根委道路以先亡亦有別族稱蕙圃兮  
借棠陰而繁蓋垂垂亮蛾眉之嫉妬無幾兮雖代蘇忍與同歸  
迨未明啓候於君子兮菑菑發泥淖而不汙邀炎帝於南浦邀  
遊兮濯秋水而昭明矚忽金風白露相凌厲兮士女爭把蔓以  
載塗東籬采叢菊有黃華兮曰空蔭紫欄以蘊藉拒繁霜之漸  
以憔悴兮終不逐韶華於九陌維木有蘭茵有桂兮擢霜標而  
下運玄武著寒芴芴之貞則兮下夷歲楚胡歲寒不



能改操兮樵豎又相尋於斤斧貫薜荔之蜿蜒鱗甲兮身際青  
 雲而得所胡蘭燒而桂燼兮殃亦分於池火寥寥作者幾何指  
 兮上應斗杓而臚星粲盡東南以稱雋淑兮俯視竹林之散誕  
 一君子倡而君子和兮相與表德隣之無間若留夷揭車與杜  
 芷兮亦後先茅茹以瓜蔓喧羣英之零落無餘兮令人愾九原  
 而寤嘆芬蕭蕭其疎遠兮會不若桃李之盈爛也復落落以自  
 可兮眇喬松之出霄漢也吸沆瀣之精以自漱兮然太乙之藜  
 以含章高耀金莖於絳闕兮下不晦玉樹於華堂共和德以風  
 清皇路兮不悟競指以為朋黨與猶既不同器而處兮狐兔又  
 肆其陸梁羨榮華之不久兮春與秋忽時謝其炎涼忍當門之  
 艸薙兮且聚族而夷之還望氣以為不祥兮瀦其宮而變置之  
 浮雲翳而白日淪蒼天沉而積水竭何大塊之磅礴無窮兮

隨衆者而銷歇豈人間別有昊天兮乃獨裁荆棘以遺孽荆  
 棘以不裁而自繁兮况利有狐兔以為穴善萬物之平分一氣  
 兮爾蘭獨向隅而悲嗷吁嗟爾蘭兮曷不為黃虞之屈軼兮生  
 當階庭而指佞彼佞人之翕翕訛訛兮尚亦恃鑿襄於高聽吁  
 嗟爾蘭兮曷不為傅岩之鼎梅兮和鹹苦辛甘以相濟信庖人  
 之善割兮寡君實恭默以操七吁嗟爾蘭兮曷不為姬旦之嘉  
 禾兮遭流言而違遜頌終感悟於風雷兮發金縢之誓策吁嗟  
 爾蘭兮曷不為商山之芝兮長採仙人以療饑生不逢唐與虞  
 禪兮肯隨炎鼎以朶頤吁嗟爾蘭兮曷不為魏紫與姚黃兮放  
 賞榮華於金谷嗤白璧之難完兮何似容容而多福蘭兮蘭兮  
 莫已知兮時與命不同兮志與義相違苟皇虞之不作兮何世  
 俗之問也寧替死其靡他兮終不忍被此汶汶也復周旋而不



合兮非敢爲丘佞也秉貞志以殉所天兮將以得性命之正也  
哀此下民之淫僻兮江河恃一簣以爲堙天柱坼而地維裂兮  
亟奠吾君於震驚幸持世模以一死兮敢同斷梗與孤萍汗青  
表俠骨以長馨兮還恤余苦菼之餘生嘆風塵一日相遺落兮  
遙望君鞭弭以於征非徒襲爾之嘉佩兮又執余之手以要盟  
昔旣與爾有成言兮敢中道而步更魂迢迢遙遙以長逝兮氣  
塊壘勃鬱以難平忽回首其聖帝京兮起邀同心而涕零狂瀾  
日澎湃以東決兮勢蕩蕩岌乎滔天叩昔日九閭其逾遙兮美  
人愈杳渺而不可憑矧虎豹之當關擬談兮空糜纍骨於齧斷  
終延佇而不能舍兮又孰知余之矜塤余將割余丹以爲蕙萼  
兮洒余血以醞絮假宵寐以通神明兮直跨紫宮而飛駐叩上  
帝之靈如響兮俾啓迷塗於去住玄黃何以奠兮兮繼素何以

以貞勝兮閨位何以乘餘妖后有時而稱制兮中  
以多艱兮百年亦何哲而何愚蘭蕙何  
以芬兮吾將珍椒檝而幃之茵桂何以不揚兮吾將倚豫章  
而危之曰大道混淪兮元氣呼吸盈虛晝夜兮剛柔淑慝不有  
貴冏兮元於何息造化幹旋兮人事叵測彼蠢蠢者生兮孰立  
爾極感治亂之循環兮斯人攸責龍以亢而悔兮返於潛而復  
浴赤日於虞淵兮光騰騰而雷燭文拘姜而作易兮箕祥狂而  
演疇惠夷猶於三黜兮孔微服而周流斯前聖之遙軌兮企餘  
生以勉修璠璣以礪而加潤兮良金以鍊而益精幸子之無愆  
爾日月兮又何恤營營之青蠅曠然與造物爲徒兮何去何往  
以攬寧庶幾乘流而委命兮寢方寸一朝之死生蘭逾秀而菊  
逾芳兮四時闢玄圃之長青佩踟躕以左右兮神旖旎綽



約而雲凌迥佳人之絕世獨立兮復瞻然而超首良朋亂曰高山摧頽流水咽兮朱絃一鳴鐘期訣兮杜門掃軌交遊絕兮死生自愛道義割兮將子無棄椒漿設兮仰顙上帝寃不可洩兮後死何俟不我閱兮所可閱兮捫朕舌兮

謝寧國諸公祀先忠端公於名宦祠書

孤子黃宗義再拜伏承名宦錄見寄謂先公神位與晉桓簡公宋文信公同龕以其忠義一也嗚呼非諸先生慕義強仁亦何以有此乎雖然三公忠義同宦寧國又同沒而祀於名宦又同此貴鄉之佳話諸先生之所知也諸先生庸有未盡知者凡先公之同於信國者不僅此也信國三十四歲知寧國先公亦三十四歲理寧國一也信國丙辰科及第先公亦丙辰登第二也信國四十三歲被執先公亦四十三歲被逮三也信國書絕倫

誦於衣帶先公亦書絕命詞於衣帶四也四者事非偶然諒諸先生之所欲知者故敢以聞

崇禎十一年九月

弔黃白安侍御

劉宗周

嶮嶮山江汀江流去不平千秋知己哭一夕送君行骨與冰霜競魂隨雨露清空遺明主恨破柱有千枝

哭門生黃白安侍御時緹騎爲蘇民逐散白安自投獄掠死獄中

鄒維璉

匪石

立朝官侍御矢志效忠靖豸冠取觸邪白簡期誅佞豈意黨禍生無端落深窞傷心哉羣衆競將孤鳳摧傷心哉騶虞橫被豺狼莫可憐孟博自投獄萬里送死情可哀道傍見者心慄傷三光何遂混茫茫每思聖度大如天天心豈誓小臣狂羅鉗結網似蝮蝎倚恃冰山蔽日月一旦天清皎日出冰山有時會消滅



傷心哉夏侯色兮稽康琴子兼有兮人共欽李杜千秋名堪配  
逢于地下欣相對

西北數間爲黃白安李仲達周蓼洲諸公畢命之處

黃道周

近事十餘載懲心二百年血光縈日暈精繡澹龍泉已盡排山  
力重開砥柱天香風猶未沫過此數泫然  
昭代多君子清流此再清豈關門戶事動使鬼神驚遊命扶中  
葉同游璨九京傳看芝艸蹟鍾鼎羽毛輕  
撐持非隻手獨往恨無隣後死耽千歲當時作七人畫圖間巷  
有香火夢魂親不識精靈路能通漳水濱  
蘭纒焚已盡野火又揚灰古道存無怨人間自可哀青天鑄骨  
肉烈祖鍊風雷抑鬱當年願栖遲今乃來

悼黃白安師叅逆璫下獄

門人朱天麟震青

忠字忠臣豈欲居只慚白晝叛詩書隼瘴霧晴焚香艸獬角風  
清瘳骨渠鉗鐵泪幽惟月照河山氣咽向天歎平生知遇千年  
憤期取丹心銘古墟

同馮留仙鄴仙玄度劉瑞當萬履安至姚江謁黃忠端公  
祠甬東後學陸符文虎

蹈漲赴前期慷慨薄衝濤晚江風作威扶雨勢若塵驚泊峭浪  
中力命爭一篙平明避下風越江依岸高逆旅有壺漿眠食在  
汗潦移牀避潮生仰屋愁狂飈魚鼈乃與居衣裳生蟻蝻江意  
莽吞天波情絕容刀如何竟夕程淹此三宿勞崎嶇問天風勿  
復存牢騷

牢騷存楚客招魂慰忠鯁大江助意氣當亦念延頸似容孽蛟



惡故使盲風逞於越無志士斯人竟龜鼃念此一卮酬足令薄  
夫憬將無洪濤勢一若胥怒騁往以青蠅弔今作素車影吾黨  
得提挈二人足項領百年生易每一死志容耿風波自古險前  
修以爲景

御史贈太僕寺卿黃公白安李公仲達

周 鏞 仲馭

當萬元白先生杖斃時無不噤齒莫敢發聲而兩先生疏  
救先後以從嗚呼如萬先生者旣已遠矣然而兩先生爲  
益難已曹欽程希瑞意奪兩先生職尋下獄死夫兩先生  
死且久矣而欽程至今擁視息保首領豈其左議之儔敢  
惜欽程大辟爲誣也嗟乎欽程爲誣兩先生之死其將不  
誣也哉悲夫予感憤賦此旣痛仇人未戮無以報兩先生  
九原又使議者知所惧焉若夫屢疏擊奸同於楊魏則其

著者矣

吾愛范叔寒入秦號張祿吾愛王稽仁駟車上函谷道逢穰侯  
來潛向車中伏丈夫仇未報此身寧忍辱一朝相秦王六國方  
爲肉須賈飲馬槽魏齊頭已戮數爾平生心今日可云足退哉  
成往事使人長歎哭騶虞豺狼貞肝殃九族惟有鷹鷂羽耽  
耽猶下矚壁間齷齪聲加以螭與蝮歛歛懷古今忠禍奸爲福  
已矣勿復陳洒洒荒山曲仇人雖尚存歌此慰幽躅

予不識御史然往在塞上頗憶御史論邊事璫禍起御史  
以織璫死嗚呼殺御史者次第以御史殺矣御史死爲公  
忠而後死竟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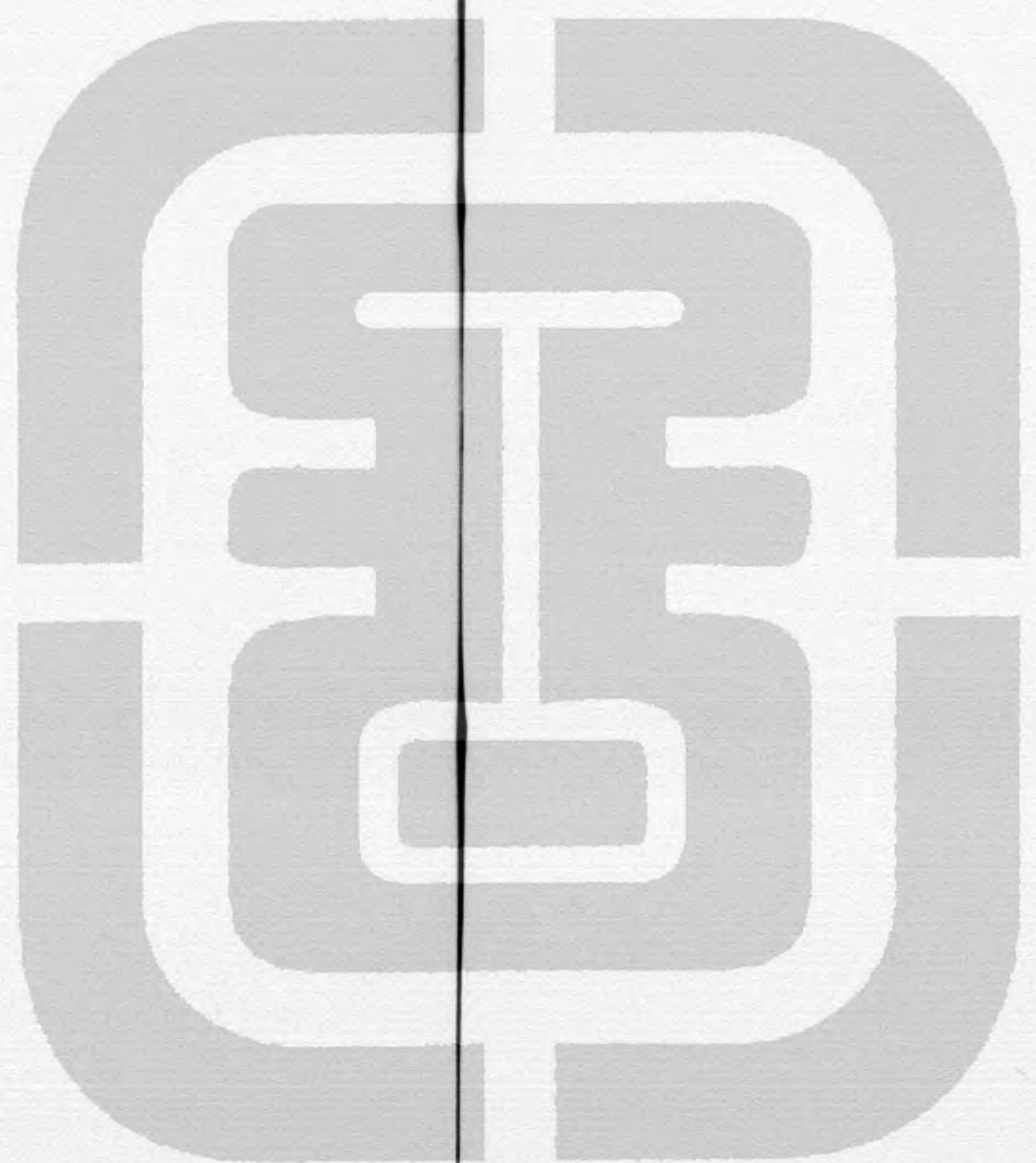
二十五忠詩

孫承宗 愷陽

封事傳三表千年愛國心生來饒勁骨身許比南金世自矜功  
狗君方嘆陸沉如飴歸視死那忍友芳林



高陽始終信任大帥馬世龍言世龍之不可信任者獨先公  
與劉忠端公兩人耳故先公東事疏頗不爲高陽所喜乃高  
陽未嘗不引爲益友公忠不和之節於此見之





毅黃忠端公墓誌銘

贈太僕寺卿下初字集利卒年諡忠端三字

其內忠節魏公集作忠何魏公黃氏其先娶人有為慶元  
 府通判者死建炎之難其子萬河避地於餘姚之黃竹浦  
 遂為邑人七世孫文茂泰定甲子進士判餘姚州為兵州廬高  
 第弟子入國朝而埽死遜國之難又數世墾萬里尋兄三年而  
 遇之祖大綬父日中世集作其先江夏人十六世祖諱萬河為明  
 州錄事從家錄姚國初菊東先生諱鉅珏精白皇極經世之學祖  
 諱大綬父諱中世暨高忠毅公集作暨高向邑趙忠毅公諸生數百  
 人集作諸生馮文昌等數百人公娶公祖氏贈淑人繼娶姚氏封  
 淑人子五長即宗義次宗炎宗會宗轅宗宗新集本作公  
 娶某氏封恭人子五人長即宗義次宗炎宗燧宗  
 轅宗懷